

# 李師師小傳

老本寫善



正報叢書之一

## 正報叢書緣起

正報創刊於民國二十五年，因爲有十多年的歷史，所以擁有廣大的讀者羣，更多名作家爲本報執筆。十餘年來，本報登過名作者的長篇連載，章回小說，以及有系統的學術著作，實在不算少，當時卽有計劃，把這些著作，刊印單行本，名爲正報叢書，只是本報誕生的翌年，卽逢七七抗戰爆發，在八年的長期抗戰中，本報遭敵摧殘三次，其間爲趨避敵鋒，六度播遷，七易社址，同人流離顛沛，辛酸備嘗，於此情形下，刊行叢書計劃，爲之擱淺。

抗戰勝利，本報復員歸來，卽擬將當年的刊印叢書計劃付諸實施，嗣以紙張油墨飛漲，印刷工資與日俱增，印刷業遭遇空前難關，刊印叢書，心餘力絀。三十六年秋，本報既刊完「蒲立德訪華觀感」長文，復將名作家老太婆著「李師帥外傳」連日刊載，當時就有很多讀者要求，將以上兩種著作刊印單行本，本報爲副讀者諸君雅意，勉爲其難，在印刷條件困難之下，除將「蒲立德訪華觀感」印成單行本外，又商經老太婆先生同意，將「李師帥外傳」列爲正報叢書之一，印行問世。

正報叢書的內容，我們大致亦有點計劃，要使分開來單行本各自獨立，合起來仍可成爲一集。亦很想到質量並重，輕重適當，但因顧到自己印刷條件的困難，惟有慎選材料，在質的方面，先

正報叢書緣起

二

求其時。日後條件寬裕，再來求量的增多，以爲讀者諸君服務。出刊伊始，諸凡踴躍，深明各界之  
肯，能常常惠予指正。

吳望儉

卅六年十二月

# 目錄

第一回	驚惡夢端陽生皇子	出禁闕汴市遇美人	一
第二回	錢使神通茶坊作媒婆	禍由口出捕使捉皇帝	七
第三回	皇帝嫖妓驚地山	都巡吃醋犯天威	一三
第四回	諫宿娼曹輔上表	寄情書賈弈被刑	一九
第五回	亂朝綱氣走張諫	賀明妃醉倒蔡太帥	二五
第六回	開朝議國策定夾擊	打败仗使臣大受氣	三一
第七回	復失地臘月鬧元宵	訪情人宋江遊東京	三七
第八回	賜御酒少婦盜金杯	聽時曲英雄增浩歎	四三
第九回	小御街英雄訪名妓	豐樂樓宋江遇帥師	四九
第十回	秀才結錄浪子作相	花石積怨方臘造反	五五
第十一回	戲皇妃，酒樓動武	拒軍官，運河燒船	六一
第十二回	荒郊大報仇高俅喪命	野廟小祭靈林冲哭妻	六六

第十三回	燕小乙偵探宿妓院	周士美招安上梁山	七二
第十四回	美人計宋江受招安	下江南方臘會沙場	七七
第十五回	廬俊義貪功入險地	呂軍師巧佈泥粥陣	八二
第十六回	死中生，吳用破方臘	生中死，童貫誘宋江	八八
第十七回	吳學究錢塘放草人	林老道金殿打狐妃	九四
第十八回	施巧計，尿胞渡江	中暗算，英雄喪命	一〇〇
第十九回	海寧觀潮，水軍展絕技	雁北收地，英雄痛大局	一〇六
第二十回	擒方臘裸婦縊叢林	開夜宴辭皇遊月宮	一一二
第二一回	賞宋江喜拜節度使	圍汴梁泣讀勤王詔	一一八
第二二回	土匪救亡宋江上奏表	皇帝逃難道君下江南	一二五
第二三回	內摩擦徽宗禪位	外感冒吳用殞命	一三一
第二四回	火燒草料場，梁山完結了	酒奠湘江岸，師師哭宋江	一三八

# 第一回

## 驚惡夢端陽生皇子 出禁闕汴市遇美人

最樂飯後一睡，

上天下地無消息，

醒來兩眼矍矍；

五千年來一夢。

閒坐翻翻史乘，

精心用意顯奇能。

滿紙奸佞英雄，

是非成敗皆空。

七姑八姨喜相逢，

（拍！一聲醒木）

一包炒米花生，

盡付笑談中！

古今多少事——

幾句殘詞敘過，不必多表，下演一部舊事新說宋江師師演義。此書不說遠古，不表近世，講的北宋末李宋江和李師師一段情史。這李師師乃是東京汴梁一個最有名的妓女，她非但認識許多達官貴人，多流學者，而且認識江洋大盜，我再告訴你，她還認識皇上，當時徽宗皇帝，時常到他家裏，徽宗被金人擄到五國城，還爲師師作傳。宋江受招安，平方臘，後來也因爲這女人斷送了梁山，這許多風流豔史，老太婆把他排演而出，請諸位上眼一觀。

話說距離現在八百六十多年前，那時候，正是大宋朝神宗皇帝駕坐汴梁。這位皇帝初生，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乃是一位有作有爲的英主，可惜生在北宋的時候，雖然當皇帝，也沒有辦法。這位皇帝要報祖宗百年之仇，變法維新，以圖自強，用王安石一個大有才能的人，但是滿朝文武，苟安已久，生怕動一動，於是大家都攻擊學士王安石，互相爭鬥，直到皇帝宮內苑。

那一人，正是五月五日，遊陽信宿，神宗皇帝到太皇太后宮裏宿，可巧就這也在座，由家事談到國事，太皇太后和祁王都很主張罷免王安石，神宗皇帝十分生氣，鬧得不歡而散。

神宗皇帝出了太皇太后宮，越過宮門，搭更搭更，走進書省，總書省是皇帝藏書的地方，句說而今的話，乃御用圖書館也，裏面自然圖書很多，神宗皇帝順手一抽，抽出一卷，上面有圖書，畫的是南唐李後主的像，展開一看，李後主相貌溫雅，簡直就是個真而書生，神宗皇帝暗想：『難怪南唐亡國以後，李後主俘虜進京，曲宴賦詩，我祖太祖皇帝說他：好一箇翰林學士！』

看了一會兒圖書，仍然是沒有太大趣味，轉回宮，在龍床上一睡，纔合眼，便看見李宛主來了。

神宗皇帝請李後主坐下，問道：『人都都說，卿家有才有德，忠厚好人，爲什麼亡國了？』李後主『唉！』了一聲說道：『好人！亡國他實在好人。』因爲我爲人忠厚，有人上表說勞人不好，我一概不理，因此是非不明，人也不知道努力，小人君子混成一堂，有志者引以爲恥，所謂善者而不能行，能者多怒憤。有一個不第舉子，名叫樊若水，在長江險要的采石磯附近釣魚，用長絲線量了江面的寬窄深淺，北上報上你祖，你祖按照他的測量，用大竹繩，造起橫江大橋，三天完成，大兵如走平地，直到金陵城下，等到我登城觀望，一片旌旗，沒有辦法了！』

神宗皇帝點點頭，又問：『歸朝以後，生活還好？』李後主有些氣了，他說：『亡國之人，有什麼好處？最可恨，拙妻小周后隨同我到汴梁，封爲離國夫人，照例要隨諸命婦進宮，但是一進去幾天，出來又哭又罵，我也祇好，轉躲避，可恥孰甚……』

說到這裏，李後主更氣了，他順勢而下的接着又說：『七月七日是我的生日，在住宅命妓女作樂，祇因爲作了一首詞，你祖太宗便命楚王元佐用毒藥酒把我毒死，我死的好苦哇！』神宗皇帝忽然醒晤李後主死了已久，快又問：『難道說，你是鬼嗎？』李後主惡恨恨的說：『是鬼也要報仇！』說罷露出猙獰面孔，真是個死人，轉

身進入後宮，神宗皇帝大睡一覺後一驚而醒，乃是南柯一夢。

就在這個時候，侍臣曰：「略後宮皇后生子。」

神宗皇帝出了一內身冷汗，嚇了定定神，洗洗臉，臉洗完了，神志略覺清明，內侍又奏：「啓皇萬歲宮，後皇后生了皇子。」神宗皇帝一聲兒不響。

到了洗三那一天，皇旨請神宗皇帝爲新皇子取名，神宗皇帝說：「這孩子五月五日生的，俗說不祥，我爲他改作十月十日吧！賜名一箇信字，吉人或有天相也，好在是第十一個皇子，太后不會到他的身上，或者不至有什麼太大不祥。」

萬般皆由命，半點不由人，彷彿老天爺捉弄大宋朝似的，在這皇子生下來以後，神宗皇帝的許多位皇子一個跟一個的死了。死生有命，雖然是皇上家也沒有辦法。後來有人說，春秋時代程嬰公孫杵臼能保全兒童，神宗皇帝馬上派人尋找他們二人的墳墓，找了幾個月，好不容易，方纔在絳州太平縣趙村找着，便下祭封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建廟詔祀，但是也無濟於事。

不久神宗皇帝駕崩，第六皇子哲宗卽位，可巧哲宗又沒有兒子，駕崩以後，除了一位有病的皇子以外，祇有這位五月五日生的皇子年紀最長了，皇太后作主，立爲皇帝，這便是徽宗，人稱道君皇帝是也。

這位道君皇帝，相貌文雅，聰明有才，詩詞都好，筆下會畫墨竹，字也寫的好，自號「瘦金書」，三教九流，無有一通。但是，不聰明富貴人愛犯的一個毛病：「好玩樂。」

要得真富貴，還是帝王家。皇上玩樂起來可真能玩樂。

道君皇帝終朝每天吃喝歌舞，好色貪杯，倒也不算什麼，而且大興土木，蓋寶籙宮，起壽山艮岳，已經是勞民傷財，他又喜歡異花怪石，奇獸珍禽，派許多官員到江南搬運花石，一塊石頭要用幾千人來拉，從汴梁直到蘇浙，役使老百姓百千萬。又加上年頭兒不好，鬧完水災鬧旱災，接着又鬧蝗虫，年年饑饉，糧食不夠，黃金一斤



換米一事，人民吃虧甚重。……明太祖在臨江府，是最顯然的一個。道君皇帝也有些憂慮，太尉高俅勸說道：「萬歲爺不必煩惱，人是應當及時行樂的，俗言有話：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來明日當。」

如若有什麼事，自有車等赤胆忠心，保護官家。」道君皇帝聽了大喜，立刻叫太監擺宴於是開懷暢飲起來。正在酒足飯飽，驕滿腸肥的時候，忽然一陣風兒，吹來一片聲音，那聲音乃是汴梁市上小販叫賣的聲音，這一個一聲：「好熱的包子啲！」那個一句：「又酥又脆，好大的油炸菜兒啲！」旁人聽了不忘的，永遠住在深宮裏的道君皇帝，很感興趣，聽着太好聽了。

聽了一會兒街市上叫賣聲音，道君皇帝微微一笑，說道：「朕深居九重，反不加小民快活。老在這深宮裏，真如同監獄一般，吃、喝、玩、樂，久了也會膩人，朕想出去看看市街風景，也可以多見多聞，胸襟開朗，精神自然痛快！」當時有近臣楊戩在旁邊奏道：「萬歲爺若要遊玩街市，這事情容易。不過，萬歲爺若是擺動鑾駕，出警入蹕，鬧得街市上一個人毛兒也沒有，靜板板的一座死城，便什麼意思也沒有了，不如換上便服，萬歲爺扮個秀才儒生，臣等裝作僕人，從後戟門悄悄兒的走出去，可以自由自由的飽看市廛風景，萬歲爺！你看怎麼樣？」道君皇帝說：「好！」

於是道君皇帝脫下龍袍，穿上一領皂袍，上面穿紫道袍，繫一條茜公緙，頭帶唐巾，腳下一雙烏靴，帶着高球楊戩，離開大內禁闕，出後戟門，直向汴梁長街去了。

這東京汴梁城，便是戰國時代魏國的都城大梁。孟子曾在這裏見過梁惠王，運河開通以後，成爲南北交通樞紐，不亞於而今的上海、漢口，從五代起，又建都兩三百年，同時還是商業中心，街道十分繁華，歌樓、舞館、茶館、酒肆、賭場、戲院，好不熱鬧人也！

是：

遊了半日，走到一坊，名叫金環巷，特別熱鬧。道君皇帝向前走了五七步，忽然看見一所宅子，那宅子蓋的

粉牆黛瓦，

朱戶獸環，

飛簷映綠，鬱鬱高槐，  
繡戶對青森，森瘦竹。

正看着，忽然翠簾高高兒的捲起，簾子底下現出一個美人。您說那美人相貌怎麼樣，宋人說她是：

鬢蟬烏雲，

釵簪金鳳；

一榨觀金蓮穩小。

待道是鄭觀音，

不抱着玉琵琶。

待道是楊貴妃，

不擎着白鸚鵡。

恰似嫦娥離月殿；

恍然洛女下瑤階。

腰如弱柳，

體似凝脂，

十指露春筍纖長，

這個形容，仍然不夠，宋人又有詩兩首，一首是：

顰眉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裁雲剪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盡丹青描不得。

又一首是：

道君皇帝看見這美人便直溝溝的看，把眼睛都看直了。正是：

千金賣笑人一現，

龍眼迷離下海來。

從此生出一件風流公案，要知道案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回 錢使神通茶坊作媒婆 禍由口出捕使捉皇帝

自來昏主荒淫，  
追歡取樂無盡，

享受醇酒婦人，  
一旦外國兵到了，

終日裏欲海浮沉，  
國破家亡——

軍國大事誰問？  
(拍！一聲醒木)

女人捧酒醉蕪蕪，  
可恨！

這幾句「流上說」，是的轍自來亡國之主，失敗多由女人，桀寵妹喜，紂寵妲己，幽王寵褒姒，夏商周三代滅亡，再往後看，陳後主寵張麗華孔貴妃，隋煬帝寵蕭妃，唐明皇寵楊貴妃，結果都是十分悲慘，因此有人說：「女人是禍水。」要是拿現在的眼光看來，男女戀愛自由，女人爲什麼就能壞事？西洋大政治家，國會演說，國外會議，各埠巡行，都要帶着太太，英國首相邱吉爾每次講演，太太必去，他在台上，首先望望太太，然後再講，並且講到起勁兒的地方，必要看看太太，太太對他微微一笑，他講得更更有勁兒，這女人對於國家，彷彿很有幫助似的。你要知道，那是近代國家，一切皆依法而行，女人祇有幫助，沒有壞事可作，如若不是那樣，女人一得勢，三爺隨之而來。你道是那三爺？財爺，姑爺，少爺是也。三爺用事，焉有不壞之理？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大宋朝道君皇帝，私出皇宮，在汴梁市上遊玩，無意間，在金環巷一家門首，看見一位美人。這美人非但生得美，而且服裝修飾特別豔美，不是宮裏面的妃嬪們能趕得上的。道君皇帝本是好色之人，遇見美人，焉有不看之理，但是這一回特別愛看，看了又看，看完還看，足足看了有十來分鐘，看的那美人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也不動，祇是微微一笑。這微微一笑，似笑非笑，你說不笑，他又在笑，臉上紅撲撲兒的，說句文話是「笑容可掬」，要說俗話是「笑不及兒的」，這一「笑不及兒的」，就把道君皇帝迷住了！

可是，迷住又怎麼辦呢？

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猛抬歌街東一個小茶館兒，牌上寫「周秀茶坊」，四個字。道君皇帝忽然生出急智，轉身進那小茶館兒坐下，高俅，楊戩也隨了進去。伙計馬上來問：「龍井？香片？」道君皇帝意思本不在茶，說聲：「隨便」。伙計拿上小磁蓋碗兒，裏面泡了上黨香片。道君皇帝從金篋子裏取出了七十個足百長錢，向棹子上一撒，掌櫃的周秀一看這個勢派兒，便知道是位闊大爺來了，馬上過來張羅，把茶碗親手洗淨擦乾。道君皇帝看他十分殷勤，便問道：「這對門兒是誰家？簾兒底下那個人，姓甚名誰？」周秀一聽道君皇帝問對面那女人，嘆嘆兒一笑。」

笑完了，周秀說道：「官人！你那個問雌兒嗎？說來話兒長。這個美人，名滿天下，美字兒第一號，呱呱叫，東京第一，有名的妓女，李師師的便是，無人不知，誰人不曉，官人一定是新從京外來的。」道君皇帝說：「我乃是進京趕考的殿試秀才，這都是我隨從。周秀忙把腰彎下說道：「是！是！是！原來殿試老爺，將來封侯拜相，千萬提拔小人。」道君皇帝也嘆嘆兒一笑，說道：「你這小子例會說話。」隨手又取出紋銀一錠，足有二三兩，交給周秀，說道：「這是我賞你的。你去到李師師家裏去說，現有殿試秀才要到他家裏飲幾杯酒，不知道娘子的雅意如何？」周秀一輩子祇見過銅錢，今天見了白花的銀子，和黑眼珠兒對比，心花兒都開了。馬上回答說道：「行。行。行。小人我去。」接着端過兩盤瓜子，叫伙計到後院，請內掌櫃，招呼殿試官人。

有錢使得鬼推磨。其實錢能通神，豈祇鬼哉！

周秀走出沒有三步，道君皇帝又把叫他面說道：「你好好去辦，辦成了，給一百兩你銀子。」周秀一聽「一百兩銀子」，真是連墳地裏也不曾埋着見過一百兩銀子的人，馬上跳起來說：「行。行。行。一定給老爺辦到。一定給老爺辦到。」說完，三步併兩步的跑去了。

道君皇帝一面笑看看周秀，一面和高俅，楊戩說閒話兒。沒有多大一會兒，周秀跑回來說：「成了。人家說

囉：

不棄潑賤，專以奉迎。

你就請吧！我小子前頭帶路。」

沒有多遠兒，走幾步就到了，那家門首的美人已經進去，祇上二個小子鬢站在那裏，一見道君皇帝到來，說道：「俺姐姐有話，殿試請進。」

進了大門，到花廳，廳上站着一個四十來歲兒的半老婦人，那是李媽媽，她請道君皇帝坐下，叫左右獻茶。那茶是純紅顏色，外帶一大磁罐滿裝白方砂糖，李媽媽說道：「這是波斯國商人從天竺國帶來的請試殿一紅營營茶。」說完，把糖放兩塊到茶碗裏。道君皇帝喝了兩口，果然香甜可口，與衆不同。小子鬢接着又端上兩盤水菓，那水菓切成一片片的大片，到嘴裏甜而微酸，水頭很大，但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李媽媽說：「這是真臘國的波羅，也是波斯商人帶來的。」道君皇帝大吃一驚，想我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今看來，反不如娼妓之家！

道君皇帝目的在美人，可是却不見美人。吃完水菓，不作一聲，那婦人也知道他的意思，說道：「殿試遠來，身體疲勞，了鬢！伺候殿試去沐浴。」小子鬢引道君皇帝到一個小跨院，裏面三間北屋，一明兩暗，進東裏間，裏面一大磁盆水，道君皇帝脫了衣服，躺在盆裏，小子鬢替他沖脊背。洗着，洗着，聽見西裏間也報嘩啦啦的水聲兒，彷彿也有人在那裏洗澡，小子鬢叫着說：「師師姐！快些洗，人家快完了！」

道君皇帝喜出望外，原來美人正在入浴。

小子鬢給道君皇帝擦完身上的水，穿上衣服說：「請殿試後堂坐，我姐姐就來。」

道君皇帝洗完澡，身上特別輕鬆，精神也痛快。進了後堂一看，那後院簡直是一個書房，琴、棋、書、畫，無一不有。四壁懸掛字畫，道君皇帝一看，都是當時有名文豪的題詠。

第一首是先張，子野張的「師師令」：

雙頰酒紅滋。

香鋼寶珥，  
拂菱花如水。  
粉色有天然春意。  
蜀綜衣長勝未起，  
縱亂雲垂地。

×  
都城池苑誇桃李，  
問東風何似？

×  
不須回扇障清歌，  
唇一點小丁珠下。

×  
正是殘英和月墜，  
寄此情千里。

×  
接着是秦觀，秦少游的「一叢花」：  
年來今夜見師師，

道君皇帝說聲「好」！再看還有姜幾道小先生的兩首「生查子」。一首是：

遠山眉黛長，  
細柳腰肢裊，

×  
歸去鳳城時，

疎簾半捲微燈外，  
露華上，  
煙裏涼颺。  
簪髻亂拋，  
俄人不起，  
彈淚唱新詞。

×  
佳期誰料久參差，  
愁緒暗縈絲。

×  
想應妙舞消歌罷，  
又還對秋色嗟咨。

×  
惟有畫樓當時明月，  
兩處照相思。

×  
妝罷立春風，

一笑千金少。

×  
落梅亭榭香，

說與青樓道：

偏看穎川花，

不似師師好。

又一首是：

×

幾時花裏閒，

看得花枝足。

×

醉後莫思家，

借與師師宿。

×

芳草池塘綠，

春恨最觀情，

月過闌干曲。

道君皇帝看這些詞，知道師師果然是天下第一，有名妓女，往來的都是當時名人才子。

將將看完，有了鬢打簾子，說聲：「姐姐來了。」道君皇帝回頭觀看，果然，李媽媽半擁半抱的，拖來一個美人，那美人懶鞅鞅兒的，又軟溜溜兒，珊珊來了，將將洗完澡，沒有胭脂粉，但是比有胭脂粉的好看多了，穿着絹素衣服，不著濃裝，但是比濃裝還要好看的多。美人一經水，如同出水芙蓉，特別嬌媚艷麗，那份兒美，不是語言文字能形容出來的。

師師進來，一歪身，斜坐在一張茶几旁邊椅子上，臉上還微有幾個水珠兒，彷彿像汗，又彷彿像水，如同蓮花蕊兒裏的露水珠，越發顯着嫩而且美了。

師師彷彿是很有點兒脾氣，對於道君皇帝并不大招呼，祇是坐在那裏休息着，鼻子眼兒裏，一出一入的出入氣兒，出入的氣兒那們好聞，彷彿像蓮花蕊兒一樣的清香，雖然實際上，道君皇帝並不會聞到。

坐了一會兒，道君皇帝忍不住了，便沒話找話兒問師師：「你爲什麼叫師師啊？」師師嘆嘆兒一笑，說道：「我小的時候，爹娘痛愛，把我捨身寶光寺，我進廟沒事人兒似的笑，一個老和尚看我一眼說道：『這是什麼地方，你也來了！我便哭了，』那和尚用手一摩我的頭頂，忽然不哭，爹爹很喜歡，說我是真正佛門弟子俗把和尚叫



師，所以給我起名叫師師。」道君皇帝說：「好好一個女菩薩，真是：

你道汴梁煙花師師家，

我說南海水月觀音殿。」

師師撲撲兒一笑，又不作聲了。

又過了兩三分鐘，師師方纔慢啓嘴唇問道：「請問殿試尊姓？家住那裏？」道君皇帝一想，這女子脾氣太大了，我非嚇他一下不可，便說：你問我麼？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與西台，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孫稱孤道寡，現今住在西華門東，東華門西，後載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行第十一，俺乃趙十一郎是也。」說到這裏，李媽媽轉身出去。約莫半點鐘的工夫，道君皇帝聽得門外大亂，一伙兵丁進來亂叫：「快拿妖人！」原來是師師的母親聽了道君皇帝的話，以爲是歹人胡說，恐怕連累，報告官廳，當時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梁外緝察皇城使竇監，急點了巡兵二百前來，這一下可把道君皇帝嚇壞了。正是：

皇帝捉將官裏去，

天下第一好新聞。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皇帝嫖妓驚地面 都巡吃醋犯天威

情場是非不少，

愛情也是煩惱，

×

武器勢力錢鈔，

用心潘驢閒小，

(拍！一聲醒木)

喪了！

這段『流口轍』說的是情場乃是非之地。因為愛情這東西，永久是獨佔的。俗言有話，人生有三不讓，太太其一也。其實，不祇人類，一切生物都是如此。你看二八月鬮狗，許多公狗為了一條母狗，咬的頭破血流。公雞雄偉好鬥，鬥的緣故也是為了母雞。世界上甘心當王八的人，非但沒有人性而且連獸性也沒有！我想，當王八也非所願，必有十二萬分不得已的苦衷，因此當王八是世界上最苦的被壓迫者！

我聽得人家說：『愛情是苦痛，多情是能忍得苦痛』。要教我說：『愛情是鬥爭，多情是最會鬥爭』。因此情場也是戰場，非但要拿刀動仗，而且要使心用計，諸位不信，可以到各學校裏一觀也！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道君皇帝在妓女李師師家裏，說出真實姓名，師師她的媽，萬也想不到皇上會到她家來嫖，因為從古以來，無論怎樣好色荒淫的君主，也沒有嫖窩子住妓女的。李媽媽以為這一定是歹人，而且那時候天下不靜，盜賊四起，五鼠曾經鬧過東京，自從包公去世，汴梁雖是國都所在，也不十分安寧，作買賣的胆子小，尤其是作這行生意的，萬也不敢出是非，馬上出去報告地面兒上。左右廂謀皇城司聽說有人冒充皇帝，私逛娼家，那還了得！

馬上點齊二百巡兵，每人粗布纏腿，身穿為青的襖，輕弓短箭，手持闊棍，腰掛環刀，直奔師師家來，把師師團團圍住。捉殺使徑奔，緝察使徑奔警備員兵，直入後宮，兵丁大叫：『捉拿妖人！』道君皇帝一驚非同小可。雖然是天下一人，全國最有威權的人，但一這講地方，及這這無從可用，道君皇帝自然是不肯出來，說我是地地老牌，真真皇上，如若假冒，男男女女，但或說出來，他們也不會信。但是，不說呢？皇帝捉到官裏去，滿弄的朝文武，甚至於黎民百姓都知道，那笑話可就大了！

道君皇帝急了，可真急了。從落生到現在，一輩子也不會着過這們大的急。道君皇帝對師師說：『你出去，和他們說說。』師師非但動也不動，而且連也不理。

道君更急了。急的在地下直跺腳，恨後悔不應當對勁詞，這煙花女人，說出真話來。

正在萬分着急的時候，忽聽外面一聲吶喊，接着陣腳步兒上響，道君皇帝從簾子縫兒向外一看，原來是高球和楊戩來了。

高球一見孫榮和竇監，把眉上一立，眼睛一睜，罵着說：『你們這兩個混蛋！帶這些個小子，來做什麼？驚了駕，是你担哪？是我担？』孫榮和竇監一看，認得高太尉嚇的面如土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科科巴巴的說：『回太尉的話，這不干小人的事，乃是師師的母親李媽媽，報告小人，說他家中有詭言的，恐怕連累，因此小人們提兵到此。』兩個人四條腿都顫動起來，官勢嚇人，小官遇見大官，都是這樣。

衆巡兵一看這神氣，都溜之乎也，接着孫捉殺使和竇緝捕使也夾着尾巴走了！  
一場風波立刻平定。

道君皇帝看見高球喝退巡兵，十分歡喜。李媽媽嚇的不敢抬頭露面，師師跪在塵埃，連連叩頭，口稱：『奴婢賤人，接駕來遲，死罪！死罪！請萬歲爺開恩！請萬歲爺開恩！』道君皇帝一伸手，把師師拉起，嘴裏說：『恕你無罪。』師師站起來，貼着道君皇帝坐下。

說話之間，酒宴散去。

師師的脾氣也收起來了，忙進裏間更衣，又穿上一件西澤色絨花外衣，越發顯得鮮豔了。師師親自把盞，道：「君皇帝左一杯，右一杯，有八分醉意，斜眼一看，牆上掛着琵琶，請問師師：『愛人！你會彈琵琶？』」師師斜着眼睛看道：「君皇帝，嘴裏說：『略知一二。』」道：「君皇帝說：『一定很好。彈一個曲兒我聽聽。』」師師說：『叫我彈唱却也不難，除非萬歲爺飲酒三杯。』道：「君皇帝說：『中。中。中。我願意今天醉在你內香閣裏。』說罷乾了三杯。」

師師離開席面，走到牆壁，伸手取下琵琶，一面彈，一面唱，是唱的：

瑠璃鐘，

借商歌，

琥珀濃，

細腰舞，

小槽酒滴珍珠紅。

纔是春春日將暮，

烹炮龍鳳玉脂泣，

桃紅亂落如紅雨，

羅圍繡幕鬧春風，

勸君終日醉醇酒，

吹龍笛，

不到劉伶墳上土。

擊鼗鼓，

道：「君皇帝見着師師的色，已經迷了，每一聽唱，就迷了，迷的不可忍耐，向後一仰，說道：『孤要睡去。』」師師是十分聰明伶俐的人，馬上扶着君皇帝進裏間，同入羅幃。

這一夜無書，自也不必細表。

第二天清晨，天光將亮，高僧和楊戩走到師師臥房前，敲窗，低聲奏道：「陛下！天亮了。如若班部上朝不見陛下，文武百官宣揚到外邊，很是不美。」道：「君皇帝急忙起來，師師拉着不放，說道：『睡的正香香的，何必

起來呀？」道君皇帝說：「不行。還有軍國大事。師師一嘆時兒。」一笑，說道：「什麼軍國大事？不過是向老百姓要錢罷了！當皇上還不能享福，反不如沒有錢的買賣人自在逍遙！」道君皇帝顧不得聽那些個，急急忙忙，穿上衣服，三嘴兩嘴漱了口，三把兩把洗了臉，李媽媽送上大補元陽湯，喝了兩口，便開步要走，這時候師師已經起來，拉着道君皇帝的手不放，道君皇帝說：「今天晚晌一定再來。」師師說：「我不信。」道君皇帝解下了龍鳳絞緞直繫，交給師師，作爲信物。

不說道君皇帝上朝敷衍公事，却說師師家裏，過了沒有半個鐘點，忽然來了一個人，這人不是別個，乃是師師的結髮丈夫，姓賈名弈，當初也是文人，祇因科舉不第，家道中落，師師因此爲娼，弈也棄文爲武。誰想到，師師作了娼妓，桃花運通，賈弈改行，武運也通，後來因爲捉獲襄陽縣地龍劉千，授得右廂都巡官，帶武功郎，可是師師交結名流權要，勢派大了，沒有法子再接回家去，賈弈使用着這烏龜丈夫的資格，時常還來師師這裏住宿，師師也要敷衍敷衍他。

這一天，賈弈打了點兒好酒，又到師師家裏，一進門便問師師：「昨天什麼人在你這裏住？我叫了半天的門，叫死了沒有人開。今天我可不能走，我一定要住在你這裏，快樂一回。」師師說：「不中。今天不中。是個有勢力的大人物，人家定下了。」賈弈把眼一睜，問道：「什麼大人物？」師師說：「這人可大了。」賈弈說：「大，大，大，也不過是個制置，安撫，御史，平章罷了。」師師說：「不是。還要大。」賈弈說：「還要大？再大！也大不過王公駙馬。」師師說：「也不是，比王公駙馬還要大。」賈弈說：「再大便是皇上了！」師師道：「真是個皇上。」賈弈哈哈一笑，說道：「我看你大清早晨沒事，鬥嘴兒玩，世界上那有皇上嫖妓女的？」師師說：「你不信，真是皇上，當今皇上，道君皇帝，那有兩個？他昨天住在我這裏，和我同床睡了夜，說罷，眯眯一笑。賈弈一聽「同床睡一夜。」有些氣了。

賈弈把嘴一噘，氣昂昂的說道：「他身爲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



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是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

將將寫完。左右報道：「有陳州通判宋邦傑，現在門首，要見都巡。」請進來落坐，宋邦傑望了望賈弈，問道：「幾天不見，爲什麼瘦到這樣？」又一低頭，看見那首歌，說道：「吾兄太悲傷了！但不知爲了何事？」賈弈把道君皇帝佔住李師師，不許他去，一一都說了。宋邦傑說：「你們夫妻想再團圓，倒也不難，我有個姐夫曹輔，現做諫議大夫，梗直剛正，敢說話，我告訴他，上一個表章，皇上也就不肯去了。」賈弈忙跪在地下，嘴裏說：「如能辦到，你便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宋邦傑把他扶起說道：「你說得太嚴重了。」

宋邦傑果然找到曹輔。曹輔果然上了一表，從此：

揭破一場風流案，吃醋爭風到朝堂。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諫宿娼曹輔上表

寄情書賈奔被刑

有人名叫忠良，

血心不與熱腸，

持身不難爲國家，

書且諫誅君王，

×

×

×

×

大禹匪過四喜，

昏王飾惡遂非，

虛情假意東語言，

結果收膏血，

（拍！一聲醒木）

而已！

這幾句一流口轍說的是，世界上有一種硬性好人，爲國家秉忠心，不顧一切，遇見當局有不好，侃侃而談，直言無隱，國家所以支持，全賴這個人物。在從前專制時代，一句話兒說出了昏，若得龍顏大怒，馬上就有殺身之禍，甚至滅門九族但是許多忠臣，不帶那種危險，有話依然是說。自古以來，有名御史或國議大夫都是如此。而今民主國家，萬沒有動兒斃殺人的道理，但參，一般士大夫祇是暗地裏搗鬼，不肯光明正大的議論批評，人人滑頭，個個虛偽，自私自利，這其諫家久不能好的原因。

可是，話又說回來啦，這種風氣的養成也在當提倡。古時候，至不好的君王對於敢說話諫諍的人，雖然心裏不願意，表面上也還敷衍，爲的是不絕人們說話的道路。這是中國政治上好的傳統。有人說，中國沒有好的傳統。不然。不然。這便是好的一個。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道君皇帝在汴梁金環巷妓女李師師家裏，時常住宿，他的本夫賈奔，不能再來，十分愁悶，有位宋邦傑對他姑父曹輔一說，曹輔是諫議大夫，爲人十分硬直，遇事敢說話，他便修了一表，第二天進上，道君皇帝一看，那表上寫的是：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



以爲計。……  
人，一旦遇禍，恐其倖免，竊思聖聽，輿論，下道民間坊市，宿於娼館，市訟昭然，雖欲掩人耳目，不可得也。且國憂下賤，縉紳之士，皆知禮義，尚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身居九重，若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後，寵幸嬖倖，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謹乎？臣願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球，楊徽置逐於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藝祖創造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社稷之幸。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天威，自身身背斧鉞，但使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宣和七年九月初五日具他臣曹輔表上。

道君皇帝一看曹輔這表，揭破他的祕密，羞惱成怒，馬上傳旨將曹輔送都堂問狀。

宋朝是雜流奔進，朝中好人壞人都有，魚目混珠，是非不明，好着急的也會急死，好生氣的也會氣死，可是他也有一個好處：一個整朝代，從來沒有殺過一個文人，不過，互相磨擦，互相排擠，十分厲害，但是，有向燈的，也有向火的。這方面反對，那方面必贊成，那方面贊成，這方面必反對，有說好話的，就有說壞話的，有說壞話的，必有說好話的。

曹輔上表說道君皇帝夜宿娼妓，有人主張把他罷了正官，送往遠惡軍州，編管居住，當時有諫議大夫張天覺在皇帝第二天坐朝的時候，出班奏道：「聽說陛下要把曹輔竄逐，此事萬萬不可。曹輔心在憂君，發言鯁直，陛下如若不能優容，忠言結舌，從此無人說話，天下無不可爲了。而且，曹輔這一流徙，陛下宿娼的事情，知道的人，越發多了，反爲不美。臣願陛下下文過遂非，痛加悔改，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道君皇帝無法祇好把曹輔放回并且對張天覺說：「賴卿忠嘉，得聞議論，吾知過矣！行將改之。」張天覺也

幸也。書曰：惟孔克念作聖，惟聖克念作君。聖王之分，豈陛下念與不念如何？！」

從此，道君皇帝更有兩個方面，這方面是：愛憐這個愛藝兒，很難用理智來管束，這種情形，不  
落人情網裏的人，不會知道；倘若落在網裏，更加困難，而且，戒了還會再犯。

有一天，道君皇帝思念師師，實在忍不住了，便命楊戩到師師家裏去看看。

這一看又看出點藉來了。

楊戩到了師師家裏，師師裝模作樣，裝出想念道君皇帝的似醉不醉，似睡不睡，昏昏迷迷的樣兒，並且說：「天子自有皇后貴妃道徽淑媛，何必愛我這下賤女人？」楊戩說：「夫人休怪，敬幾天，天子自然要來。」師師  
拿出一個花箋，做成一個方勝兒，交給楊戩，教他帶給天子親自拆看。

楊戩回來，一說師師的情形，道君皇帝已經受不了，再展開花箋一看，那箋上寫的是一首「一剪梅」的詞。  
寫的是：

染淚修書寄君王；

貪却皇娘，

忘却婆娘。

淒涼冷落溫柔鄉，

石做心腸，

鐵做心腸。

×

×

×

紅日三竿未理妝，

虛度韶光，

瘦損容光。

相思何日得成雙，

羞對鴛鴦，

懶織鴛鴦。

道君皇帝一看，再也忍不住了，便和楊戩幽談，今夜三更私出皇宮，到師師家，免得被人知道。

妓女那有真愛情！道君皇帝不來，自有人來的！師師寄箋以後，萬想不到當日道君皇帝就來，也萬想不到夜裏三更天來，便留下一個大有錢而且是大才子，開封府監獄周邦彥住下，將將解衣上床，了鬢來說：「聖上駕到。」周邦彥忙穿衣服，將將穿好，道君皇帝已經到門口，叫聲：「師師！江南新進橙子，我帶給你吃。」

這一嚇，可把周邦彥嚇死了！

女人注意多，尤其是偷人養漢的女人，有識有胆，隨機應變，足智多謀，當時師師十分鎮靜，把床底下簾布

一搯，向下又向裏一推，把周邦彥推在床底下。周邦彥爬在床底下，連氣息都不敢出。接着道君皇帝進來，把燈子給師師，吃了；一面吃，一面說笑。說笑完，又叫師師歌唱了一會兒，然後周邦彥在床底下都聽見了。人動床也動，塵土落將下來，弄了周邦彥一鼻子。周邦彥又是氣，又是恨，又是好笑，心裏面酸，鹹，苦，辣各味兒都有，也說不上來是好受，還是不好受。

好容易盼，盼，盼到天明。道君皇帝起來，又磨蹭了好一會兒，纔走了。周邦彥從床底鑽出來。「唉！」了一聲，拿起棹上紙筆，原來他在床底，半夜焦思，作成一首「少年游」的詞；那詞是：

并刀如水，

吳鹽勝雪，

纖指破新橙。

錦帷初溫，

獸香不斷，

相對坐調笙。

×

×

×

低聲問向誰行宿，

城上已三更，

馬滑霜濕，

不如休去，

真是少人行。

寫完便走了。

宋人的詞是可以唱的。師師把周邦彥這首愛人新詞，唱的很熟，過了兩天，道君皇帝又到師師家裏，一聽這詞，問是誰做的，師師說是「周邦彥周監稅作的」。道君皇帝那醋氣不從一處來，第二天早朝對宰相蔡京說：「開封府監稅周邦彥收稅不足，押出國門」。蔡京說：「周邦彥收稅數多，超過比額」道君皇帝說：「超過也押出國門！」

又過了兩天，道君皇帝又到師師家裏，見師師，一問丫鬟，丫鬟說是送周監稅去了。道君皇帝一聲也沒有響。坐了一會兒，師師回來了，眼淚還沒有乾，彷彿雨打梨花似的，又另有一種好看，道君皇帝又是氣又是愛，問道：「你那裏去了？」師師說道：「臣妾萬死，知道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送他一送，不知道萬歲爺到。」道君皇帝問：「他還有詞嗎？」師師說：「有關陵王一首。」道君皇帝說：「唱給我聽！」師師是個聰明絕頂的女人馬上唱道：

誰惜。…… 莫尋路。…… 羊去歲來。…… 應折柔條。……

閒尋舊蹤跡。…… 又酒闌興盡。…… 踏調離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風快。…… 半篙波暖。

回頭迢遞使數驛。…… 望入在天北。

悽惻，…… 恨堆積。…… 剝別浦葵迴。…… 津墩岑寂。…… 暮陽冉冉春無極。…… 念月榭攜手。

露橋聞笛。…… 沉思前事。…… 俱夢裏。…… 淚時滴。

道君皇帝聽罷師師唱出這詞，嘴裏雖然誇好，心裏有些酸溜溜兒的，不大喜歡，又在師師屋裏閒磨磨，忽然一開抽斗，裏面有一封信，寫的是：

自前次，龍入紅門，斬斷鴛鴦，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皇宮，不復微行，此乃卿我夙世有緣，斷必能續也。今夕何夕，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候佳音。右廂都巡賈弈啓上可意人 李師師簾下。

道君皇帝一看，氣往上撞，問師師：「前者寫詞罵我，說道是你哥哥，如今纔知道乃是你的情人！」師師急忙跪下說道：「不敢欺騙萬歲，賈弈是奴家結髮丈夫，妾雖然進了紅門，名分所在，仍難斷絕他的往來，乞萬歲開恩！」道君皇帝一聽說差師師的丈夫，人家是正頭香主，一時也沒有辦法。

睡了一夜，氣終不出。第二天，早朝完畢，叫楊戩到右廂把賈弈拿到金階，喝道：「你這匹夫，作朕一職之官，不以巡警爲意，却入娼家造謠謗朕，應當何罪？」賈弈嚇的魂飛天外，爬伏地下，嘴裏說：「臣死罪，萬歲開恩。」道君皇帝馬上傳旨：「賈弈流言謗朕，合夷三族，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左右把賈弈綁出，僮子中正要行刑，忽然一個人趕到，大叫：「刀下留人！」正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 天外忽然來救星。

要知道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亂朝天子走張謙

賀明妃醉倒蔡太師

自來好人剛勝，

捨命力謀國，

幾度比干罵龍，

結果挖心而亡！

×

×

×

世間不是一戲，

爲人應當認理，

世間認理道不行，

最好強然！

（拍！一聲醒木）

而去！

這段一流口轍一說的是在民間平時年間，年頭兒也不學堂，世間還認誠老實，一部分好人，爲國家秉忠心，有話便說，不顧本身利害，如同比干、關龍、伍奢人，力諫朝廷，不可爲非律惡，以致國破家亡，結果，惹起君王一怒，剖腹挖心，一命休矣！

中古以後，年頭兒改了，人的心眼兒也有些活動了，一部分好人雖然不肯捨「命」，也還肯捨「官」，忠言逆耳，不肯聽從，便掛冠而去，回家當老百姓，吃自己家幾碗飯。

到後來，年頭兒又改了，人的心眼兒上，靈活，把心握在手心兒裏，那裏方便向那裏用，隨事順情說好話。如若皇上說，「煤是黑的」，他便說「煤是黑的」，如若皇上說，「煤是白的」，他便說：「白，白，白，比雪還雪白。」祇爲自己本身眼利口靈，討得上面當時一小會見喜歡，眼睜睜看着國破家亡，而沒有一個哼氣兒的，你說「笑不可笑，而且，這氣不可氣！」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道君皇帝因爲愛上風姿全師師，不願意去大實業向後來往，一怒將賈雍斬首，正要動刑，忽然來了一人不是別個，乃是諫議大夫張謙。張天覺向監斬官喊守中說：「此人身犯何罪，因何將他斬首！」守中附耳低言說道：「天子因爲怒下到李師師家裏，和賈雍共爭一個妓女，賈雍作調譏諷，天子受氣不過，賜死市曹。」天覺吩咐守中：「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天子。」說罷，拍馬入朝，來見道君皇帝。道君皇帝問天覺：「卿不宣而至，

有何事奏。一天竟奏着：「實非臣想寫罪，將他斬首？陛下和臣人爭一個錢奴，輕為刑罰，將以何法治天下？也日吏官記載，漢唐漢古，千歲以後，誰能！臣等陛下，深為陛下惜之。而且，邊疆不靖，對遼年年納貢，西夏小國，竟不進一，臣等臣等，變法守成，恨恨而亡。如今高麗、契丹、安江、三十八人橫行齊魏，陛下尚荒於酒色，不理朝政，臣等臣等！」說着，張、變再動氣了。

宋朝對文人，十分客氣。道君皇帝把賈寧的詞和念給張天覺聽，并且說：「卿看此詞，能再容忍否？」天覺說：「此乃陛下之過也。古人云：人必自悔而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誰敢妄肆試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天下小臣，得無忌憚，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也。陛下自悔過可也，何必尤人？」

說得道君皇帝嘆口無言。

道君皇帝未免有些慚愧，祇好解旨：「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寧死罪，貶為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可歎賈寧為了一個婦人，變相發往海南島上充軍去了。

道君皇帝又打發賈寧李師師進宮？册封明為妃。

師師穿上貴妃禮服，又賜繡墩，在御座旁邊，和道君皇帝并排兒坐着，并且向天覺說：「朕如今和貴妃一同坐在殿上，卿站階下，還有章疏嗎？」張天覺哭了；一面哭，一面說：「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國有禮則興，無禮則亡。陛下親禮法為何物？孟子云：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尚何顏立於殿階之間乎？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

道君皇帝聽罷，心裏十分生氣，一甩龍袍袖子，進入後宮。第二天，御筆除張天覺為勝州太守，遣太監即日管押上任。張天覺長歎一聲，出了國都汴梁，作「南鄉子」詞一首，那詞是：

向晚出京關，  
細雨微風拂面寒。  
楊柳堤邊青草岸，  
堪觀，  
只在人心咫尺間。

×

×

×





到那女樂處所，抬頭一看，上面寫道乃是楊林。

蔡京等進了楊林，太監捧了留題，蔡京本是詩部好手，很有不能的人，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寫的是：

瓊瑤錯落密成林，

想許誰人時縱步，

檜竹交加午有陰，

不知身在五峰深。

入坐以入，一看那女樂的都是十幾歲的小女兒，嬌嫩美麗。棹上擺香圓，荔子，黃橙，金柑，嶺南兩廣一帶的水果。那時候，沒有火車輪船，在南方，除非帝王之家，很難得到。當時，道君皇帝內侍鄧文誥剝橙子給蔡京等人吃，吃完。擺宴，酒過三巡，略微休息，道君皇帝領蔡京等到保和殿西南的玉真軒，那就是勅封李明妃的妝閣。道君皇帝到這裏，十分興奮，便和蔡京聯句，君臣成詩一首。那詩是：

保和新殿麗秋暉，

雅宴酒酣添逸興，

詔許塵凡到綺園，

玉真軒內見明妃，

詩成以後，大家以為明妃就要出來，那知道皇帝裏有規矩，和妓院不一樣。過了一會兒。祇看見太監在西面牆兒上掛出一張圖畫，乃是明妃的畫相。當時蔡京也有些醉意了，不等詔旨，馬上提筆成詩一首，呈上道君皇帝，道君皇帝一看，這詩寫的是：

玉真軒檻暖如春，

月裏嫦娥終有恨，

卽見丹青未見人，

鑑中姑射未應真。

道君哈哈大笑，馬上傳旨到玉華閣，請明妃出來相見。

沒有半箋茶的工夫，明妃出來了。這回明妃和在妓院的時候又不同了，頭帶吹金鳳冠，鳳凰翅兒頭巍巍的，一走一顫，兩走兩顫，身穿黃袍子，滿身繡藍色小團龍。明妃看了蔡京一眼，然後貼着道君皇帝坐下。師師本是汴梁第一有名的妓女，蔡京在宴會席上曾經見過，并且也到他家走動過，彼此都是熟人，但是，這回蔡京和明妃

兩眼一對，不約而同，更有彼此心裏明白了而已！

明妃當了酒，自然裝裝重，坐在席上，低着頭不言語，祇露出又白又嫩的面孔來兒。

還是那官官先開口。皇帝說：「因為靖安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說罷，斟了一大杯酒，對明妃說：「可以勸勸老郎。」蔡京一飲而乾。乾完，蔡京斟酒說道：「禮無不報，請娘娘飲了這杯。」明妃看了蔡京一眼，接過來乾了。

這時候，女童子樂已經退下，另換一班御侍奏細樂，奏的是「蘭陵王揚州教小調」。一面吃酒，一面聽樂，不覺天色已晚，蔡京說：「久勞聖駕不安，告退！」道：「皇帝說：『不醉不散。』」於是繼續飲酒，直到二更五籌，君臣大醉。

正是酒到十分，人已狂醉，君臣都昏昏沉沉的時候，忽然內侍拿給一個大馬封，封的很牢固，上面用着幾塊紅印，這君拆開一看，看完又看，看了足有十幾分，「哈哈」！「哈哈」！又「哈哈」！的大笑三聲，說道：「國家從此中興矣！」馬上一轉手，交給蔡京。

蔡京這時候已經醉得一灘泥似的，一動身酒往上撞，要吐又不敢吐，扶着掉子，定定神，斜着兩隻眼，問道：「什麼」！內侍把大馬封遞到他的手裏，說道：「有旨，太師看公文。」聽到「有旨」兩個字，因為多年作官的老習慣，馬上一抖索，接了過來，睜了好大半天的眼，把眼睜圓，用盡平日之力，使勁一看，看了三遍，方纔知道是一封國書，上面寫的是：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閣下：蓋絲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聚費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幣幅，冀諒鄙悖。

道：「皇帝等蔡京看完，對他說：『這是北邊廉訪使派人加緊送來的，聽演大金邦連破遼兵，約會夾攻，事成

之後，把石晉所割燕雲十六州送還我國，太師你想，此事好是不好？」

蔡京馬上使起福的拍馬老術，跪在塵埃，連連叩首，口稱：「萬歲！吾皇萬歲，萬壽無疆。聖天子洪福齊天，國運興隆，方能如此。可喜！可賀！可賀！可喜！」

還是道君皇帝明白些，說道：「茲事體大，明日朝堂與衆文武共議。」這一議不要緊，議出一場共戈來。正是：

受害皆因貪小利，

可恥孰如吹大牛。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八回

### 開朝議國策定夾擊 打敗仗使臣大受氣

受害總因貪利，

要利還得有力，

無能無力亂吹氣，

結果不過牛皮，

×

×

×

牛皮破了還吹，

越吹越大越危，

虛偽彌縫總自欺，

國破家亡——

（拍！一聲醒木）

身斃！

這幾句「流口轍」說的是，世間一切事情都以力量為前提，俗言有話：「軟的欺，硬的怕，見着驢兒就跪下」。人與人都是這宗樣兒，所以人要自強，國也要自強，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都自強不息，自然有力，有了力量，自然得心應手，想怎麼樣便怎麼樣了。

如若沒有力量，要好好培養力量，力量還沒有培養好，或者沒有法子能培養，最好是窮忍着，氣是要受些的，沒有法子，誰教你沒有力量呢！最要緊的是不可貪圖小利，一貪小利，禍害就來了。世界上的禍災，大多數是由貪利來的。諸位要知道，「利」也是由「力」來的。世界上惟有有力的人方能享利，無力而妄想利，不能到手還好，如若到手一些，那大禍害便隨之而來了。可不怕哉。

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道君皇帝正同蔡京父子等在皇宮裏大開筵宴，慶賀李明妃，吃到半夜二更將完，三更就到，天地全黑，一切靜死的時候，內侍拿過大金國送來的國書，約會共同夾擊遼國，事成以後，把石敬瑭獻給外國人的失地交還，君臣那份兒喜歡，就不用說了。蔡京乘勢大拍馬屁說是：「中央大業從此開始」。正拍在道君皇帝的屁眼兒上，那份兒舒服也就不用了。

第二天早朝，召集滿朝文武，特開御前會議，討論國策，道君皇帝自任主席，首先致詞，開言道：「據報，遼國北邊混洞江上，有一個新興國家，名叫大金，攻破遼國五十餘城，稱了皇帝，昨夜有國書到來，約會我朝夾

攻，言說事成之後，把把這石管所割燕雲十六州之地，盡還於我。唉想……

說到這裏，道君皇帝把一勢一振，調門兒提高，用大聲管接着說道：「匹夫無不報之仇，而况國家乎？遼吾仇也。想當年，有敵焉，吾已一時之志，把燕雲一帶土地獻給遼人，我們一國人淪陷在外國統治之下，二百年了！柴世宗北伐，攻下三關，雖然救不了，真、易三州，可惜一命嗚呼，下世去了！我祖宗……」

說道這裏，道君皇帝把眼一睜，揮手一揮，接着說道：「太宗皇帝，被破北漢，本想一氣呵成，順勢收復失地，不想，燕京城下自失，太宗皇帝中箭身亡，年年發竟因此升天了！」說到這裏，道君皇帝落下淚來，滿朝文武也都用手巾，一抹眼睛。

「唉！」道君皇帝歎了一口氣，接着又說：「今有此機會，報祖宗百年之仇，出子民於水火之中，收恢復失地，雪去國恥，中興大業，全賴吾人，不知卿等意下如何？」

滿朝文武聽了這一大片慷慨刺激的話，而且又出自皇帝的口，自然是全場一齊大鼓掌，一直鼓掌了十幾分鐘，把兩隻手都拍紅了，還在那裏拍呢！好在，在官的人，天天拍馬屁，把兩隻手早已拍得硬又厚了！

掌聲完畢；宰相蔡京代表全體致詞，他說道：「春秋攘夷狄而大復仇。遼夷狄也。遼亦吾仇也。每年五十萬歲幣，等子進貢，何恥如之？雪恥報仇，以尊中華，此乃歷史大業。聖上神俊英武，我等情願追隨，效命疆場，肝腦塗地，死而無怨！」

道君皇帝說罷：「好。」大家又一齊鼓掌！因為是宰相說話，打個五折，祇鼓了五六分鐘。

正在熱烈興奮當中，忽然有一人出班，大家一看，乃是太宰兼門下侍郎鄭居中，他說：「且慢！此事似乎是要慎重而行。世間一切決定在力。故聖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也應當量力而為。契丹，女真，生在沙漠曠野，以行獵爲活，人強馬壯，乃自然之理，吾民稼穡，吾人讀書，未免文弱。在今日，以爲臣愚見，似宜養力以觀變，不可輕動刀兵。金與遼兩虎相爭，必然一死一傷，因其傷而刺之，亦不爲晚。此下莊子之策也，

望陛下體察，諸位深思。」

說罷，全場噤口無言。道君皇帝也默默不語。

宋朝朝廷，各種人都有，情形十分複雜，而且，地位時常變動，變動的原因多數都是受人攻擊，所以宋朝作官的最怕得罪人，誰也不肯明白反對誰，反對祇是在暗地裏。

鄭居中身為太宰乃是副宰相的地位，僅僅在蔡京之下，其餘的人，自然誰也不肯駁他。但是另有和他作對的人，那便是太監。宋朝使用牽制政制，互相牽制是皇上的主要拿手戲！

過了約摸有兩分鐘，太監童貫起立發言，他說：「鄭太宰所講，非但不對，而且太大的失禮。以中國之大，還說力量不夠，實在太小看我們自己。聖天子在上，滿朝文武都是有作有為的忠良，還說文弱，還說要自強，難道說當今萬歲還不能算自強嗎？鄭太宰不但看不起滿朝文武，而且看不起皇上！這還了得！」

童貫說的時候，睜着兩個大眼睛，臉色青紫，情形十分嚴重，嚇得鄭居中不敢再說一句話。接着由蔡京起始，率領全體官吏又一陣大鼓掌。道君皇帝龍顏大悅，說道：「既然滿朝文武意見皆同，此乃祖宗洪福，國家之幸運也。」馬上決定出兵；特任童貫為樞密使，蔡京的兒子蔡攸為副使統，老將師道為都統制，巡邊並進攻河北。鄭居中又說：「興師作戰乃是國家大事應派有力人員，不可使用太監。」道君皇帝早已有些不高興，一聽這話，氣往上撞，把臉一沉，說道：「祖宗不肯以兵柄付有司，關於軍事調動，宰相輩可以不必發言。而且，自本朝開國以來，都是武人打仗，宦官或文人統率，不用宦官，難道說一定要用你個文人。文人文弱，如你所言，不一定如宦官也！」

鄭居中碰了一個大釘了，嚇得非但不敢說話，而且，連說話的本能彷彿整個兒的都喪失了。

大將派定以後，於是乎又外交。遣諫議大夫馬政報聘金國，并且修了國書一封，內容是：

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邀聞為慰。確示同好之心，共圖得罪之師，

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馬政帶了這封國書，由山東登州渡海，到了金國。那時候，金已經取了遼的中京，所剩祇有山海關內燕京一帶地方，金國大執政，精罕對馬政說：「如今遼的大部份地方，都被我，金兵攻下，南朝應由白溝進兵，如能取下燕京，便是你的！」馬政回來一說，道君皇帝立刻命童貫蔡攸，督催諸師道率兵前進。到了保定附近的高陽關，遇見遼兵，遼雖然就要亡國了，但是，他的兵力還比宋強的多，一接觸，就大打敗仗，宋兵祇好退保雄州。

諸位若是問：「爲什麼宋的兵力那麼樣兒的不中用？」這話說便長了。宋太祖趙匡胤的天下并不是打下來，而是運動自己部下兵變，逼走孤兒寡婦成的功。事成以後，恐怕別的將領照樣兒辦，所以極力削低武力，軍隊時常移防，并沒有一定住所，軍官時常調動，沒有一定的部下，鬧得兵，將，地理，都不十分熟習。反是不能造了，打仗也不可能。而且，自從高俅當了太尉，八十萬禁軍槍桿班教頭林冲，金槍班教頭徐寧，都一氣而去，上了梁山，其他走的，還是不少，剩下的不過是些飯桶營混子而已，所以一打就敗。

這時候，遼的局面實是在不可爲了。國主已死，由蕭太后主政，涿州易州守將郭藥師一看女上當國，大勢已去，不願意落在金人手裏，便向宋投降。道君皇帝大喜，又派劉延慶爲都制統，由郭藥師前導，再向燕京進攻，又一接觸，又打敗了。郭藥師還能保全實力，宋兵大崩潰，劉延慶連夜把營燒完，逃之夭夭，跑了！精罕聞聽哈哈大笑，說道：「我真想不到南蠻子糟豆腐，這宗樣兒沒有勁兒，待我來取！」精罕點齊人馬，破了居庸關，直進燕京。

滿朝文武聽見敗仗的消息，刺激自然是不小。蔡京因爲他兒子是副元帥，自然更悲傷了。悲傷完了也沒有什麼主義，祇有作詩一首，寄給他兒子。那詩是：

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途曷少休。

日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

這話傳到皇宮裏面，道君皇帝也沒有什麼，祇說：「詩作的不錯，祇是這仗仗這四個字，不如改爲六月王師，更好些。」衆拍馬大家聞聽，又一齊跪倒在地，口稱：「聖上聰明，高過大地，就憑改的這四個字，北虜便可退後千里，燕京故地一定收復無疑」。

過了沒有幾天，道君皇帝聽說金兵得了燕京，馬上派人去要，「非但要當初約的十六州而且還要燕京以來的平州，灤州，和營州。使臣到了燕京，金國很不禮貌，城外一座破廟，了使館，過了十天，方才見着粘罕，粘罕帶着來意，把嘴一撇，斜着眼睛，對宋使說：「燕京是我取來的，焉能歸你家？遼的土地，我已經取了十分之九，祇留下燕京讓你家低頭去捨，還捨得不着！」說罷哈哈大笑。

蔡完接着又說：「如今我打下燕京，你家不光是燕京一十六州，還要平灤營三州，你家要知道，那平灤營三州是遠在石敬瑭以前，劉仁恭割給契丹的，不在原約以內。難道說你家連自己本國的歷史都忘懷了不成？」說的使臣出了三身大汗。

在今粘罕和宋使說話的時候，可巧以回遼的丞相企弓，投降了金，也在旁邊，他十分恨宋，對粘罕說：「燕京重要，不肯輕易與人，臣有詩一首，大王請聽：

併力攻遼無尋，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粘罕聽罷，點點頭。  
宋使急了，忙跪倒塵埃，口稱：「大王不可如此。小臣無法交差，必然被斬，可憐我一條狗命，全家妻兒老小，還有八旬老母，大王垂憐。」一面說，一面哭，哭的像淚人兒似的，因爲他在來的時候曾看了「包胥哭秦庭」，「一齣大戲」。

哭的粘罕不好意思「唉！」嘆了口氣說道：「如若要土地也中，十六州沒有那麼多，祇給六州，每年要給我金國租銀一百萬。至於百姓，他們願意搬家與否，我可不能管。」宋使立刻叩頭如搗蒜，嘴裏連說：「遵命！遵命！」



命！

可憐大宋朝每年出一百萬糧錢，祇得幾座空城，因為金兵在交還以前把所有的金帛，子女，居民，都強迫移動，席捲而去了。

但是，宋朝作官的人們可又得着拍大馬兩機會了，馬上上表慶賀，并且決定來朝民衆慶祝，從臘月初一起，到正月十八，在皇宮前面，大放花燈，佈告天下，呼喚各地萬姓，前來京師看燈，於是驚動了一位英雄，此人不是別個，乃是梁山好漢首領宋江，宋公明也。宋江一天在忠義堂對衆言講，說要到東京汴梁，一來看燈，二來拜訪名妓李師師，因為和他曾有一宿之緣。宋江這一到東京不要緊，有分教：

鳳去樓空英雄歎，  
上元歡罷禍災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復失地臘月鬧元宵

訪情人宋江遊東京

得遊樂且歡娛，

莫把光陰空過；

窮奢極侈大鋪張，

浪費金錢揮霍！

×

×

×

樂上還要加樂，

越樂越是想樂，

大樂特樂樂其樂，

看你何時！

（前！一聲醒木）

不樂！

這幾句「流口撇」說的是：人的享樂。人有苦便有樂。人生也應當快樂，但是，樂要有個節制，適可而止。如若老是樂，樂一來沒有完，樂這個東西，還是有個特性，是越樂越想樂，樂是沒有頭兒的。俗言有話：「得了屋子便想床，得了床便想女人」。其實，有了女人還不能算完，有了一個女人還想第二個女人。有了第二個女人，還想第三個女人。姨太太一大羣了，他還要「嫖」！嫖完了，他還要找情人，勾搭鄰居大奶奶。勾搭上了鄰居大奶奶，他還想勾搭朋友的太太。請你回頭看！那三四十歲打鐵過兒，一個人孤單單的，也不過孤單單罷了，也沒有太大的了。聖人云，「慾不可縱」甚矣哉！慾之不可縱也。一個老百姓，草木之人，縱慾也還沒有什麼，因為縱不到那裏去，有權有勢的人一縱慾，那縱起來，便不得了！

開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每年正月十五大鬧花燈，這事情開端在唐明皇時候，雖現今大約有一千二百年了。唐朝姓李，自己說太上老君的後代，崇信道教，當時有個老道說：「天上有三官，乃天官，地官，水官也。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正月十五乃上元佳節，三官一齊下降，應當設備花燈，奏樂，聚眾，好好迎接」。因此，唐明皇下令從正月十四到十六放三夜元宵花燈，商民齊奏音樂，聚積萬民。到了宋朝開國的開寶年間，雖現今九百四十多年前，兩浙錢王拍馬屁，獻了兩夜江南紗燈，因而展了十七、十八兩夜，叫作「五夜元宵」。每到元宵好不熱鬧死

人也，尤其是宋朝，當時人曾作一詞我念與諸位聽了！

帝皇元宵風正好，勝他鳥雀飛。  
玉勒飛塵，車鳴繡轂，月照樓台。

× × × × ×

三宮此夕歡書，金燈萬盞，撒向天街，誰被通宵。  
道君皇帝本來好玩樂，自從金人滅遼、歸還宋朝河北六州，雖然全部失地甚多，好在收回一點兒是一點兒，總比不收回好，又雖然打了敗仗，勝敗乃兵家常理，并且可以不說。拍馬大家趁着這個機會便建議「民衆慶祝」，從臘月初一日到正月十五，大放花燈個半月，把元宵佳節，延長了九倍！

因為收復了二百年以上淪陷的失地，全國上下都喜歡的狂醉了。道君皇帝也要大熱鬧一陣，便下詔宣天下萬姓到東京汴梁觀看花燈，一來也可以宣傳勝利。地方官吏到處粘貼黃榜，轟動了上天下地。

當時山東梁山泊水滸寨，宋江宋公明正估據為王。一天，宋江坐在忠義堂上，四路打探小頭目前來報告：「東京汴梁從臘月初一放花燈一個半月，大賞元宵，詔宣天下萬姓進京看燈，如今運河道上，男男女女，女女男男，都是富戶大家，內中有錢的不少，請大王派有力頭目前往，搶劫一陣，不亞于當年生辰綱也！」宋江忙問：「自來元宵祇是五天，在正月月中旬，為何臘月賞起來了？」小頭目說道：「這是因為上英武，國軍雄壯，打敗遼人，收回燕京六州的緣故。」宋江聞言哈哈大笑，笑完說道：「我這小小梁山泊子，他們使盡吃奶大力，還攻打不下，說什麼打敗遼人！這又是趙官家的大牛皮也。唉！牛皮也罷，但不知人民談論如何？」小頭目叫聲「大王，你問人民麼？東京城裏現流行一支曲兒名喚賀聖朝，大王聽了。小頭目換了一口氣，便念那曲兒道：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杳；  
國泰民安，漫說堯舜禹湯好。  
萬民瞻望，景龍門上，  
龍燈鳳燭相照。  
聽教雜劇喧笑，  
藝人巧，寶籙宮前咒水書符斷妖；  
長橋傍相竹林深處勝蓬  
鳥。  
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  
恐後月陰晴未保。

宋江聽罷，也十分踴躍，便對兄弟們說：「我想我當年生時，想討個時候，因為一件事，到東京，曾任妓女李師師家裏，住過一夜，至今思之，猶有餘香，這國家如此虛糜鋪張，我看天下不穩了，方臘在兩浙已經弄得天覆地翻，又多北邊生事，事情甚後，應定然不小，我多到東京走走，一來看看虛實，靜靜，如有機會，你我弟兄也好尋個宋其江山，不知弟兄們意下如何？」大家一齊說：「好。」於是，哥如此去，不可貪戀烟花。」宋江說：「不勞賢弟叮嚀。」智多星吳用馬上安排：小李廣花榮，小旋風柴進，神行太保戴宗，陪同三哥，扮作富商，一同下山。運河裏派混江龍李俊，浪裏白條張順，活閻王阮小二，步地大賊阮小五，短命二郎阮小七，籌備船隻，送三哥等一行進京。梁山泊到運河的陸路一段，由花榮魯智深，行者武松，入雲龍公孫勝，暗中保護。沿途水旱碼頭，聯絡腳行，車馬旅店，飯館茶館，走動官衙衙役，偵查公私動靜，派美髯公朱全，插翅虎雷橫，赤髮鬼劉唐。東京城裏派晝夜叉孫二娘，黃園子張青，扈大娘一丈青，矮脚虎王英，有眷屬的頭目，扮作良民百姓，暗中保護，提早動身。浪子燕青偵探一切。豹子頭林冲率領三千人馬離梁山一百五十里下寨，多放步哨，以備萬一。

盜亦有道。一個強盜首領出動，明暗佈置，比皇上出巡，還要周密。

那時候，運河由江南直通汴梁，由梁山泊到運河，不過二、三百里路，宋江等一行四眾，在明暗保護之下，走動起來很容易。畢竟在社會下層自有他們的組織，也自有他們的羽翼，非但各方面情形很明白，而且消息也靈通。宋江經過的地方，從碼頭腳行，到旅館，飯館茶館的掌櫃伙計們都說：「三哥過去了！」在運河水面上那混江龍李俊和浪裏白條張順一招呼，從水手，掌舵到水賊小偷，都要立正敬禮，畢竟的勢力是不可忽視的。

運河本直通京大道，過往行旅客商，運糧運貨船隻，在平常日子已經不少，帶一回。東京慶祝收復失地，大放花燈。并且號招天下萬姓進京觀賞。這一號招，號招的運河裏船都滿了。到東京去的人，如同水桶倒水一般，一直的向下流。許多有錢人家遇見這百年不遇的曠世盛典，又是過年時候，一個個攜帶妻妾子女，在運河裏包隻

船，到東京去玩耍。那時候，天下太平將近三百年，又不大有天災水旱，人民自五代以後，休養生息，社會十分殷實富庶，因而也有錢玩耍。

這船一靠，河裏船隻擠塞百不得了。運河本是人工開鑿的，容量不大，一擠，船隻很難走了。走幾里休息休息，又走幾里，休息休息，等到東京的船到東京，已經是正月十五。最熱鬧的日了。

宋江，全副裝束，乘船而立，牽舟登岸，在人叢裏擠。城門，進城一看，哈！好熱鬧的花燈也。

賞花燈的主要責任者是開封府。開封府門前，有大批高燈，名叫「山棚」最好還是皇宮前面，燈更多，而且更好，名叫「熬山」。

這東京大內本來有五座門：東華門，西華門，景龍門，神徽門，宣德門是也。那大內裏的「熬山」，高短長一十二丈，闊二百六十五步，中間兩條熬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個龍口裏點一盞燈叫作「雙龍啣照」。中間一個大綵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個大字，宋江睜眼一看，乃是：

宣和綵出，與民同樂。

那綵出極其華麗，宛如一道山嶺，直奔禁圍春台，仰捧端門。那端門之內。

樂闌奏樂之音，樂府選婆娑之舞。

皇宮以外人山人海，男男女女，幾萬個腦袋一齊活動，真乃是：

綵綺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欄中，百萬都民瞻聖表。

宋江正在看的人神，忽聽背後有人叫：「三哥！」回頭一看，不是別個，乃是矮脚虎王英同一丈青扈氏三娘。菜園子張青同母夜叉孫二娘。

宋江忙答應了一聲，并且說：「賢弟！你們辛苦了。」王英說：「來的人太多了，想出去，已經不容易。旅館早滿了，線兒上的朋友爲三哥們騰出三間好房，等到更盡燈散，再領三哥去住。如今祇好三哥受屈，在這些飲

食攤上，吃些東西，管且充飢。」

又走江湖，太不在乎這些個，宋江等四位便在臨時湊會來的茶飯攤上吃了碗麵，喝峯看熱鬧。

坐著，坐著，忽然大內門裏，拋出一條紅線繩兒，由這繩兒上飛下一隻紙做的仙鶴，仙鶴嘴裏叨著一個大黃紙條，一見這紙條，便有人大叫：「接聖旨！」少時紙仙鶴落地，有一個太監接過來，嘖嘖兒一笑，叫道：「撒金錢」說罷，馬上有些穿著紅袍的官人，一擁把向空中撒金錢。看燈的人一齊來搶，搶的擠成一團，東倒西歪，倒地又起，尤其是婦女老娘兒們，一面搶，一面笑，笑的咕咕咕兒的。當時，教坊大使袁陶作了一詞，名叫「撒金錢」，那詞是：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  
盤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  
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憑御欄聖顏垂視。  
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會。  
告官裏，

這失儀且與免罪！

正在搶錢熱鬧，大仙鶴又飛下來，太監傳聖旨：「看燈百姓無論貴富貧賤，男女老幼，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

宋江聽到這裏也很興奮，站了起來，向端門去了。那端門兩壁有八廂，二十四個內前等子守著，喝道：「一人祇得吃一杯！」有光祿一千人手把金屬勸酒。宋江走到端門底下，忽然一片人聲大亂，裏面大叫：「拿下！拿下強盜！」叫着，從端門出來四個大貴武官，這一下，把宋江嚇的出了一身冷汗。花榮，柴進，戴宗也都面青失色。王英，扈三娘，張青，孫二娘馬上把宋江團團圍住，正是：

天子脚下威風凜凜，那容強盜來藏身。

要知宋江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 賜御酒少婦盜金杯

### 聽詩曲英雄增浩歎

凡事留點餘地，

不可非到盡頭。

平原縱馬放聲歌，

終歸不易為佳。

×

×

×

×

聖人有道中庸，

遇事自然從容。

物極必反乃實情，

歡喜之後，

（拍！一聲響木）

悲痛！

這幾句「流口撇」說的是，物極必反，樂極生悲。人必要受苦，苦盡甜來，方是真樂。無苦之樂，非但不是真樂，而且會走上相反的方向！苦痛來了。與其後來苦痛，不如當初不樂。佛說西方有極樂世界，其實，極樂世界乃無樂世界也。無樂之樂方為真樂。佛的眼中，萬象皆空，什麼也沒有。他老人家住的地方自然是極樂了。

聖人孔子要講中庸。他老人家說：人豈能無樂。但不可樂到盡頭，一切留有餘地步，自然可以維持長久。老太婆自然是信服孔聖人的說法。在勸世人，樂是可以，但不可過分。人要是過分享樂，樂上加樂，樂完了，還要樂，結果非但不樂，而且苦痛來了！樂的越大，越覺得苦痛，那便太苦痛了！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大宋宣和六年正月十五日，為慶祝收復燕京六州失地，大放花燈，當時公子王孫，才子佳人，富商大賈，五行八作，手藝人等，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擠到皇宮大內前面大鑿山旁邊看燈。那時候，年頭兒還不十分摩登，家裏太太，小姐，年青小媳婦們，平常日子，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深居繡房，想看什麼很不容易，這一盞燈，可什麼都看見了。所以說看燈的，有看看燈的，還有看看看燈的。而且，人多了，肩磨着肩，手碰着手，腳也許踏着腳，許多年青輕薄少年很以這個為樂。有時候，一擁擁上一大批人來，把個女郎圍在核心，想出也出不來，急的直流香汗，嘴裏也帶喘，喘出些香氣兒，才好聞呢！至於浪蕩女人，調情勾引，眉來眼去，也



是在地。又是在地。半明半暗。半迷忽，又彷彿看得見，又彷彿看不見，彼此摸索，趣味兒無窮也！因此有宋人作詩一首，其詩是：

平時喜道金，萬斛金蓮照碧空。最好遊人歸去後，滿頭花弄曉來風。

當時，蔡山脚，人叢兒裏，有一個婦人，因為人太擠了，把丈夫擠去了。她一個人兒，在端門底下，吃了一杯甜酒，臉上紅撲撲的，頗帶春色，便偷偷的把金杯藏在懷裏。

這婦人偷了金杯，正要走開，忽然被光祿寺的官人看見，大叫一聲道：「這金杯乃是御前寶玩，你竟敢偷去！」當時內監等子，御前侍衛，一齊出來，大叫：「拿下強盜！」宋江一聽，以為是要拿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過了一會兒，看見一個婦人被拉到端門底下，方纔把心放下。宋江又向前走了幾步，離端門已是不遠。

那時候，道君皇帝和李明妃，正在端門上看燈，關門舍人奏道：「有一個民婦吃罷御酒，偷盜金杯。」李明妃一聽這婦人，又是偷東西的婦人，同類愛同類，便傳儀仗，問取緣由，那婦人面不更色，當時說道：「賤妾和夫婿，同到紫門下看燈，人鬧甚，和夫婿相失，蒙皇上賜酒，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恐怕公婆怪責，欲假金杯作證，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叫鷓鴣天：

月滿蓬窗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為食觀鶴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却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賜酒，險生春，歸家只恐公婆責，也賜金杯作照憑。

道君皇帝一聽，哈哈大笑，馬上傳旨賜金杯與那婦人。那婦人拿起御賜金杯將要走，忽聽一聲：「且慢走！」當時，教坊大使袁陶奏道：「適才這個人的詞，恐非本人所作，騙陛下金杯，應當押這婦人當面命題，如能作得方賜金杯，否則明正典刑。」當時，明妃便以賜金杯為題，念奴嬌為調，那婦人當時口占一詞，念道：

桂魂浴輝，禁城內萬盞花燈羅列，無限佳人穿錦綉，幾多妖豔奇絕。風韻交光，銀燈相射，奏韶韶初歇。鳴稍響處，萬民瞻仰宮闈。

×

×

×

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前。賜金杯滿設，量窄從來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道君皇帝，當時龍顏大悅，傳旨不許他人援例，賜金杯與這婦人。這婦人懷上金杯，滿面笑容，樂嬉嬉兒的回家去了，這可不再細表。

這時候，端門城樓上細樂奏起來，一陣陣，十分好聽。在端門兩下看燈的人都仰着頭向上望着。望着，望着，忽然看見一個穿黃袍的女人，站立起來，一面舞，一面唱，唱的是什麼，因為城牆很高，不能完全聽清，祇聽得：

蓬蓬蓬！七乍乍！七蓬七！是還蓬七乍。

底下大叫「好！好！」好聲震動了天地。宋江在下面看那女人十分美麗，行動聲音有些像李師師，但是燈光隱約又在城樓高處，離着天遠，看不大清楚。唱的那歌兒，宋江也不知道，嘴裏不覺說道：「這唱的什麼蓬蓬蓬的？」身旁一個白鬍子老頭兒，足有七八十歲了，說道：「客人想是外鄉來看燈的，不知道這歌。這歌乃是如今汴梁城裏最流行的小調，茶館酒肆，男男女女，人人都會唱，名叫蓬蓬歌。客人你聽這歌怎麼樣？」宋江祇好順口答應一聲「好。」誰知道這蓬蓬歌成了不祥之兆，後來金兵破汴梁，皇上，皇后，太子，妃嬪，皇族，大官等都蓬頭垢面被擄北去。因此，宋人有詩一首，那詩是：

倉皇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蓬歌。

蓬蓬歌將將唱完。底下萬民大叫：「吾皇

萬歲！萬萬歲！」接着又叫：「明妃萬歲！萬萬歲！」宋江才知道唱的是明妃。

宋江眼望着端門城樓，一面看明妃，一面想師師，左看右像師師，右看左像師師，又一想這事不可能，自古以來，哪有選妃，選上妓女的道理：「不是，不是。一定是。」宋江一面想，一面自言自語的說。

旁邊那個白鬍鬚頭兒看見宋江有些出神，以爲他是鄉下人，被那選妃的心吸引了，馬下對宋江說：「遠客！活動活動！那廟吃杯御賜酒。這是。年不遇的曠世希典，老漢這大年紀，非沒有看見她，而且，連聽見說過都沒有。來！來！來！我同飲一飲，這也是好緣！」說着把宋江一拉，拉到端門底下，那裏一個個大長案，上面擺列金杯，滿酌美酒。那酒的顏色像琥珀一樣兒的。宋江吃了一杯，果然芬芳沉重，不比尋常。旁邊那頭兒大叫：「祇許飲一杯！」

宋江喝完了一杯御賜酒，四下一看，有四個貴官兒。都是金線線撲頭舒角，紫羅袂袖袍，衣冠齊楚的站立着，書中暗表這乃是：

高球、楊戩、王仁、何霍、

四下裏人像雲浪似的向上擁。男女們都是頭上帶頭巾，窄袖長衫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鎖金長肚。女人戴暉扇冠兒，插禁苑瑤花。無論男女頭上都戴玉梅雪柳鬧鴉兒。這是北宋末年的時裝，十分流行，當晚熱鬧情形，宋人又有詩一首，那詩是：

燭火熒熒天不夜，笙歌嘈雜地長春。  
蟠桃宴罷流瓊液，蟠桃說復實萬民。

正在熱鬧到高潮，繁華達於頂點的時候，忽然羣衆當中有一個八，黑色布衣，彷彿和尚裏和尚似的，跳了起來，用手向端門上一指，大叫：「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到，十一郎驕奢喪國，要速速改過。不然悔之晚矣！」道着皇帝大怒，馬上傳旨：「拿下！這開封府嚴加拷問。」

那開封府尹本來就在端門不遠的西觀下，搭散帳幕彈壓。把那和尚二推五推，推到帳幕外面，宋江一時好奇

心勝，也隨同前去。

宋江走到帳幕前面，那裏正在問案。兩下跪着成百的囚犯，十幾個問官，在那裏，一面打，一面問，問了打，打了問，打的那些囚犯哭連天，一面哭，一面叫：「你們這些老爺們，爲粉飾太平，爲要作成監獄一空的有名詞，去討皇帝歡喜，你們一定要在正月十五，月光底下，把我們定了罪！你們爲要快！快！快！便是打！打！打！屈打成招，作成天下假太平！人容天不容！天下從此不太平了！」那問官動了氣連說：「再打！再打！不招打死！」招了！招了！盡供！定案！執行！

正問着，忽然報告：「有詔獄 聖旨交下。問官立刻停下，先問這和尚。這和尚如迷似醉，問他什麼，他不知道什麼，回答的話，上言不接下語。最後祇有一打。亂棒齊下，也不作聲，也不覺痛，誰鐵鎖，上枷棍，又抽了脚筋，用刀割身上的肉 爛的血肉狼藉，始終也摸不着來由。道君皇帝很不喜歡，遂把元宵大歡樂停止了正是：

青春過了白頭髮，

歡樂既極哀樂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 小御街英雄訪名妓

### 豐樂樓宋江遇師師

世間妓女偉大，

萬象包容俱有。

英雄豪傑老和少，

入懷全成蜜友。

×

×

×

我思，我思，我思。

他想，他想，他想。

顛倒多少有才人，

祇是她！

（拍！一聲醒木）

不思想。

這段「流口轍」說的是妓女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人了。從前有人誇獎蔡子民先生的好處是兼容并包。他作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是說：「此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其實，兼容并包沒有能包的過妓女的，而大也沒有大得過妓女的，無論老的，少的，文的，武的，士農工商，達官貴人，甚於落草爲寇的強盜，都能把他們包了起來，又容得下去，而且是，那們個兒的大法，什麼人的都可以進去，如此說來，妓女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了。

俗言有話：「宰相肚子沖下船。」中國人作官是極講容量的，但是容量再大，再大，誰也大不過妓女去。因而妓女是理想的宰相。如若我們實行憲政，選舉完大總統，可以找個妓女組織第一任內閣，這內閣一定比民國元年的唐紹儀內閣好多了，我想。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北宋的亡，亡在雜流并進，君子小人合冶一爐，溶量太大了，也不好也！

話說宋江在東京汴梁皇城端門前面看了多半夜花燈，等到道君皇帝駕轉回宮，樂停燈滅，百姓各自回家，矮脚虎王英，扈氏三娘一丈青，菜园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領着宋江，花榮，柴進，戴宗，四位到一家店房住下。一睡醒來，太陽當中，已經是第二天正午，洗臉漱口，一路勞乏，便在店裏，叫了幾個菜，弟兄們吃完，時候已經是兩點多了，宋江一心惦記李師師，便約花榮，柴進，戴宗，一同到金線巷走走。

穿街進巷，拐灣抹角，不大的工夫到了金線巷，抬頭觀看，這巷子已經不似從前了，修理的特別整齊乾淨，街面也加寬了，中間馬路，兩邊人行道特別高起，長石作岸，每隔三五步有紗燈一個。巷口木牌一面，紅漆黑字

寫「小御街」三個大字。宋江心想：「不知道什麼時候，金線巷竟改成了小御街？妓女巷子叫御街，年頭兒真是大改變了！」

宋江等四位，進了巷子，走了沒有多遠，便到李師師對門的周秀茶館。周秀茶館也發達了，門窗戶壁，油飾一新，裏面起滿坐滿，壓杖的都是喝茶人。門前的牌子也換了，不是周秀茶館，而是王家茶館。

宋江等四位進了茶館，找塊潔淨地方坐下，伙計泡茶。宋江問道：「你們這巷子叫什麼名字？」伙計說道：「小御街！」宋江又問：「你們這茶館呢？」伙計說：「王家茶館。東京人好說笑，都叫我們王八茶館，無人不知也！」

宋江哈哈大笑，又問道：「買賣可好？」伙計說：「自從改了王八茶館，生益比從前好的太多了！」宋江說：「這是因為什麼？」伙計嘆味兒一笑，說道：「王八也是一條龍。所以這小御街又叫二龍街。」宋江又問：「前些年我來到這裏，巷名叫金線巷，怎麼如今變成小御街了？你們這裏，名叫周秀茶館，怎麼如今變成王家茶館？又變成王八茶館了？」伙計看了宋江一眼回答說：「聽客官口音，不像此地人士，想必多年不到東京了。說起來，這話可就長啦！祇因我們這金線巷出了一個有名的妓女，名叫李師師——」

將將說出「李師師」三個字，宋江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睜，使力的問：「李師師怎麼樣？」遠遠的茶座兒上坐着一個老頭兒，也把脖子一伸，問伙計：「李師師怎麼樣？」伙計「嘆味兒」一笑，說道：「看你二位這樣兒，一定是李師師的舊相知。我告訴你二位，如今李師師闖了！」宋江和那老頭兒一齊問：「莫非從良，從了什麼闊人？」伙計說「闊人！天下第一闊人，乃是真龍天子，當今道君皇帝。」宋江和那老頭兒眼睛都聽直了。夥計接着又說：「李師師早已進宮，封了明妃。昨天夜裏，你二位想必看燈去了，沒有看見，端門城樓上陪伴聖駕，一面跳舞，一面唱小調蓬蓬歌的嗎？那便是她！」宋江和那老頭兒各自「嘔！」一聲說：「原來如此」。伙計接着又說：「李師師一進宮，我們全街都沾光了。道君皇帝念周秀茶館引線有功，拜周秀掌櫃為泗州茶提舉辦理茶

湖專賣，發了大財。周秀掌櫃把這茶館送與我家掌櫃，巷名也奉旨改叫小御街，以後發達起來，成爲今天的王八館。這是天意！」

茶館夥計說完這一大片話，那邊兒叫「開壺」！夥計忙答應：「來了！來了！」提着水壺走了。這裏，宋江出了五分鐘的神，精神恍恍惚惚的，彷彿丟了什麼東西似的，接着「唉！」了一聲。那邊兒老頭兒也「唉！」了一聲，沉默了五分鐘。

柴進忙倒了一杯茶說道：「三哥！喝茶！」宋江喝了口茶，意志約略清明，精神也有些轉變。那廂老頭兒走了過來，向宋江一揖，宋江也還了一揖，說道：「老先生請坐。」那老頭兒坐下自道姓名說：「老兒晁沖之，昔日宦遊京師，常召師師酌酒，如今鳳去樓空，你我俱有同感，可謂同病相憐，亦知己也，何妨各作一詩，以誌今日。我已經作成了，朋友請聽。那老頭兒念道：

少年使酒入京華，  
縱步曾遊師師家。  
看舞霓裳羽衣曲，  
能歌玉樹後庭花。

門侵楊柳重株汨，  
窗對櫻桃捲碧紗。  
坐客半驚隨逝水，  
吾人星散落天涯。

宋江一時也興奮起來說道：「某雖不文，也有詞一首，敬求雅教。」宋江念道：

天南地北，  
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  
借得山中煙水寨，  
來買鳳城春色。  
翠袖圍香，

絳綉籠雪，  
一笑千金值。  
神仙體態，  
薄倖如何消得！  
想蘆葉灘頭，  
蓼花汀畔，

皓月空凝碧。  
六六雁行連八九，  
只等金雞消息。  
義胆包天，  
忠肝蓋地，  
四海無人識。

離愁萬種，  
醉鄉一夜頭白。

那老頭兒一聽連說：「好！好！好！好！老兄大才，意氣之勝，直冲九霄，必是當代英雄，非常人也，但不知老兄尊姓大名？家住那裏？老夫情願相交。」戴宗生怕露出馬脚，立刻說道：「我等乃來京遊玩之人，沒有學問，此詞乃旁人所作，他一時記得，順口說出，老人家不要注意。」說着一拉宋江叫聲：「三哥！我們走罷！張二哥



還在酒樓等着我罷呢！」花榮拿出十個銅錢放在桌上，急急忙忙走了。那老頭兒把兩眼看直，一直的看他們出門走遠，也會過茶錢，一步一嘆的走去了。

戴宗拉宋江出了王家茶館，走過小御街，三轉兩轉，轉進小巷子，戴宗說：「三哥！不可如此豪興，忘記了當年潯陽樓題反詩，幾乎喪了我們的性命！這是天子腳底下，一切更要留神！」宋江說：「賢弟所說是」。

又轉了兩三轉，走到大相國寺，好熱鬧的大相國寺也！又是廟，又是會，又是集，又是娛樂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買東西的，吃東西的，閒遊逛的，看熱鬧的，人山人海一般。

出大相國寺，轉到正街，座西朝東一家大飯館，有招牌上寫「豐樂園」三個大字，出來進去的人很多，一望便知道是一家很興盛的館子。那時候，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了，太陽轉到正西，人也有些餓了。柴進說道：「三哥！中午沒有吃好，你我弟兄，何妨進這飯館，略飲幾杯？」宋江說聲：「好。」於是弟兄四位，進了豐樂樓。在將進門時候，回頭一看，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矮脚虎王英，扈氏三娘一丈青也在後面，彼此看了一眼，並沒有打招呼。宋江等上了樓。張青孫二娘等在樓下和一般僕役隨從雜流人等，坐在一齊。這飯館本是兩層：上層是上流人吃飯的地方，下層是平民老百姓和上層吃飯人帶來跟人吃飯喝茶休息的地方。

江湖上人走路吃喝，一切都要警戒着。宋江等上樓一看座位，首先要找出路，說句白話，就是找跑的地方，這是作強盜的規矩。靠西，面背牆，有個大後窗戶，支了起來，從窗戶向下一看，底下是一家窮人家，有個小門，通大相國寺。這真是理想的好地方，因為一跳到庭裏，轉身進大相國寺人羣裏，便找也找不着了。

宋江等四個人落坐。沒有兩分鐘，矮脚虎王英和扈氏三娘一丈青也上了樓，在遠遠的一張桌兒上坐下。強盜保護首領，一切都是很周密的。

伙計擺好碟子，勺兒，筷子和四樣壓棹小菜兒，忽聽「通！通！通！」一陣兒樓梯兒聲音響亮。響完，走上來一個美貌少年，年紀也就是三十邊兒上，面如冠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臉蛋兒上薄薄擦了一層宮粉，手裏

拿着金漆高麗貢扇。後面一個大胖子，肚子努努着，緊緊跟隨。後面那人，宋江認識，乃是在櫃台坐着的，大概許是掌櫃的；宋江等人進來，他曾經站起來鞠躬，如今陪着上樓來，這客人的份兒想必不小。宋江心裏是這樣兒的想。

這美男子上樓以後，四下裏一打亮，後面大胖子趕快說：「相爺！你老人家請客，有雅座清淨些」。這美男子撲哧兒一笑，說道：「柳掌櫃！你那裏知道，像我們這種整天街上跑的人們喜歡清淨地方，生長皇宮內苑的人們，要在大面兒上，好看熱鬧。」那大胖子把腰一低，細聲細聲氣兒的答應了一聲：「是。」「是」完了，一口氣兒也沒有出，規規矩矩的，垂着雙隻手站着。

過了三秒鐘，美男子指着對面一張大棹，說聲：「就在這兒吧！」說完，從樓底下又上來四個夥計，手拿四塊新麻布，一齊使勁揩棹面，彷彿要把棹面上兒的漆磨光似的。

這時候，美男子下了樓，夥計到宋江面前問要什麼菜，宋江趁勢問夥計：「那人是誰？夥計說：「相公」。宋江說：「妓女院裏的像姑」？夥計趕快說：「不是。不是。宰相的相公」說罷，夥計又撲哧兒一笑，俏麼聲兒說：「浪子宰相」。宋江「嘔！」了一聲。

正在說着：「通！通！通！」又一陣樓梯兒響，響完，上來兩位，一個嘴巴光光，一看便知道是太監。一位雄糾糾的，大概許是軍人。接着是婦人笑聲，笑聲過後，上來一個女人，宋江定睛一看，不是旁人，乃是朝思暮想，暮想朝思，我也找不到的李師師。那一驚非小可。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要知宋江師師見面以後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秀才結緣浪子作相 花石積怨方臘造反

設官本爲保民。

反把人民害了！

一時一哈都是錢，

人民見着就跑。

×

×

×

跑了還是不放，

苦苦窮追沒了，

官逼人民不得活，

結果一齊——

（拍！一聲醒木）

反掉！

這段「流日轍」說的「官逼民反」。民的「反」，十個有十個都是官逼的。官不逼民，老百姓安居樂業，種田吃飯，吃飯種田，誰又肯反？

說來也真奇怪。設官本爲保民，人民出錢養官，官也口口聲聲，說是爲民，可是他不一「爲」還好，一「爲」爲的老百姓便不能活。老百姓沒有眼睜睜等着自己死的道理，「挺而走險」，一爆發便不得了。赤眉，黃巾，李自成，張獻忠，黃巢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

叫起真兒來，還是爲「錢」。官逼民也是逼錢。錢，這個玩藝兒，人人愛，是好東西，但是，常常惹出大亂子來，也不是好東西。作官的人永遠老是弄錢，弄着，弄着，就弄出亂子來了。北宋初得四川，地方官吏大括錢財，結果人民暴動起來，見官便殺，殺了，剖開肚子，把錢給他倒填進去，說道：「叫你愛！給你填滿了！」你想，這可憐不可憐！而且，可歎不可歎！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柴進，花榮，戴宗四位，在東京汴梁豐樂園飲酒，菜還沒有要好，忽然上來一個美少年，宋江以爲他是男妓像姑，誰想伙計說他是宰相，宋江也一罷，接着伙計說是「浪子宰相」，宋江纔知道原來是李邦彥來到這裏請客，便對柴進等人說：「這李邦彥是懷州人氏，他爹爹本是銀匠，却喜扒結文人，凡是河東舉人進京，路過懷州，必然住在他家裏，連住帶吃，臨走還要送些盤費，人們說他爹爹這行爲叫「結秀才緣」。說到這裏，

宋江微微一笑，接着又說：「這秀才緣果結下了。李邦彥遭斷，本是個浪子，他自己說是賞盡天下之花，踢盡天下之球，作盡天下之官的三盡主義。朝中有人好作官，浪子進京，許多進士替他鼓吹，不想他竟升到參知政事，居然副宰相！這大宋朝的官是一定這樣兒纔能作的！唉！」宋江歎了一口氣。

花榮接着說道：「這小子倒有個好爹爹。他爹爹銀匠手藝一定很好，不但會燒爐，而且會燒灶——尤其是冷灶！」說的四個人都笑了。

柴進說：「李邦彥的作宰相，不光是他爹爹燒冷灶的力量，他自己也有點兒本領，而且，他太太的功勞也不小，這小子號叫士美，臉子很好，他太太未氏，兩個人時常進宮，化裝唱小調，道君皇帝很喜歡，外線以外又有內線，宰相自然到手了！大宋朝的宰相都是這樣兒到手的！唉！」柴進也歎了一口氣。

花榮說：「如此說來，這大宋朝的宰相都是些王八、兔子和舐屁股的人們；國尚不亡乎？」越說聲音越大，戴宗趕緊止住他們說：「國亡了，責任不在我們。弟兄們！少說話爲是。」

四個人將將說完浪子宰相的故事，忽然樓梯兒連響，先上一個太監，一個軍人，後面一位貴婦人，宋江不看那婦人便罷，一看那婦人馬上魂飛天外，一驚非同小可。你道這人是誰，不是旁個，乃是宋江朝思暮想，千里來尋的李師師。

師師身後一位三十邊兒上的大闊少爺，緊緊相隨。師師走上樓來，把身兒一轉，向樓底下問道：「周待制上來了嗎？」樓底下應聲道：「來嘍！來嘍！」那聲音很熟，便是方纔在樓上對掌櫃說話的李邦彥聲音。接着「通！通！通！」又一陣樓梯響，又上來兩個人：一個是黃白淨子，文騶騶兒的，一瞧就知道是一位整天喝墨水的書生；又一個便是浪子宰相李邦彥。

人都上了樓，那闊少爺也不謙讓，一屁股坐在上座。師師也一點兒不客氣，略微一扭屁股，坐在闊少爺旁邊第二位。師師一面坐，一面看那書生，用手一拍在她身旁的椅子說：「周待制！你坐這裏。」那書生點點頭也坐

下了，那最早上來的太監和軍人似的兩位，在地下站了好大工夫了，也沒有一個人招呼他，最後浪子宰相對他們說：「請你二位在這邊兒坐下」。這兩個人也不說坐，也不說不坐，眼睛望着那闊少爺，闊少爺彷彿發命令似的說：「你們也坐下罷！」兩個人「是」了一聲，方纔坐下，并且祇坐椅子的二分之一，彷彿那坐位，壓根兒就不是爲他們預備的。

浪子宰相坐了主人座上，把酒壺一按，笑臉嬉兒的說道：「我是李邦彥，待制是周邦彥，我們這兩個邦彥都受了娘娘厚恩，」說到這裏，聲音略微低些，接着向上一揚又說：「今天待制還朝，特備幾個水酒，請你老嘗嘗外邊野味。」說着，一翻眼皮看那闊少爺。闊少爺微微一笑，說道：「你們兩個，一是士美，一是美成，可以說是雙美也。」那書生說：「總也美不過皇娘。」說着，一看師師。女人家喜歡人家說他美，師師一笑，臉上露出兩個小酒渦也，更顯得美了，這邊，宋江看的兩眼發直，心裏漸漸明白，那書生是師師的老情人周邦彥，前者因爲和道君皇帝吃醋，被逐出開封，不知道怎麼緣故，又回來了，想必是師師疏通的很得力。至於那闊少爺，看那神氣，一定是道君皇帝。

又過兩分鐘，伙計上來請示：「用什麼菜？」闊少爺問伙計：「你們這裏有什麼拿手好菜？」伙計一立正，報菜說：「黃河鯉魚：一做，二做，三做，四做。一做，煎饊。二做，一半清蒸，一半紅燒。三做，炸頭，川尾，醬汁中段。你老要是吃四做，頭用廣東燒大魚頭的法子燒，尾用蘿蔔絲奶湯家常燉，中段一半用波斯番菜做法炸，一半用老京法，糖醋瓦塊，你老看怎麼樣？」闊少爺說：「四做好。」

伙計接着又說：「還有黃河大白鱈，紅爛着。京西一帶出好菌子，名叫猴頭，你老來個燒猴頭」。闊少爺說：「再來點兒清淡的。」伙計說：「鍋貼豆腐。炒麻豆腐。扒爛白菜，你老再來個鮮兒，如今是正月十六，可以吃新解出來的看燈雞，拌火房裏培養出來的鮮黃瓜。」師師說：「好。」大家跟着一齊說：「好。」

浪子宰相從首座起，各斟滿一杯酒，闊少爺對那像太監和軍人的兩個人說：「高球，楊戩！各敬待制一杯。」

「宋江等人方纔知道名便是有名的高太尉和楊太傅。」

高球一面勸周邦彥吃酒，一面問道：「待制從江南來，有什麼新聞沒有？」周邦彥「唉！」了一聲，說道：「一言難盡！我這次回到江南睦州，偶得一夢，夢中作了瑞鶴仙闋一首，我把前句念給諸位聽聽……」

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直塵漠漠，斜陽應山落，斂餘紅猶戀孤角闋城。

誰想不久睦州青溪獨村，方臘造反，攻陷了睦州，歙州和衢州，殺死太守彭汝方，直逼杭州，等我跑到杭州，杭州人家家戶戶都在逃難，一進錢塘門，搬走的人猶如螞蟻搬窩一般，那時候，太陽西沉，落日在鼓角檐間，正應我詞中的第一段。」

說到這裏，周邦彥又回敬高球一杯，彼此乾了，接着又說：「那詞第二段是：

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雕鞍，緩引春酌。

那杭州亂的鋪戶都關了門，我已經半天沒有吃東西，饑的肚子直叫喚，正急的沒有法子，忽然大羣稠人裏有人叫道：

待制那裏去？

睜眼一看，不是旁人，乃是我家鄉的一個使用人，他說：「太陽將落，待制必然沒有吃飯，請到我家，吃幾杯水酒。到了他家，三杯入肚，馬上不餓，那二段詞不是也應驗了嗎？」

周邦彥微微一停，楊戩又舉杯勸酒，乾了以後，接着說他的第三段詞。他說：「我那詞的第三段乃是：

不計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未闋。

飲罷了酒，不敢久停，馬上出了北門，到了江邊，水漲橋斷，不能過去，城外各廟，都被逃難的男男女女住滿了，祇有一個小廟裡閣上沒有人，我使住在閣上，第三段詞上所說不是又應了嗎？」

說到這裏，周邦彥又回敬楊戩一杯，彼此乾了，接着又說：「我那詞的末一段乃是：

驚駭，扶殘醉，望紅樓，西關已是花深無地，春風何事又惡，任花飛過却，猶喜滿天自樂。

我聽說。兩浙已經完全被賊人佔據了，無處可歸，幸而這時候，蒙娘娘提拔，皇上聖恩，命我舉提南京鴻慶宮，宮裏齊應可住，我便攜眷前往。這不是連末一段詞也應驗了嗎？」

「唉！」周邦彥歎了一口氣說：「可恨賊人野心不死，攻下了杭州又打秀州，秀州如若打開，江南便全亂了。」

這一片話說得那闊少爺大驚，臉上顏色都變了，科科巴巴的語：「有……有……有……有……這……這……這等事？但不知因何而起？」周邦彥語：「不就是爲了花石綱嗎？激得江南，家家戶戶沒有不怨恨的！」那闊少爺說：「從江南搬運幾棵花草，幾塊石頭，不想竟會出了這大的亂子！」周邦彥說：「說起花石綱也有使人可恨的地方——我敬獻一杯酒，再略述一二。」說罷站了起來，敬了闊少爺和師師各一杯。

敬完酒，周邦彥接着說道：「說起那辦花石綱的人們也有些可恨。他們在蘇州設立一個應奉局，打着聖上的招牌，欺壓良善百姓——非但良善百姓，連地方上監司，知州，知縣都要拜在他們的庭下。看見誰家有一棵好花好木，便在大門貼上黃封條，這一家便倒霉了，晝晝夜夜，提心吊膽的守着，偶一不慎，便說你家有大不恭之罪！等到挖的時候，那便如同強盜一般，非但家裏什麼東西都拿走了，而且，連屋也拆掉，牆也推倒。要是找到一塊大石塊在地下，連人家的墳墓都掘開所有的花石都責成地方人服役運送，這一運送不知道多少人家破了產，出賣兒女，供給官役。石頭到的地方，拆水門，鑿城垣，毀橋樑。運石頭的大船，要用幾千人來拉，就是拿篙的和拿舵的也敢欺侮知州知縣，老百姓更不用說了！所到地方，人人側目而視，咬牙切齒。這方臘造反，口口聲聲說是要殺那辦理花石綱的朱勳。」

闊少爺聽到這裏，勃然大怒，「拍！拍！拍！」把桌子拍了三下，嚇的師師也一驚。師師因爲一驚，猛抬頭



，忽然看見對面桌子上坐着宋江，老情人見面，師師直眼看宋江，宋江也看直了師師，兩個人手裏各拿一杯酒，都忘記了喝，足足有五分鐘，閻少爺一回頭看見了，望望師師，又望望宋江，那份兒氣使大的邪了，馬上大叫一聲：「高俅！快把這賊人拿下！」正是：

無明龍火高千丈，  
濤濤醋海要擒蛟。

究竟知宋江被擒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戲皇妃，潘樓動武，擢軍官，運河燒船

人說盜亦有道。

千萬不可小視。

上下四面齊滲透。

安排佈置巧妙。

×

×

×

盜才知能利用。

國家得力不小。

邊境上一刀一槍。

功勳事業。

(拍！一聲醒木)

有了！

這段。流口轍說的是作強盜並不容易，那些人們都是世界上有本領的人——有本領不得用，或是不願意受氣，當了強盜，也是社會上不幸，而且是不平的事情。

強盜作事都有很好的佈置，每一個人有個人的用處，都能發揮他的能力，少一個事情辦不了，多一個也礙手礙腳，真正是人盡其才，而且，他們和上下，左右，四方，社會底層都有聯絡，尤其幫會發生以後，衙役三班，馬步快捕，六房書吏，以及旅店伙計，頭碼脚行……官兵沒有動，強盜早就知道了。在外州縣，紳士通匪，隨從通匪，非但有面子的人為他們說話，而且大官們一舉一動，都十分清楚。

作強盜也不容易，強盜有強盜的本領。如若能把強盜的才能移到對外來用，那國家就得力太大了。可惜，這事情永遠辦不到？

閒話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在東京汴梁豐樂園酒樓上遇見了老情人李師師，彼此對看，看出了神，被道君皇帝發現了，勃然大怒，馬上叫高球上前捉拿宋江。

高球是個泥腳光棍出身，自然也有個前三槍兒，立刻把長大衣服一甩伸着兩隻手，向宋江等眾人撲了去。這裏，宋江等人也站起來了。花榮向翻走了兩步，輕輕兒的用手一拉高球伸出來的手，向旁邊一帶，帶了個「嘴吃糞」，高球向前「通！通！通！」大走三步，爬在樓角上。這時候楊戩的長大衣服也甩掉了，將將向前一走，柴進踢了他一脚，楊戩「蛋朝」通！通！通！「倒退三步，倒在樓的又一個天向後角上戴宗「嘩啦啦」把飯桌一翻

，飯碗碟倒了一樓板，然後兩手把飯棹輕輕兒的而又平平兒的，由樓窗戶向外一扔，扔在人家院子裏。接着戴宗向下一跳先跳在飯棹兒上，再跳到土地，招頭叫「三哥！下來！」宋江，花榮，柴進一個個都跳下了樓。這時候，樓上吃飯的人嚇的一個個面如土色。道君皇帝，李師師，周邦彥，木兒兒似的，坐在那裏，動也不敢動，高俅和楊戩將將爬起來，矮脚虎王英和扈氏二娘一丈青兩個人從飯座上出來。把高俅楊戩一把拉住，嘴裏說：「怎麼了？怎麼了？不要打架的不要打架！瞧我囉！瞧我囉！」高俅楊戩掙扎掙扎不開，宋江等人便不見了。

宋江等人從跳進的那小戶人家的門出去，轉進大相國寺人羣去，便找也找不着。這裏，高俅大叫：「樓底的人們還不上來？都死絕了！在樓底的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兩個人擋住樓梯，不放一個人上樓，嘴裏說：『不要打羣架！不要打羣架！』樓上的王英和扈三娘又對飯客大叫：『你們還不快跑！這裏要出人命！』本來飯客都呆在那裏，一叫提醒，『呼！』一下子，都向樓底下跑。樓梯，因為下的人太多，擠了個死，不但樓底下的人一個也上不來，連樓上的人也走不下去，急的高俅直罵：『這些個沒有用的王八羔子！』過了足有兩刻多鐘，飯客跑光了，最末後，王英扈三娘也走了，樓底下跟隨道君皇帝的便衣御前侍衛方才一個一個爬上來，宋江等人早就走遠了。

高俅那份兒氣，就不用說了，瞪了他們一眼，一句話也沒說。楊戩在旁邊看不過去，對那些侍衛們說：「還不快到開封府叫兵追趕，有匪人劫駕，不要放走他們！」侍衛們答應了一聲：「是！」回身去到開封府。那時候沒有電話，祇好一步一步的走，半走半跑，跑到開封府衙門，宋江等人早已走到南薰門。

宋朝東京汴梁南薰門乃是出入最多的熱鬧城門，彷彿如今北平的正陽門，城門上本來也有把守的兵將，但是，天下太平太久了，這首都正面城門，還用得什麼兵將把守？頭天鬧元宵，支應了一整夜，一個個筋疲力竭，到天光大亮，頭號的和二號的頭子，都伸了個懶腰，回家找小老婆或娼頭們睡覺去了。剩下三四等人物，等他們走完，也脫了大睡，一睡一整天，直到日落西門，還沒有醒。

宋江等人到了南薰門，一看兩旁兵房裏一個人毛兒也沒有，靜的像死了一樣，一個老卒在椅子上閉目合睛，坐着打「呼！呼！呼！」進房門一看，兩邊牆上弓箭掛着，兵刃架，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鞭鐧錘抓……明光雪亮。花榮和柴進，各取了一張硬弓，一袋短箭。宋江一回頭，看見筆硯紙墨齊全，宋江拿了一支禿筆，在取過弓箭的掛處，空白牆上，題了四句詩，乃是：

大鬧豐樂樓，海內顯姓名；  
要捉英雄漢，梁山泊上尋。  
寫完，一擲筆，揚長去了！

宋江等四人出了城門，走過圍廂，沒有多大工夫，後面有人叫：「三哥，慢走！」回頭一看，乃是矮脚虎王英，扈氏三娘一丈青，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張青說：「高球那厮已經派人到開封府就近派騎兵追捕，看來到，戴爺可保三哥先行，我等斷後。」戴宗取出甲馬給宋江繫在腳上，一陣風聲，直奔運河而去了。回頭一看，後面塵土大起，微微聽見些馬蹄聲音，知道開封府馬隊來了。

運河本來就在汴梁城外，沒有一盞茶的工夫，看見了幾根船桅，離河岸還有一小段路，混江龍李俊率領童威童猛，正在那裏散步，作變相的放哨，一看宋江戴宗騎甲馬而來，知道有變故，馬上向前叫道：「三哥！船早預備好了。宋江說：『弟兄們辛苦了！』那時候運河裏船隻，已經塞滿，每隻船想動一分也不容易，小河心祇有一條小窄道，是走巡河號船的。李俊一招手，巡河號船停了，李俊在前，宋江等在後，由這隻船跳到那隻船，再跳到另一隻，三跳五跳，跳到巡河號船上，李俊一努嘴，巡河號船直向下游開去。走了十來分鐘，宋江看見自己的船灣在那裏，浪裏白條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迎接宋江等人過船。宋江取出紋銀十兩交給巡河號船上的人，巡河號船上的人說：『奉朱同朱爺，雷橫雷爺的話，迎接三哥，我們不敢收。』宋江說：『我給你，還不收嗎？』那號船千恩萬謝的收了。

宋江對號船的人們說：『後面還有幾位弟兄，你把他們送來！』號船上的人們答應了一聲：「是。」戴宗說：「三哥在此稍候，我再去打探動靜。」戴宗說罷，跳上巡河號船，轉了回去。船上的人一看情形緊張，知道有

事情既小，既小，既小，馬上啓鑼，親自撐船，童威童猛掌舵，張順跳在水裏，假裝洗澡，觀察水面上一切形勢。

又過了半點多鐘，宋江聽得一聲水響，巡河號船又到，花榮，柴進，王英，扈三娘，張青，孫二娘都到了。宋江大喜問道：「開封府的追兵怎麼樣？」王英笑道：「那些沒用的軟玩藝兒，還是馬隊呢？被花大哥幾箭射死了十來個：柴大哥又射死五六個，大轉身跑回去了！」宋江說：「官軍的本事，祇是如此！」

又過了半點鐘，又一陣水響，號船送戴宗回來，大家齊問：「有什麼消息？」戴宗說：「高俅那厮，已經率領三十禁軍，分水旱兩路，一齊追趕，大概他們看見三哥在城門題的詩了。我們要走！三哥坐船，順游而下，又快又平安，我起早到山寨送信，怕高俅要奪水泊。聽說，有旨澈底剿捕。」說罷，再上號船，送到岸上，取出甲馬，回歸梁山暫且不表。

這裏，浪裏白條張順告奮勇說：「三哥和諸位弟兄姐妹先走，我把運河船隻燒他個一乾二淨，教那小子另打新船追趕。」宋江說：「賢弟要當心些。」張順說：「不勞三哥操心。」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水上能手，用篙一點，又是下水，拉起滿帆，一溜煙兒似的走了。張順「撲通！」一聲，一個水漩兒，便不見了。李俊陪着宋江在船頭，沒有一盞茶的工夫，回頭一看，烈焰騰空，大唱火燒戰船了。運河河面又窄，船都塞滿，從前後兩面燒起，中間的逃也逃不了。而且水手舵工都進城看熱鬧，剩下很多的人祇好跳上岸看着船燒，沒有法子救。過了三四個鐘頭，船旁一陣水花兒響，張順跳上船對宋江說：「報告三哥：運河船都燒乾淨了。」宋江說：「賢弟辛苦了，進艙休息休息吧。」張順說：「我還是照顧水面兒上。」說完在船後舵旁蹲下，觀望各方情勢。

那時候，沒有電報，不能截堵，官軍祇有在後面追趕。那裏追得上？祇用來的時候的三分之一，宋江的船便到距離梁山不遠的碼頭，入雲龍公孫勝，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迎接三哥，並且說：「戴宗已經報告，山寨大兵已經下來。林冲的三千人馬開到運河邊上，林大哥要和高俅一決生死。」說着一陣塵沙大起，林冲已經

率領人馬來了。這一團林冲太誠高舉了令旗：

仇人見面紅了眼。……

……

# 第十一回 荒郊大報仇高球喪命 野廟小祭靈林冲哭妻

怨毒中人最深，  
咬牙切齒痛恨，  
一朝窄路巧相逢，  
性命拿來洩憤。

×

×

×

丈夫恩怨分明，  
施報定要公平。  
有仇不報枉為人，  
見義不爲……  
(拍！一聲醒木)

無勇！

這幾句「流口轍」說的是「報仇雪恨」四個大字。古人有言；「匹夫無不報之仇」。報仇是一件很正當的事，情，報仇是「義」，「大義」的「義」。

世界上有辯不主張報仇的是耶穌，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左臉蛋兒，你把右臉蛋兒再給他，有人要你的上衣，你把褲子也給他。因此產生「不抵抗主義」。在中國也有。我還記得有一位大不抵抗主義者問他的兒子：「如果有人向你臉上吐唾沫，你怎麼樣？他兒子說：「我自己把他擦去便是了。」他說：「不好，你不要擦，讓那唾沫乾在自己臉上了！」

你看！這有多麼徹底！

但是，孔聖人並不那樣兒主張，他老人家作春秋，很贊成報仇的，甚至於報十輩子以前的老仇，法家商鞅區別，「公仇」和「私仇」要人民勇於公戰而怯于私鬥，倒也不差。

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林冲聽說高球親自率兵來奪梁山泊，那份兒氣就不好說了，叫聲：「三哥」！說道：「小弟有血海冤仇未報，如今這小子自來送死，小弟願以一死戰，不能放他走也！」宋江說：「賢弟的仇也就是山寨的仇恨，我等成全賢弟這個志願」說着，美髯公朱全，插翅虎雷橫來到報告：「據官報，高球因爲運河船隻全部燒完，在八十八萬禁軍中挑選了三千鐵騎，沿河追趕，看看就要到來也！」宋江「哈哈」大笑說道：「此乃天助林賢弟成功也！」

說罷用手向運河邊一指，對徐沖說道：「這河面一帶不備草，可作掩蔽。等到高球敗回河邊，出來截殺，可一鼓而擒也。」

林冲等聽了，當即又囑咐徐沖等，高球敗回河邊，可作掩蔽。等到高球敗回河邊，出來截殺，可一鼓而擒也。應。

大家席地而坐，聽徐沖等。

過了半日，遠遠探見馬隊，宋江說：「來了！」衆弟是一齊起來，遠遠望見馬隊，一排一排的，花榮一「拍！拍！拍！」放了三箭，徐沖見馬都倒了，後邊的馬一時收不着，馬蹶馬，被蹶的馬一倒了，一場大亂，沒有看見敵人，自己馬亂了。宋江等人看着很是好笑說道：「這樣兒的軍隊，還要打外國，真乃是大吹死牛。」

一陣喊叫聲響，接着就靜了一會兒，馬隊排齊前進。前面一人，金盔金甲，紅綿戰袍，正是高俅。宋江一和高俅對面，回頭便走。高俅見高俅，大叫：「反賊那裏走？你媽的打了我個腳吃糞！」宋江也不答話，祇是向後退。高俅微微停了一停，待他想一想，接着說：「追！」

好！追！馬隊一齊追。宋江等人轉進一叢樹林，又轉進一個小村子，高俅穿過樹林，抬頭看，宋江不見了。從樹林子裏出來一大隊人馬，爲首一人，大叫：「高太尉！別來無恙。」高俅一看，不是旁人乃是八十萬禁軍金槍班教頭徐寧也。高俅見徐寧，不但認識他，而且很認識他的本領。不但高俅認識他，高俅帶來的人馬也都認識他，大家齊說：「這不徐寧頭？這手兒鉤鎗，扎上也死！拉上也死！誰敢惹他！」

高俅和他的人馬停着看了十分鐘，徐寧大叫：「你還不前來受死？」說着一舉鉤鎗，山寨弟兄一齊叫：「殺！」殺聲振天，高俅後隊一個人一「啊！」一聲，撲倒在地，其餘人馬，連高球在內，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向運河跑了。



看看跑到運河邊，前面有一人攔路，高俅一看，不是旁人，乃是豹子頭林冲。

高俅帶的人馬直都趕散道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大家一齊叫：「這不是林教頭？」叫完又低聲說：「好！後面一個教頭。前面又一個教頭。前面的教頭比後面的教頭還兇！」

林冲看見高俅，仇人見面，格外眼紅。林冲坐在馬上把手中大槍一挺，高叫：「高俅！你這小子來了？」這一叫，叫的高俅在馬上幾乎跌了下來，顛好硬着頭皮說：「我……我……我來了！」林冲一張臉漲紫了，把大槍一抖又一抖，槍鏢亂抖成一個大圓蛋似的，在高俅面前打轉轉，轉的高俅兩眼昏花，渾身直打戰，林冲又叫：「高俅！我看你往那裏走？」高俅舌頭也短啦，嘴唇子也不好使了，科科巴巴科了半天，方纔說出半句：「我……我……我……不……不……不……不走！」

說着，後面一片殺聲，耳梁山一個個好漢大叫：「休要放走高俅！」禁軍們一個個腳顫的在馬上要自己個兒掉下來，林冲把大槍一舞，對禁軍們說：「冤有頭，債有主，禁軍都是我的老弟兄，饒你等一死，快快去吧！」說罷用槍向運河北面一指，彷彿指給他們一條生路似的，「忽啦！」一聲，大隊禁軍們向運河北面飛也似的跑了，沒有費一刀一槍，太軍全崩潰了。

高俅嚇得麻本在裏面，裏有一兩分鐘，後面看見禁軍都跑了，他撥轉馬頭要跑，林冲把槍頭斜着一伸，叫道：「高俅？你走？」高俅說：「我……我……我……不……不……不……不走！」林冲把牙一咬，用槍指着高俅擰着眉，瞪着眼，惡狠狠的說：「我與你何仇何恨，你連三併四的害我。正是：

十年切齒恨，

報仇在一朝！

高俅！你……你……你……也有今日！」說罷，林冲氣往上撞，再也不能忍了。高俅連動也不敢動，林冲把大槍平平向前一扎，兩腳微一用力，坐下戰馬向前一撲，大槍直中高俅胸心祇聽到高俅一聲「我媽！」到這時候，他媽也管不了他，一翻身，落下馬來。林冲的副將上前一刀，砍下高俅的首級，雙手一舉，獻到林冲馬前，

嘴裏大叫「高俅首級在此。」林冲下了馬，用大槍，一槍一槍的扎高俅的死屍，扎完左面，扎右面，扎完上部，扎下部，繞着沒頭的死屍，一個勁兒的扎！扎！扎！沒有半點鐘，把高俅的死屍扎成肉醬，祇剩下一個腦袋丟在那裏。

林冲一抬頭，青天白日光輝照耀，林冲對天噴了一口長氣，一扭頭，運河前面有一座小廟，點點頭，對弟兄們說：「預備香燭，我要用高俅的首級祭那被逼而死的亡妻！」說到這裏，這蓋世英雄，「嗚！嗚！」的哭了，真乃是：

丈夫有淚不輕彈，  
祇因未到傷心處！

這時候宋江等人也到了，大家一齊慶賀林冲，報了血海冤仇，聽說要用高俅祭他的亡妻，大家齊說「贊成」。

衆兄弟代備香燭，打掃小廟正殿，作爲祭堂，智多星吳用立刻起草祭文，筆下龍蛇走，不到半點鐘，祭文成了，宋江林冲等人，在殿旁略休息，一會兒，一切都預備好了，林冲出來一看，小廟正殿三間，香案棹子一個白紙牌上寫：

林門王夫人靈位。

三杯水酒，一爐香，香的火燄，「突！突！」直向上跳，彷彿表示，死者無限的不平，火燄上煙氣鬱結成爲濃濃一團，彷彿表示死者胸中鬱結而成萬世難消的憤恨，然後一縷香烟，一個圈兒，又一個圈兒的緩緩向上，直冲屋頂，彷彿表示此恨綿綿沒有盡期。

林冲一進殿門，眼淚如同下雨一般一個接一個的，落了下來，林冲恭恭敬敬的，站在靈位前，宋江等人一齊站滿了院，智多星吳用起始讀那祭文：

維年大宋宣和六年正月十八日，八十萬禁軍教頭梁山泊義士林冲，謹以仇人高俅首級致祭於亡妻王氏之靈曰

嗚呼吾妻！  
淑慧無比。  
片唱嬌隨，  
樂也嘻嘻。

誰憶豹狼，  
竟行廣堂，  
恃強強梁，  
大禍天降。  
世無公理，  
國胡不亡，  
願與偕俱，  
時日易喪！

惡力如火，  
卿心似鐵，  
三尺白綾，  
一死保節。  
浩浩正氣，  
潔凌霄雪。

嗚呼吾妻，  
死不瞑目，  
深仇大恨，  
朝朝暮暮。  
我今告卿，  
仇人已戮，  
命喪我手，  
身作泥土，  
九泉之下，  
笑容其露！

嗚呼吾妻，  
英靈在望，  
一顆人頭，  
血債舊賬。  
敬獻靈前，  
作蒸作嘗。

嗚呼哀哉尙饗！

祭文讀完，林冲放聲大哭。一面哭，一面叫道：「吾妻你的英靈不遠，現在仇人的首級擺在你的面前，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方解我胸頭之恨！」說罷，站立起來，氣往上撞，兩隻眼睛瞪的像肉包子那樣大、腦筋蹦起來，臉紅的像茄子一般，伸手把高俅的人頭抱在手裏，左面看完，右面又看，一面看一面說：「我看你這小子的威風何在？我看你這小子的權力何在？哈哈！你這小子！本是個甬井無賴，遇見了那無道昏君，竟作了太尉，大宋朝的亡是早就註定了，你這小子！一朝權在手，便把人來害，如今，哈哈！你這小子的人頭在我林冲手裏，我看你還害與不害？你這小子，害了我，害了我妻，還不知道害了多少他人！一輩子害人，當然自己不能好死，

我挖你的眼，你生前早瞎了眼。說罷，林冲把頭按在靈桌前，用手指頭把眼睛挖了出來。

「哈！哈！哈！」林冲大笑了三聲，又說：「我抽你的舌，你生前胡言亂語；鼓動是非！」說罷，林冲伸到高俅嘴裏，把舌頭拉了出來，拋在地下，用脚一踩。

「哈！哈！哈！」林冲又大笑了三聲，把高俅的首級，向地下用死力一摔，摔了個八半兒五，裂成一塊一塊的了。

林冲跳了起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了幾陣，倒在地上，宋江等人上前一扶，祇見林冲微微一笑，身子挺直，口眼一閉竟死了。正是：

大仇已報心願了，一命嗚呼我去也！

要知林冲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燕小乙偵探宿妓院 周士美招安上梁山

草莽出大英雄，  
有勇有才才能，  
落草爲寇亦有因，  
世間太不光明。

○ ○ ○

古有漢高明太，  
今人張大元帥，  
綠林陸軍大學校，  
畢業成績，  
（拍！一聲醒木），  
不壞！

這幾句「流口轍」說的是土匪不可小看，內中英雄豪傑不少，而且，土匪這件事兒不是沒有才能本領的人幹得的。

你不要看不起土匪，土匪是最有出息的。從古到今，許多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拿漢高祖說吧，本是個流氓，當了保長，（那時候叫亭長），送壯丁，中途半路，跑掉一部份，便率領沒有跑的壯丁進了芒碭山，進山作什麼？吃喝從那裏來？不是當土匪，是幹什麼？明太祖是紅巾賊，那土匪性更明顯了。往近點兒來說，北伐以前，張作霖在北平當大元帥，他老先生在東北當紅鬍子，人所共知，一匹馬出身，也能組織政府，他自己說是：「綠林陸軍大學校畢業」。其實，古往今來，在這大學畢業的人實在不少，這大學畢業生的成績也還不壞，黃埔軍校，保定軍官，日本士官，那一個也趕不上也！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話說豹子頭林冲在運河岸上一槍刺死高俅，屍身扎成肉醬，首級用祭亡妻，祭完以後，因爲太興奮了，大笑幾聲之後，竟然笑死了！

宋江等人十分悲傷，在梁山泊辦了七七四十九天羅天大醮，超度亡魂，大小弟兄一律掛孝，這也不必細表。自從林冲死後，宋江十分不樂，一天正坐忠義堂上，忽然聽人報告：「燕青回來了！」宋江說：「請他進來。」

「宋江一見燕青便問：『小乙弟！爲何回來這樣兒遲！』」燕青說：「回三哥的話，小弟自三哥大鬧豐樂樓以後，便潛伏東京城裏，我想這樣兒大事，朝廷如何措置，不可不注意。」宋江說聲：「對。我從豐樂樓走後，東京城內議論如何？」燕青說：「可轟動東京了。三哥在城門題的詩，東京人人會念，街談巷議，把三哥說得像神仙一般。」說到這裏，宋江微微一笑，問道：「朝中情形如何？」

「喀」燕青咳嗽一聲，過了三秒鐘說道：「我倒爲三哥打聽得一件機密大事來了。」宋江說：「什麼地方打聽來的？」燕青說是：「妓院裏。」宋江說：「那舞道妓女還知道朝政？」難道說這些閹人們都在篋子辦公不成？」燕青嘆息兒一笑說道：「三哥有所不知。」

燕青整整衣襟，接着說道：「小弟一到東京，便住在一家妓院裏。這妓院有一個姑娘，和李明妃是乾姊妹，時常兒進宮，有時候也和皇上鬧着玩兒，所以朝中大事，她比宰相還要知道的多些。我一心巴結她，她一舒服，什麼都同我說了。」宋江笑道：「賢弟善於內媚，可算得是能幹之人了！」

燕青臉上一紅，接着又說：「最初在豐樂樓道君皇帝抖索完了，眼看着三哥走掉，氣的不得了，說輦轂之下，竟容強盜如此橫行，馬上叫六佞率領禁軍，非蕩平梁山不可。高佞那廝，心裏雖然不願意，也只好硬着頭皮去了，但是，回宮以後——」

燕青嚥了一口吐沫，接着又說：「李明妃很對道君皇帝咕咕唧唧，咕唧了三四天，道君皇帝對三哥的印象，慢慢兒的有點轉變。林大奇搶挑高佞的消息到了東京，東京人人都怕了起來。有的說三哥是混世魔王降世。有的說是抄霸王一轉。老年人說當年黃巢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的故事，嚇的人們臉上顏色都變了。道君皇帝那闊少爺更是怕的厲害。李明妃又在旁邊一敲邊鼓，朝廷便主張招安。」宋江聽到這裏，一瞪眼問道：「有這等事？」

燕青說「早就定了。并且派周邦彥，周士美先生，捧詔書前來，已經動身了。」

宋江扭頭對玉麒麟盧俊義說：「朝廷要招安我等，不知道衆位弟兄意見如何？」盧俊義說：「我等好比三哥

跨下之騎，揚鞭便走。停鞭便止，一切俱憑三哥。」

宋江點點頭說道：「弟兄拾愛，十分感激，但是，山寨大事，也要大家都想想才好。」黑旋風李逵大叫一聲：「三哥！」說道：「什麼招安，招是招了，妾恐怕不安。我黑牛情願在山寨當強盜，不願作他們的烏官——作烏官還是受烏氣也！」大刀關勝，雙鞭呼延灼，都是作過官又投降梁山泊的。他們又有一種見解，他們脫：「作官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一層，大家學的朝廷太複雜，好人也有，壞人也有，鴛鴦嘴來鴨一嘴，你這樣兒作，他又那樣兒作。今天這們着，明天又這們着，沒有一個統一的力量和辦法，而且從他們祖宗，對於臣下便是不放心，給他們作臣下就不能有本領，更不能有力量，有了本領，大家一齊打擊你，有了力量，終久是要被解決你。今天招安，不愁一切不好，祇怕日後有人圖謀，難以保全。」最後智多星吳用說：「等周邦彥來，可以先不接旨，聽聽他的口氣如何，再請三哥定奪。」宋江說聲：「好」接着又說：「你我弟兄有福同享，有禍同受，定不散。我有四句言語，諸位聽了：

來時三十六，去時十八雙，若要少一個，定是不還鄉！

又過了幾天，赤髮鬼劉唐回來，當面報告宋江，周邦彥手捧詔書，已在運河岸下船，直奔山寨而來。宋江說：「準備迎接。」

山寨忙了多半日，第二天清晨，在泊子外圍開酒店的旱地忽律朱貴報告：「周待制到了。」宋江吩咐：「擺相隊迎。」

宋江率領眾弟兄到了金沙灘，對岸朱貴放了響箭，蘆葦叢中，阮氏三雄放出三隻大船，遠遠望見周邦彥紗帽圓領，搖搖擺擺的來了。

水手搭跳板，周邦彥上了岸，一看大隊人馬，排的整整齊齊，冑明甲亮，光輝照耀，人人英武，個個豪傑，精神煥發，和官兵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了。中間一個人，頭帶雉尾，身穿箭袖，周邦彥認識，乃是在東京豐樂樓

會過的及時雨宋江。

宋江看見周邦彥，馬上向前趨走三步，深施一禮。周邦彥忙把手中詔書交給左右，還了一禮。宋江說：「待制請。」周邦彥說：「義士請。」宋江說：「待制乃朝廷命官，還是待制請。」周邦彥說：「小生不敢，還是義士請。」宋江說：「待制到此乃一客位，自然是待制先請。」周邦彥上前一拉宋江的手說：「你我攜手而行。」

彷彿好朋友似的，宋江和周邦彥二人手拉着手兒經過三道寨門，進了大寨。山寨人們都十分喜悅。吳用叫把聖旨供在忠義堂正中，暫不開讀，四下裏擺下十桌酒席，先請周待制少飲三杯歇歇腳兒。

自然是周邦彥坐了首座，宋江吳用等人相陪。酒宴齊備，宋江首先拿起酒壺，給周邦彥斟滿一杯，開言道：「待制一路受盡風霜之苦。」周邦彥說：「爲國求賢，何言辛苦二字？」宋江忙說：「賢字某等何敢當！我輩唯有赤心一條耳！」吳用插嘴說：「待制遠來先請乾一杯。」周邦彥一飲而盡。

周邦彥接着又回敬宋江一杯，說道：「宋義士大名傳遍海內，這次到東京，京城人士十分讚仰。」宋江說：「草民不敢，而且驚動聖駕，十分不安。」周邦彥說：「聖上當出很措怪義士，一定要澈底剿滅，回宮以後，明妃娘娘，很爲義士說好話。明妃娘娘說宋義士是個英雄好漢，很有本領，落草爲寇，也是官逼民反，出於無奈，國家能用，一定可以建立功名。」

宋江聽到這裏，把眉毛一立，眼睛瞪圓，問道：「明妃？她、她、她竟爲我說好話了！」周邦彥說：「是的。很爲你說好話。」說罷彼此哈哈一笑，對乾了一杯。

過了沒有兩分鐘，周邦彥又說：「還有貴同鄉侯蒙，侯老先生乃是山東密州人氏，他老先生以下野宰相的資格，特爲上書皇上說道：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那時候，京中又流傳四句童謠，個個小孩兒滿街上唱，唱的是：



破國因家木，刀兵困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顯威風。

周邦彥說道這裏，偷眼宋江，宋江默默不言語。接着周邦彥又把話轉到李明妃身上，他說：「晁沖之，晁老先生很佩服宋義士邦首詠明妃的詞。小弟我也有一首爲明妃作的洛陽春，獻醜。」宋江說：「待制請講。」周邦彥念道：

眉共春山綠秀，可憐長纜，莫將清淚溼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潤玉簫閒久，

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闌愁，但問取亭前柳。

宋江聽到這裏，十二分高興，站了起來，說道：「看在師師面上，我願受招安，讓囉們！」

香案接旨！正是：朝廷也有調粉策，英雄難度美人關。

要知宋江招安以後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美人計笑江受累安 下江南方臘會沙場

人人好說高談。

誰個不願升官？

名譽幾時好安排。

英雄誰入我圈。

×

×

×

有才的好施展，有能的想作爲，政府當抽會用人，天下自少……（拍！一聲醒木）是非！

這段「流口撇」說的是，有才能的總是想有作爲，懷才不遇，有才能的沒有機會施展本領，天下大亂便要起來了！會治理天下的人，很簡單，用不著自己操心費力，祇要用人得當，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地方，天下便好了。如若放的不合適，把那些混蛋，笨蛋，壞蛋，三蛋弄上台，滾滾滾去滾了一台的大屎，結果非都變成屎蛋不可。那有本領的，他雖然不爲發財，不爲享受，但是，肚子裏的本領一擲又一擲的，一冒又一冒的，使他無論如何不能靜靜兒老死在家裏。要動而又沒有正路，從旁門滋出來，一窩子，發不可遏，大亂便起了！黃巢，李自成，張獻忠都是這樣出來的。其實有本領的人最初都是希望當局能用，無奈當局不肯，等到亂子出來，悔之晚矣！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周邦彥用李師師的美人計，打動了宋江，英雄難度美人關，宋江曾娶閻婆惜，對於女人本是愛的，而且，李師師太能媚人了，宋江在她家住過些天，惹得茶思飯想，一握師師，三爺心裏便動起來，整個兒神經系統發牛搖動，周身麻木，又像好受，又像不好受。

周邦彥一看宋江的情形，知道事情，已經成功，囑囉兵焚上香燭，周邦彥說了一聲：

「聖旨下跪！」

宋江和梁山衆好漢一齊跪在塵埃，周邦彥念道：

秦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者。自來深山大澤，草莽之地，英豪或出焉。芒屨緣林，不志從龍之士。大行幽谷，時藏忠義之徒。史策既有征矣。且替天行道，盜亦有道，劫富濟貧，雖蹈何害？梁山泊宋江等，懷才有爲，一時未遇。隔身泥途，皆朕子民也！父母於子，無不愛者，諺云：「敗子以頭金不換」。現非敗子乎？吾憐妖人方臘，州縣殺良善，無惡不爲，人神共怒，天地不容，特敕宋江等，全率所部星夜圍剿，肅平之後，朕不容封侯之賞。

欽此。

念完，宋江等人熱淚都流來了，並起身形，大呼：

大宋朝萬歲！ 當今皇上萬歲！ 打倒方臘！ 打倒妖人方臘！

當時熱烈情緒，十二分高漲了。

周邦彥等到空氣約略平定以後，又取出公文一紙，說道：「皇上懷念諸位義士，特撥銀十萬兩，作爲賞賜，由暉州衙門領取。」宋江等人又跪伏地下，叩謝天恩。

周邦彥在梁山住了三天。天天宴樂，喝得醺酣大醉，那是不消說的。三天以後，周邦彥回朝覆命，宋江等直送到金沙灘邊。

宋江這裏，收拾行裝，軍器、南征方臘。收拾還沒有十分完畢，朝廷命令已經下來，內容是：

欽命童貫爲宣撫制置使，統領四十萬禁軍，肅討方臘；宋江爲前部先鋒，王淵、辛興宗爲左右兩翼。宋江卽率所部，集中鄆州待命。

命令一到，宋江等梁山好漢祇有離開泊子，來到鄆州。鄆州知州蔡居厚，表面上也十分厚待，送些胄甲，帳篷，全副滿換新裝，運河裏號下五百隻大船，準備運送南下。

又過了幾天監軍曹銳來到。宋江作過押司，知道監軍乃皇上所派，監視軍隊的行動，他的密報是很有關係的。



泥水太多，土地未免過溼，人不容易立腳。便對宋江說：「看這地理，作戰一定要謹慎。」宋江點點頭。

平江府是兩合的蘇州，雖秀州已經不設。秀州治在嘉善縣，而今叫松江。撤兵三日曹銳催宋江進兵，會會方臘。宋江說：「王淵和辛興宗火急來到，我們客軍遠來，勢力孤單，不可輕進。」曹銳把三片嘴一撇，說道：「俺想，到人人稱讚，個個誇獎的梁山好漢，還是這宗樣兒的胆小，像個耗子似的。宋三爺！我看，你最好先會會方臘，也看看這小子，長的幾什個狗樣兒！」宋江沉默不語，可是說惱了黑旋風李逵，李逵大叫一聲說道：「我鉄牛去會會方臘，看他生得三頭？六臂？」智多星吳用趕快說：「賢弟且休生氣，用兵是鬥智不鬥力，王辛兩軍不到，我們一枝孤軍，萬不可輕進！」宋江點點頭。

曹銳無法，祇好撇着三片子嘴兒，坐着一語不發。

過了五天，忽然有曹銳的探馬來報告：「王淵王將軍的部隊已到崑山，辛興宗辛將軍到了宜興，去截敵人歸路」。曹銳翻小母狗眼兒一看宋江，嘴裏說道：「王淵和辛興宗的兵是來了，三爺！怎麼樣？我看，還是會會方臘這狗娘養的吧！」李逵在旁大叫：「敢死隊們！我們和方臘大戰去也！」說罷同楊雄，石秀，武松，魯智深等人一齊走了。關勝，呼延灼，李應捲轡的馬匹趕着走了。宋江祇好下令：全部人馬向秀州華亭進發。

這江南的道路可難走了。

方臘圍攻秀州已久，爲防援軍到來，把大路一齊都破壞了，祇有田間小路，能容一個人的脚步，溼泥上長着短草，鞋底子是滑的，行走起來，很不方便，猶其是初次到江南的北方人，那份兒不好受，就用不着說了！沒有走半里，鞋全溼透了，腳鴨兒咕噥！咕噥！直冒水。

馬兵更苦了。馬是不能騎的，手拉着馬，馬在田地裏走，二尺深的水，一尺深的泥，馬蹄子拔出來很費些力。一皮疔！撲疔！」一撲疔！皮疔！」就是那千里駒也感覺到寸步難行。

走了三個鐘頭，鼓上蚤時遷叫聲：「三哥！看大軍行動遲緩，一時還到不了秀州，小弟情願先偷偷走進秀州

城，知會守城部隊，內外夾攻。」宋江說聲：「好！」時遷從脊背後袴腰帶上取下一雙乾鞋，腳不貼地的，飛也似的跑遠了。大家一齊叫：「好！」說道：「鼓上蚤變成草上飛了！」

宋江的大軍走了多半日，看看日落西山，遠望一片白亮亮的大水，探子報告：「這是太湖」。話言未了，殺聲震耳，湖旁轉出一彪人馬，打的大紅旗號。個個都用紅布包頭，十分鮮亮，遠望猶如一團火似的。

軍隊向兩翼展開，中央顯出一人，金盔金甲，黃戰袍，跨下黃驃馬，黃絨絲繮，身背一座大纛，上寫：

聖公天子，永樂元年。大纛旁邊有兩面大旗，上寫：

打倒貪官污吏與民同樂；殺盡土豪劣紳共享太平。大旗以外，一面一面的小旗上寫：

殺未勳！殺未勳！反對花石綱！反對花石綱！探子報告：「這便是方臘。」

方臘兩旁站立兩位道人，身穿黑緞道袍，手拿鉄把拂塵。再其次平排六員大將，個個鎧甲顯明，探子報告：「道人是軍師仇道人，呂師囊。六員大將乃朱言、吳邦、方岩、石生、陸行兒、陳十四也。」

正在說話，對面方臘大叫：「請宋公明出馬答話。」宋江躍馬而出，方臘也一騎向前，正是：

草莽兩雄沙場會，太湖岸上見高低。

要知此一接觸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盧俊義貪功入險地 呂軍師巧佈泥粥陣

戰爭一盤圍棋， 門智還要門力， 能征慣戰養諸葛， 亦無長勝之理！

X

X

X

兵凶戰亦甚危， 人命何可兒戲， 自古有道聖君王， 有時也要——（拍一聲醒木）

忍氣！

遠段。「流口轍」說的是：打仗這種事兒是不能預料的，打仗的兩邊兒誰都相信他自己必然勝利，因為不信勝利，他便不肯打了。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必然有一邊是敗的。

有人說：戰爭是個最大的賭博。賭博不一定回回贏，戰爭自然也難必勝，就是那號稱長勝將軍的趙子龍，他在定軍山那齣戲上也大喊着對黃忠說：「兵家豈有長勝之理」。

所以越是善戰的人越想避戰。不戰而勝是世界上最大的勝利，西洋人所謂：「武裝和平」是也。有好武力人家不敢和你戰。沒有戰爭是人類之幸國家之幸也。

如若你沒有武力那就有時候不能不忍一時之氣。不肯忍一時之氣而逞匹夫之勇，是很容易國破家亡的。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和方臘南北兩個大賊頭子在沙場上會了面。

方臘很客氣，首先向宋江一拱手叫道：「宋公明！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真乃三生有幸！」

「大宋朝無道昏君，日夜享受，胡作非為，底下一羣狐羣狗黨，殘害百姓，老百姓早已經把他們恨入骨髓。如今趙官家氣運完了，宋公明！你我攜手共同奪取宋室江山，南北分治，一字并肩王也！」

宋江說：「一派胡言。某受國家招安，統領大兵，前來剿你，方臘如能下馬歸順朝廷，可以赦爾不死！」

方臘微微冷笑說道：「宋公明！你可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受招安，受他一官半職，把你綑繫起來，何

如在山寨自在逍遙，終日提心吊胆，防備陷害，見什麼人都要敷衍應酬，終朝每日，看他們的鬼臉，聽他們的鬼話。好不痛苦死人也！宋公明！你還是回到我們的原來隊伍來吧！返兵北指，殺死童貫萬民痛快。到了汴梁，你我一同面南背北，卽位登基，你看如何？」

宋江大叫，「方臘妖人；罪該萬死！」向後一回頭問道：「那位弟兄與我擒來？」話言未了，霹靂火秦明一馬當先，叫道：「我爲三哥擒此賊也！」

方臘惡恨瞪了宋江一眼說道：「不聽吾言，將來邳州城下被焚身死，悔之無及！」說罷，扭轉馬頭，陣上仇道人拂塵一搖，方臘隊伍兩面向裏一捲，包着方臘，退進太湖去了。

這裏，霹靂火秦明大叫：「反賊！你往那裏走？」一面叫，一面追，黑旋風李逵接續叫：「敢死隊來呀！」脫了個精光，耍着一對板斧，和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行者武松，花和尚魯智深等，跟着秦明追。這裏大刀關勝，雙鞭將呼延灼，撲天鵬李應，他們有掩護敢死隊的責任。自然也不能不向前進。這裏，監軍曹銳的中軍大叫：「有令：大軍一齊前進。」智多星吳用趕快說：「且慢。」曹銳不理。軍隊那裏聽得，大軍「忽！」的一下子，整個兒的向前去了！

方臘的隊伍前面走，宋江的隊伍後面追，最初只離一兩箭遠。方臘的隊伍都是江浙一帶的土匪，草鞋一穿，走起來，十分輕快，宋江的隊伍，深一脚，淺一脚，泥裏一腿，水裏一腿，走來便慢了，漸漸落在方臘後一二里。

追着，追着，天濛濛的，下起毛毛細雨，方臘隊伍背着個大竹鞞帽子，向上一翻就行了，宋江隊伍久在北方，沒有這個設備，雨下到身上，粘忽忽的，不好受。

太湖是曲曲灣灣的。人隨湖轉，轉到兩湖中間，據探子說：「這兩個湖：一個是太湖，一個是澱山湖。」路越來越窄，最後窄到祇能容一人一騎通過，方臘的隊伍早看不見了，轉角地方一塊大石頭，上面用白灰新



寫八個大字：

梁山賊黨死在此地！

衆人到這裏，不敢前進，等宋江到抬頭一看，也疑惑起來。智多星吳用說：「這乃是馬陵道孫臏舊計，謹防埋伏！」王麒麟盧俊義說：「到如今只有前進，後退一亂，必爲敵人所乘，待找上去看看！」說罷，盧俊義在前，浪子燕青在後，轉過大石頭。

「哈！」

豁然開朗，大扇面形，一個小平原，平原嶺頭一座小山崗，崗上垂羅傘下，坐着方曠；兩旁站立着仇道人和呂師囊一切人馬都不見了。

這時候雨停止了，天地特別清朗。

盧俊義回頭叫一聲：「小乙隨我來！」擦着湖沿兒，曲裏拐彎的，向山崗飛奔而去。

燕青又向後一招手，九紋龍史進，青面獸楊志，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赤髮鬼劉唐，也跟隨在後。黑旋風李逵大吼一聲，叫道：「敢死隊來呀！」一舉板斧，接着上來。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行者武松，花和尚魯智深，自然不能不隨着上去。沒遮攔穆橫，兩頭蛇解珍，雙蠟尾解寶，也興奮起來說道：「我們跟着敢死隊。」

大刀關勝，雙鞭呼延灼，撲天鵬李應等馬兵頭目也祇好向前略微推進，宋江的隊伍，大扇面形，向兩翼展開，宋江勒馬站在彷彿扇子軸兒的地方，兩面馬兵環抱，約有半里多地。宋江抬頭觀看，山崗上坐定方曠，他竟擺上酒宴，和兩個道人，三位喝起來了！

盧俊義等步兵頭目，彎着腰，側着身，手舉利刃，貼着湖邊，一個踩着一個腳蹤兒使起夜行術，向前進，那消半個鐘頭，都到了山崗底下。回頭一看，許多大胆的嘍囉兵一個接一個的來了二三百。大家席地而坐，略略休

息二十分鐘，抬頭一看，方圓和兩個道人，像一杯水我一杯，喝得很得勁兒。喝著喝着，山上酒香，伸出手指頭他們三個忽然奔起來了！

李達一看，氣往上撞，大喊一聲：「蠟頭兒！臨死你還是這宗樣兒的狡，待我取你的人頭！」一舉板斧，爬上山崗，虜俊義等人隨着向上爬。爬了百八十步，崗上仇道人把拂塵一搖，耳邊只聽得「咕碌碌」亂響，接着一叭！叭！叭！「滾木擂石，打將下來。」

梁山好漢還不是這些東西所能擋得住的。個個武功很好，大塊滾木下來，跳的像燕子似的，便跳過去了。靠山倚樹，低頭在高草裏，就是擂石也不容易打着，他們，即或打到頭頂，也有本事可以躲開。

又爬了四五十步，看到了半山。山上仇道人把拂塵連搖了幾搖，山裏各面「梆！梆！梆！梆！梆！梆！」梆子響亮，接着箭如雨下，衆英雄一面躲避滾木擂石，一面撥打冷箭，有些吃力了！

太陽落了，黑影兒已經下來，腳底下看不太清楚，李達在緊前頭，忽然覺得腳底下有個什麼：一低頭，自動弩開了機關「吃！吃！吃！吃！」連發二十隻弩箭，射中了李達前額「啵啷！」一聲，倒在道上。

武松和魯智深忙抱住李達。楊雄一脚又觸上了自動弩「吃！吃！吃！吃！」又連發二十隻弩箭，楊雄肚子上中了一箭，穆橫脚上也中了一箭。：：一陣大亂，衆人大叫：「留神弩箭！」「虛俊義忙叫：「前進部隊一齊退下山。這一回頭，滾木擂石更密了，而且，從後面打來，躲避也不容易。山半腰一標人馬沖殺下來，爲首一人，手持大砍刀，大叫：「梁山草寇：爾往那裏走？待我方岩山來結果你們！」話音未了，解珍解寶兄弟已經被擂石打倒在地。

七零八落，一半帶傷，好不容易退到山崗底下，猛聽得連聲炮響，崗左崗右又各轉出一枝人馬，左邊爲首朱邦，右邊爲首吳言，大叫：「休要放走梁山賊寇！」嚇得虛俊義面如土色，大叫：「三哥救我！」宋江在對面看見這種情形，如何能坐視不救，馬上下令：「大軍前進！」

「嘩喇喇！」大批人馬走上平原，馬兵在前，步兵隨後，霹靂火秦明，一馬當先，大刀關勝，雙鞭呼延灼，撲天雕李應等在後走了約有三三箭遠，忽聽秦明「哎喲！」一聲，馬失前蹄，翻身跌地，接着關勝，呼延灼，李應等馬頭日都叫，「不好！不好！」不好還沒有說完，馬都倒了，人自然跌下來。

你說這是爲何？

這乃是方臘軍師呂師囊的泥粥陣一計也。

這小小平原本是一個小死湖，因爲多種蓮花，所以叫蓮花塘。塘裏稀泥足有五六尺深。呂師囊在塘旁挖溝瀉去了水，上面鋪墊淨土，表面一看是一片平地，馬一陷下去，腳便不容易拔出來，當年楚霸王兵到垓下，向本地人問路，有個人騙他，教他向左走，走到左邊便陷到「大澤」中，所謂大澤，也就是大泥塘裏也。霸王的大批人馬，在泥裏拔不出腳來，霸王本人也就自刎烏江了！

呂師囊擺下了這泥粥大陣，秦明、關勝、呼延灼、李應等馬兵都陷到這泥裏，有的馬好，也能在裏面走幾十步。有的三步五步便倒了。

泥裏藏了一條一條的麻繩，馬腳一繞，麻繩就動，岸上放的自動弩便開放了「吃！吃！吃！」弩箭齊發，這弩箭擦着泥皮兒，正中泥上的人和馬。

就在這個當口兒，四下裏號砲齊響，兩個湖的蘆葦裏，一羣羣的小划子放了出來，上邊都是弓箭手「梆！梆！梆！梆！梆！」梆子響亮，亂箭齊發，都向宋江的大隊人馬射來，宋江的人馬爬伏在地下，自動弩又平射着來了。

說時遲，那事快，山頂又有大砲響，聲動天地接着發石大砲，把大塊山石，打下，掠頭頂而過。上中下三面都照顧，實在照顧不了。宋江大叫：「退兵！」但是一回頭，後面火光冲天，蘆葦全燃，燒斷歸路，宋江「哎喲！」一聲說：「此番死了！」正是：

霸王而今到陔下，  
跌脚捶胸無奈何！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死中生，吳用破方臘 生中死，童貫誘宋江

生而死中得來， 死中自有生路， 大難臨頭莫躊躇， 加油努力沖出！

×

×

×

一遇困難便回， 面對死亡痛哭， 兵來將擋水來堵， 哭有什麼！——（拍！一聲醒木）

用處！

這段「流口轍」說的是人要死裏求生，不可認死爲死。人要認死爲死，因而絕望，那便不能生了。

按照哲學來講，生本由死而來，如若世界上的人沒有死便不會有生；俗言有話：未曾造生先造死。佛也說：生是死的原因，有生便有死，反過來說，有死便有生。

其實，生是由死裏長出芽兒來的。一陽生於冬至，陰氣正盛之際，死和生也是這宗樣兒。從古到今，許多大英雄，平常時候本沒有什麼大過人的地方，所謂「英雄見慣亦常人也」。等到大難臨頭，「死」放在眼前，便不同了。一般哭個死去活來，落下兩盆眼淚，到末了，仍然活不了。英雄到這時候，便當機立斷，努力沖出一條血路，非但不死，而且可以勝利。人們祇羨慕勝利的榮耀，不知道，這乃是從死裏得來的。

閒話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統領大兵追趕方臘，誤中泥粥大陣，人馬大部份陷在泥裏，上中下三面，弓箭飛石，和弩箭一齊打來，如同雨點兒一般，而且，這雨不光是直由頭頂下去。有斜的，又有平的，實在太難躲避了。宋江下令退兵，將一回頭，後面火光又起，太湖和澱山湖兩岸的蘆葦都燃燒起來，中間祇容一人一騎的小窄道，自然是被燒絕了。

到這時候，人人驚恐失色，死神彷彿是降臨了。

智多星吳用眼珠兒一轉，叫聲：「三哥！不可退兵。如若我們一退兵，在山崗下苦戰的步兵，陷在泥裏的馬兵，和我前後退的人們，分成三塊，一塊一塊都要死完。」宋江問道：「依先生之見。」吳用說：「現在，祇有在死裏尋生路，重在一沖，會水的兄弟分向左右兩翼，下水奪取船隻。不會水的搶着滿岸乾地，向山崗下沖，救援步兵。三路得子，齊向山崗進攻，非但泥中馬兵可以得救，而且方臘可擒也！」

宋江說聲：「好！」馬上下令：「混江龍李俊，浪裏白條張順，帶水鬼張橫，率領一半會水兵丁下太湖，奪取船隻，活捉阮小七，立地太歲阮小五，短命二郎阮小二，率領一半會水兵丁，下潞州湖奪取船隻。金槍手餘審率領勾欄槍隊下水勾欄。」

梁山泊本是泊子，嘍囉兵多數會水，李俊、張順、張橫和阮氏弟兄又是水底老蛟龍，一撲通通！一個個下了水。金槍手徐密的勾欄槍隊特別有用。方臘的兵船本是湖裏的小划子，用勾欄勾鎖住，向下一拉，便底兒朝天！一翻了。船上的人，一撲通通！一下餓子似的，一個個都下到湖裏，被水兵三刀兩槍殺死了！

沒有十分鐘，奪了幾十隻船，弓箭沒有那們密了，宋江大喜，馬上再傳令：「病尉遲孫立，菜園子張青，神行太保戴宗，小旋風柴進，急先鋒索超，率領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虫顧大嫂，扈氏三娘一丈青等女將，沿着湖邊前進，增援山崗下步兵頭目。」

戴宗和柴進帶着甲馬，半走半飛的首先到了山崗底下，盧俊義等人正在苦戰，看見救兵來了，精神一振，接着諸女將也到，實力便雄厚了。

這時候，太湖和潞山湖的划子奪了百十多隻，小李廣花榮站在划子上，率領弓箭手向山崗前進，箭如雨點兒一般，向方臘的部隊射來。這時候，梁山兵馬反客為主，方臘的部隊腹背受敵。花榮的划子走進山崗，花榮搭上一箭，向朱言腦後射來，叫聲：「看箭！」朱言一回頭，正中咽喉，倒地死了。

人無頭不走；馬無翅不飛。方臘部隊大亂。那邊的吳邦一看這邊兵亂了，他一心慌，回頭就逃。將一轉身，

被花和尚智深一禪杖，打的腦髓崩裂。

方臘軍遂大崩潰。

陸上的和水上的梁山好漢先不上山，沿着山崗走，繞到了山崗背後，方臘本人在山頂上一看，屁股發生了問題，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一彎腰便向山崗底下跑。仇道人和呂師囊兩位軍師，緊緊相隨，沖下山來。半山中的方岩山看情形不妙，也三步趕兩步，追着方臘，逃之夭夭。

在梁山好漢水陸兩路，左右兩方，夾擊方臘軍隊的時候，忽然東南方面信炮響亮，火把齊明，乃是鼓上蚤時遷引着秀州城內守城隊伍來了。三方面一攻方臘，方臘可真受不了。方臘本人落下馬來。

大批方臘隊伍那敢戀戰，個個抱頭鼠竄，落荒而逃，行列混亂，不能成軍。

秀州被圍三個月，守城部隊十分惱恨方臘，這回可有還手機會，焉有不用死力打擊的道理。秀州守軍都是本地人，地理比方臘隊伍還要熟悉。走起路來比方臘隊伍還要輕快。方臘隊伍到了那裏，他們也到了那裏，方臘隊伍一到，迎頭便打，打的方臘隊伍落花流水，心驚胆寒不敢一刻停留，餓着肚皮，連夜向南跑，跑，跑，祇是跑。等到沒有追兵了，還是跑，跑，跑。將將坐在地下，休息休息，嘩啦，啞：：！一陣風吹樹葉聲音，馬上站起來大叫：「宋江來了，」真乃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一口氣兒跑到杭州，方臘已經折損了隊伍的三分之二。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轉過頭來我們再說宋江這方面。一陣截殺之後，並沒有追趕，因為他們很惦念受傷的弟兄們。馬兵全部陷在泥濘陣裏，滾了個泥母豬似的，救出來以後，死傷十之八九，山崗下的步兵已死傷了一半。細一查點，馬兵頭目秦明，關勝，呼延灼，李應都中弩而亡。步兵頭目解珍，解寶，穆橫也被傷斃命。李逵，一條赤光大黑漢，直挺在山坡，也早已死去了。宋江一聽，「哎喲！」一聲，口吐鮮血，昏倒在地。

大家急的呼叫，衆口一聲：「三哥醒來！三哥醒來！」全軍大哭。叫了一刻多鐘，宋江方纔「哼！哼！哼！」

哼出來。

就在這時候，秀州知州郝仁到了，馬上叫隨從找門板，把宋江抬進秀州城，並且請衆頭目和梁山隊伍進秀州城暫時休息。

將將要走，忽然湖邊狗洞裏，有人叫：「救人！救人！」大家一看，不是別個，乃是監軍曹銳。大家又是氣，又是笑。曹銳見有人來，把母狗眼兒一翻，從狗洞裏伸出兩隻手來，兩個兵丁把他一拉，他還向下打墜兒，連拉三四下，用盡了力量，方纔把他拉了起來，兵丁說：「你老好重的身價！」曹銳啞着嗓子說：「不是身價重，我的雙條腿早已經不是我的了。抖索的，不好使了。」大家忍不着的也都笑了。

曹銳站起身形，四下一望，問道：「方臘的隊伍呢？」大家說：「逃跑了！」曹銳「哈」了一聲，問道：「方臘敗了？」接着「哈！哈！」兩聲，回頭向北跪下叩頭，連說：「此乃聖上洪福，萬歲爺神靈也！」

曹銳叩完頭，將站起來，秀州知州郝仁忙問左右：「此人是誰？」有人答道：「此乃監軍曹公公也！」郝知州一聽說監軍，馬上跪在塵埃，連連叩頭，口稱：「監軍老爺駕到，有失遠迎，死罪！死罪！大人受驚，死罪！死罪！」曹銳問道：「你是誰人？」郝知州趕快回答：「下官秀州知州郝仁。」曹銳把三片子嘴兒一撇，連正眼也不看，祇問了一句：「行轅預備好了沒有？」郝知州趕快回答：「預備好了。」曹銳叫：「左右開道行轅！」

宋江在秀州城裏養病五天，精神漸好，睜眼問：「方臘呢？」左右答道：「逃往杭州去了。」宋江點點頭，又問：「諸家兄弟？」左右答道：「現在秀州附近休養防守。」宋江又點點頭。過了一會兒，宋江又問：「王淵和辛興宗兩部隊伍呢？請他們追趕方臘，不得有誤！」左右說：「聽說已經動身了，還沒有到秀州呢！」宋江一驚問說：「不是他們早就來了嗎？」左右把嘴一撇說道：「這羣小子！壓根兒就沒有動身，騙得我們打了一個死仗。現在，聽說方臘敗了，他們一直向這裏趕，大概再有幾天就可以趕到了。」宋江聽罷，十分生氣，又昏昏的睡去。



果然，過了五天，王淵和辛興宗統領大兵到了。他們兩個人的兵一到，強買東西不給錢，毀人家的房子，使人們的傢具，吃人家的酒肉，還要人家女人陪着他們睡，秀州大亂，人人逃避，家家一空，老百姓都說：「這天朝大兵，不如梁山招安的強盜，而且連正作強盜的方臘賊兵也不如！」

宋江推病不見王淵和辛興宗，王淵和辛興宗自然更不肯失掉身份去見宋江，他們二人怕宋江再立功勞，在秀州住了三天，便催兵前進，他們要一舉攻下杭州，佔了宋江的先，宋江也不理他們，任他們去了。秀州人倒十二分喜歡，喜歡這些虎狼軍隊開走了。

又過了十天，童貫統領四十萬禁軍到來。這禁軍比王淵和辛興宗的軍隊還要壞：見人就打，從老百姓一直打到縣長。見錢就要，官方派款送來，他們還在大道上明搶暗奪。見着女人更是不放手，連五十歲的老太婆，都難逃公道，秀州人乃放聲大哭，口口聲聲說：「這地方不如痛痛快快的被方臘佔領了！」

宋江推病，沒有迎接童貫大帥，童貫雖然心裏很不受用，因為怕梁山人馬的威力，一時也還不敢發作。

童貫在秀州住了十天，把秀州人弄了個死去活來，活來死去，求活不能，求死不得。忽然一天，流星探馬急報：「王淵和辛興宗奪取杭州，被方臘打敗，軍隊損失大半，方臘重整大軍，又殺奔秀州來了。」童貫一聽，嚇的面如土色，連說：「這非宋公明出馬不可。」馬上到宋江養病所在，不容通報，闖進宋江住室。宋江正睡午覺，左右報告：「童大帥來了。」宋江忙下床跪接，童貫用手來拉，宋江的腳還沒有灣，便拉將起來。「童貫把宋江一按，」

忙說：「不要動！坐着養神！坐着養神！」拉着宋江的手，那份兒親熱就用不着說了。

宋江坐好，童貫開口說道：「宋義士欠安，沒有敢驚動，聽說這兩天好些，纔敢來敬意問候。」宋江忙說：「不敢。末將乃大帥部屬，如此相待，折殺末將了。」

坐了一會兒，慢慢談到正話，童貫說：「據報，王淵和辛興宗兵敗杭州城下。唉！我早就知道，這件大功勞

非落在宋義士身上不可。」宋江向他一翻白眼，嘴裏說：「末將所部，損失頗大，休養補充，一時尙不能作戰。」童貫心裏說：「這種樣兒的說法，他是不肯去的。有道是：使將不如激將。其實，激將不如誘將，我可以用一位女人誘他出戰也！」正是！

世間可愛惟女子，萬里戎機一婦人。

要知童貫的美人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吳學究錢塘放草人 林老道金殿打狐妃

九四

用人談何容易，

金錢勢力無幾！

要使人家出死力，

一獎不如一激。

×

×

×

激是一股怒氣，

動氣多爲女的。

奪取二喬下江南，

結果激起——

（拍！一聲醒木）

周瑜！

這段「流口轍」說的用人很不容易。一般人以爲要用人是給人好處，位置金錢可以使人們出死力，其實不然，今天給好處，明天給好處，後天給好處，必有一天沒有好處可給。而且，人的心是貪而無厭，想了好處還想好處，有了小好處想大好處，有了大好處想更大更大的好處，慾望越來越大，終必不能滿足，一不能滿足，反怨恨起來了。諸葛亮所謂「恩竭則怨」是也。因此諸葛亮用人主張依法有軌，是是非非，公公道道，自由由服人而得人。這是經常用人之法。至於臨時一用。莫如感情，尤其是軍隊「火兒」一上來，立刻拉出去，仗使打起來了，所謂「使將不如激將」是也。

激將之法，還是要用女人。人生三不讓，女人其一也。諸葛亮也最會用這法兒。諸葛亮對周瑜一說獻出二喬，激的周瑜便和曹操幹起來了！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王淵，辛興宗，被方臘殺的落花流水，兵敗消息傳到秀州，童貫心想這事非請宋江出馬不可。但是，對宋江一說，宋江對於這些官軍已經煩透了，而且死了些弟兄，心裏十二萬分難受，沒有再用兵的興趣。童貫一看神氣不對，這小子正經本領雖然沒有，壞主意還是不少。眼珠兒一轉，說聲「有咧！聽說宋江這廝和李明妃曾有一腿，李明妃也很用力保奏他，何不用李明妃來誘他一誘？」主意拿定，童貫便移轉話頭說道：「此次出京，聖

上十分惦念梁山諸義士。」宋江并不十分在意，祇是淡淡兒的說一句：「謝主隆恩。」

童貫提高嗓音又對宋江說：「宋義士！你知道李明妃，李娘娘嗎？」宋江一聽李明妃很興奮的問道：「李明妃怎麼樣？」童貫翻眼皮一看宋江，心說：「有門兒」接着開言道：「李娘娘，她病了！」宋江一聽，有些着急，從床上站起來，趕快問童貫：「怎樣病的？」童貫撲嚇兒一笑，說道：「宋義士請坐。話說來很長，聽我慢慢道來。」

於是童貫長篇大論的說起李明妃的事情來了。

童貫，他首先說：「當今皇帝崇奉道教，尊號教主道君皇帝，此乃人人所知。有一個最得寵的老道，名叫林修素。此人乃温州人，在四川學道，善能妖術，他說當今萬歲乃是長生大帝君降世臨凡，蔡京乃是左元仙伯，住在神霄宮裏。他又作一首神霄宮詩，乃是：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誥羣臣親受錄，  
步虛聲裏認龍顏。

說到這裏，外面有脚步聲音，接着一聲痰嗽，童貫問：「是誰？」外面應道：「卑職監軍曹銳」。童貫一笑說：「原來是曹老銳，請進來！」

曹銳進來，童貫和譚縝略欠了欠屁股，一指茶几旁邊的椅子，曹銳坐下。童貫接着又說林修素的事情。他說：「這林老道把聖上拍的很舒服，號金門羽客通達元妙先生，賜金紫服，自由出入大內。林老道這出入大內麼？」

說到這裏，童貫把嗓音略微提高說：「可就出了是非來了！」接着又說：「有一日林老道賜坐便殿，坐着，坐着彷彿火燒了猴兒屁股似的，站了起來，馬上走到台階底下，打稽首，彎龜背，口稱九華安妃就要到來，乃是天上玉清上真夫人也。過了一會兒，中宮安妃果然來了！」

曹銳在旁「嘿嘿」一笑，馬上幫腔：「倒有這林雜毛兒的！」童貫說：「你聽罷！熱鬧的還在後頭呢！」對

曹銳使個眼兒，接着又說：「林老道對中宮拜了幾拜。中宮過去，他又上殿坐下，坐了沒有半個時辰，他又站了起來說，神霄某夫人來了！過一會兒，果然有某嬪到了。林老道說，在仙班與某同列，不應下拜，一揖罷了，又過半個時辰，忽然李明妃娘娘」，童貫略微一停，接着又說：「她，她，她來了！」宋江忙問：「李明妃怎，怎，怎麼樣？」

童貫哈哈大笑，說道：「我知道，公明義士最注意明妃娘娘，等我喝一口茶慢慢講來」。說完，有護兵送過一杯福建鉄觀音茶來。

童貫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說：「明妃娘娘將到還沒有到，林老道鼻子眼兒連吸兩口氣兒，把眉頭一縐問道：那裏來的狐臭味兒？那裏來的狐臭味兒？說着，說着，明妃娘娘到了，你看這老道怎麼樣？」說到這裏，童貫的話又停了。宋江聽愣了，也沒有顧得又問問，曹銳在一旁趕快幫腔叫一聲：「大帥」接着問：「倒底怎麼樣？」童貫笑不及兒的說：「這林雜毛兒，他，他，他竟自睜起眼睛，挽起袖子，拿起御爐裏的火筷子就打。內侍們趕緊遮住明妃，三步五步的跑走了！林雜毛兒他還說，明妃娘娘是九尾妖狐。打死了如果沒有尾巴，願受欺君罔上的大罪。你們看這林雜毛兒有多們可恨！」

宋江聽到這裏，站立起來大叫：「大內皇宮竟敢如此胡說霸道！」童貫「謎嬉！謎嬉！」笑了兩笑，接着有說：宋義士請坐。後面還有！」

宋江落了坐，童貫接着又說：「明妃娘娘經過這番侮辱，回宮使病了！」宋江忙問：「病了麼？」童貫說：「病了！一病一二十天！我出京的時候，辭別聖駕。」說到這裏，童貫站立起來。立正以後，坐下又說：「御口論音對我說，明妃教轉告宋江，好好努力，攻下杭州，也可以出口惡氣，一定要全國，上上下下知道，風塵也有英豪，爲國出力。」宋江「哈！」了一聲，童貫心說：「有門兒！行啦！」接着又說：「明妃娘娘說她別沒有可以看得起的人，也沒有可以命令的人，他祇命令宋三爺，爲她攻下杭州，也可以對林雜毛兒出口惡氣！」宋江

聽到這裏，跳了起來，大聲說：「攻杭州！梁山弟兄們一齊動員，攻取杭州！」曹銳忙傳令：「梁山部隊立即開拔，奪取杭州！」童貫哈哈！大笑說：「我成功了！成功了！」

梁山的人都在秀州休息已經一個月了，精神又飽滿起來，命令一下，馬上開拔。方臘是早嘗過梁山滋味兒的，一聽說宋江統兵來到，回頭便走，並不接戰，但是沿途把房屋村落一律燒光，人民自然是逃的一個兒也沒有，宋江進兵雖然沒阻擋，但是越走越困難，住處和吃喝使用的東西都成了問題。

此乃堅壁清野之策也。

好在，童貫的接濟還可以不斷的輸送上來。給養是乾糧。住的是帳篷。四十萬禁軍的軍需配備是很好的，而且，童貫一下江南，江南老百姓的東西都是他的了，什麼什麼，軍隊都可以拿，而且也都拿光了。這倒也好，宋江隊伍要什麼便有什麼，童貫因為要梁山八們捨命奪杭州，他們說什麼也可以算什麼。

梁山隊伍雖然走的遲緩，終於迫近杭州，迫近杭州，困難更多了。

這杭州乃是五代時候吳越王錢鏐建都所在，城地堅固，城外一道錢塘江，一道運河，一個西湖，三面被水包着。一面對着大海，海水有時候也可以冲到杭州城外。要想真正拿到杭州，非先在水面上佔絕對優勢不可，錢塘江路的掌握尤其必要。

方臘把所有的船隻都弄到南岸上去，北岸一隻船也沒有，渡口碼頭破壞了，岸上房子燒的一乾二淨。宋江到來一看只見白亮亮一片大水，江邊非但一個船兒沒有而且連一塊小板子也找不到。向對岸一看，遠遠可以看見，方臘在對岸有很堅固的設備。沿江不到幾十步，便是一個墩堡，一個一個墩堡，星羅棋布的。有幾十里地長。岸下築了塢，乃是水上要塞，旌旗招展，刀槍猶如森林一般，防守的十二分嚴密，真乃是銅牆鐵壁，不要說是人，連鳥也難飛過！

宋江一看，把眉頭一皺，心裏不大高興，但也無法，祇好叫弟兄，搭上帳篷住下。

一天，二天；三天……；天天望着錢塘江發愁，愁也沒有法子。梁山的人們，會水的雖然不少，但是過去幾十個人，甚至於幾百個人是沒有用的而且錢塘江的水勢和梁山泊的泊子裏大不同了。水深的太多而且水流的太急。江面太寬了，憑一個人的氣力，是難渡到對岸。如若再帶兵器，到對岸還要打仗，那便太艱苦了。

宋江也曾派混江龍李俊，浪裏白條張順等水兵頭目前去探路，流過中流以後，塢裏和墩裏亂箭齊發，人在水裏不敢伸出頭來，而且不敢直綫式的向前進，遊到塢邊一看，岸上兵馬很多，少數人上岸，一定被殲滅了，沒有用處祇好回來。

梁山隊伍在錢塘江北岸一直住了十天，沒有渡江的方法，宋江很着急。接着童貫催進兵的命令，一道一道的下來，宋江又是急，又是氣，恨不得插翅飛過錢塘江去，可是，恨又有什麼用處呢？

智多星吳用也是日夜焦思，整夜的睡不住。有一日，同宋江在江邊散步；觀看形勢，忽然「嘔！」了一聲說道：「有了！」宋江忙問：「先生有何高見？」吳用說：「方臘所用乃是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法，我們要將計就計而逸之，可不勞而成功也，」宋江忙問：「辦法何如？」吳用哈哈一笑說：「天機不可洩露。」回頭問中軍：「現在幾日了？」中軍回答：「四月二十三日。」吳用拊指一算，說道：「一個月後，管得三哥過江也。宋江說：「當真？」吳用說：「當真。」宋江說：「果然？」吳用說：「果然。」宋江說：「當真果然？」吳用說：「當真果然。」彼此哈哈笑。笑罷都不作一聲。

第二天，吳用便開始佈置。

首先下令軍中，白晝睡覺夜裏在江邊洗澡，并且由水軍頭目教練游泳。兵丁每天足睡一整天到夜裏精神來了。而且，四月底五月初，江南已經熱起來，在江裏一洗澡，很舒服。對面方臘防江隊伍，一聽人聲噪雜，大批隊伍都下了水，彷彿要渡江似的，馬上傳令戒嚴，塢裏墩裏的兵將，個個弓上弦刀出鞘，預備戰爭，但是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等了一整夜，也不見一個人渡江，白白忙了一夜。

今夜這樣，明夜又這樣，後天夜裏還是這樣南岸方臘的隊伍罵道：「這羣梁山小子，天天夜裏學游泳等王八蛋學會了再渡江，非到半年馬月不可！我們睡我們的，不用管他們！」

於是方臘防江隊伍，都不十分戒備。

過了兩三天，乃是五月端陽，軍中過節，豬羊肉大吃一陣，吃完了吳用叫兵丁每人砍蘆葦一堆，編草人十個人下水似的，石頭激起水浪，一個大圈兒，又一個大圈兒的波動，這波動催着草人向對岸前進，對岸塢裏和墩裏的方臘兵將，一聽「撲通！」「撲通！」「撲通！」的人太多了聽的越發遠，尤其是在夜裏，接着一個個黑忽忽彷彿人似的，向南岸遊來；忙說：「不好！梁山的小子們真渡江了！馬上亂箭齊發，射！射！射！射！射了一整夜，足足用了有五六萬隻箭，天亮了，有的草人流冲到塢邊，塢裏的方臘隊伍一看乃是草人。又是氣，又是恨，又是好笑，大罵，「梁山賊子一過甬玩草人，弄的我們忙了一整夜，損失五六萬支箭！」

第二天夜裏，草人又放出來，方臘的隊伍便不發箭了。第三第四天夜裏草人又放出來，方臘隊伍連注意都不注意了。到了五月十五日，浩月當空，方臘隊伍怕梁山人們乘着月色渡江，相當戒備，但是也沒有。方臘的防江隊伍越發鬆懈了，有的大胆兒脫了褲子大睡。等到五月二十日半夜，吳用忽然下令全軍渡江。宋江問：「如何渡江？」吳用取出一物。說道：「憑此物便可以渡江也。」正是；

投鞭斷流難取勝，小小一物竟成功，

欲知此物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施巧計，尿胞渡江 申暗算，英雄喪命

一〇〇

戰爭結尾難明，一往一來拉鋸，眼看就要勝利了，誰想竟然敗績！

×

×

×

戰爭是一口氣，要勝必須忍氣，一時之氣不能忍，必然喪命！（拍一聲醒來）

斷氣！

這段「流口轍」說的是戰爭是一口氣，說句而今的話乃是精神作用。作戰全仗精神，所以人力物力總動員以外必須又有精神總動員，但是，精神，這個玩藝兒，和一個死物質不一樣他是動的，並且永久在動，咱們中國人說是「心猿意馬」，外國洋人說是「意識之流」。意識本如流水，有修練的人也難免一陣心血來潮，所以精神非要勻合使用不可。將一起頭兒，氣很粗，一定要少使，留在後頭來用，一時用盡，再打嗎啡針，一回、二回還可以，三回、四回、五回，便不中用了。古人也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會運氣是打仗的第一件要緊事。運氣由閉氣入手，閉氣就是忍氣，所以會打仗的人都是最能忍的人。洋人說：「戰爭在最後五分鐘」。就是這回道理。如若逞一時之氣，用匹夫之勇，或是永遠打氣，嗎啡針藥力一停，必然倒地而亡！

閒言少敘，筆歸正傳。

話說梁山大批隊伍到錢塘江，沒有船隻可以渡過，方臘沿着江築塢立墩，防範的十分嚴密，以逸待勞的等待着，智多星吳用將計就計，每天夜裏在江裏放草人，使防守的人漸漸懈怠了。

到了五月二十日，前半夜已經沒有月亮，三更以後，朦朧月色照在水上面，光線反射而出，猶如鏡面一樣，真乃是：

浮光耀金，靜影沉璧。

上下輝煌，一碧萬頃。

好看死人也！

宇宙靜悄悄的，全世界半點聲息也沒有，人類。呼！呼！各個人作他各個的好夢：有的微微一笑，有的狂叫一聲，有的昏昏沉沉，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吳用的妙計，祇有運命之神，在一旁暗暗點頭。

就是這個時候，吳用下令全軍渡江，但是，這茫茫大江，水又深又急，如何渡過，連宋江也懷疑起來。吳用哈哈一笑，取出一件東西說：「我已經預備下渡江的東西了。」宋江一看，不是旁的，乃是個豬尿胞！說句官話叫豬膀胱。吳用拿起豬尿胞，用嘴一吹，越吹越大，吹的嘖嘖的，然後用繩子把口兒綑緊，繫在褲帶上，繫完一個，又吹，吹好又繫一個，一個個的吹，一個個的繫，前後身繫了六個，仿佛橡皮圈似的。吳用說：「這樣兒，三哥你看跳到江裏，自然把人漂浮起來。飄飄飄的也能飄到對岸。」宋江說聲：「好。當年呂蒙白衣渡長江，如今吳先生尿胞過錢塘，但不知那裏來得許多豬尿胞？」吳用說：「預備好了。一個月的工夫，老童爲我們找了幾萬豬尿胞，恐怕江南的豬尿胞都被他找完了，真難爲他找！」宋江哈哈大笑說道：「我知道作官的人會吹牛皮，不知道他們還能爲吳老太子弄尿胞！」吳用也一笑說：「作官的人，本領大牛的，馬的，驢的都能弄，不用說豬的！」

吳用趕緊接着又說：「不要說笑了，時間要緊，馬上發給兵丁，每人六個豬尿胞，限一盞茶時間，吹好繫上，然後悄悄的下水。」人一帶這玩藝兒，身上自然輕起來，半浮半沉，微微用一丁顛點兒的力量，水波便衝着人前進。

水軍頭目在前率領大軍，那消半向鐘頭，過了中流，再加勁兒，不到兩三刻到了對岸。正是四更時分，人都太疲倦了，睡的也睡得正香，站崗的站着就合上了眼，偶爾睜開眼，看着江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動似的，他以為仍然是照例的草人，又把眼合上了。梁山大軍到了塢邊，解下豬膀胱，拔刀上塢，塢裏非但人不知，而且鬼也不曉。上岸到塢堡的也是這樣。等到方臘隊伍覺得，刀已經到鼻子上了，猶如切菜一般，一個個的切死。

進塢的隊伍，奪出大批船隻，大軍分兩路，一路沿着江岸，一路坐船，五更時分到了杭州城下。城上守軍也

想不到梁山隊伍來的這個樣兒快法，而且這個樣兒奇怪法，馬上起了一陣大亂。

花和尚魯智深和行者武松，率領步兵，一直向前撲，眼看着砍斷鹿角，渡過護城河，直到城根底下。城上人大叫：「壞了！壞了！賊人就要上城。」趕快抓灰瓶，抓擗石，抓也抓不着，抓着也扔不準。魯智深和武松，不管那一套，找住城堞口，便向上爬。拚命三郎石秀，插翅虎雷橫，九紋龍史進，緊緊相隨，那用十分鐘的工夫，上了城牆，魯智深一舞禪杖，守防兵丁一大羣打下城去。武松舞起雙戒刀，見一個砍一個，見二個砍一雙。守城兵丁「忽！」一下向馬道飛奔，跑了。

這時候，城牆上已經混亂，眼看着這城是守不住了。

就在這個當口兒，意外的蘑菇又出來了。箭樓上大叫：「發神臂弓！」話言未了，「吃！吃！吃！」特別強的弩箭，猶如閃電一般的射來，魯智深和武松促不及防，各中了一箭，「哎喲！」一聲，翻身倒下城來。

宋朝神臂弓是一種秘密武器，後來宋金之戰，宋兵打不過金人，常常使用神臂弓把敵人射退了。這神臂弓乃是神宗時候李宏獻的一種新發明特製弩。弩身長三尺二寸，弦長二尺五寸，射程三百四十餘步，能在一里以外射死人，在那時候便算是很厲害的武器了。國家製造以後，發給精銳部隊，并且定有軍法，臨陣遺失的是死罪，退却以前，必須把神臂弓預先卸走，不許被敵人得着，照這樣仿造。不知道這一回，怎麼會被方臘得到了，大概許是官軍被方臘打的落花流水，亂跑一陣，連神臂弓都顧不得拿了。

這神臂弓一到方臘手裏，梁山好漢便吃了大虧。魯智深、武松、石秀、雷橫、史進，……率領兵丁，爬上杭州城邊以後，被箭樓上臂神弓射到落下城來，城牆上已經退却的方臘隊伍又回過頭來一殺梁山的人們，爬上城的，一個個，鍋裏下餃子似的：落了下來。爬到城牆當中的，被落下的人擠滾了下來，在城根底下的，被落下的人連捱連壓，也弄得半死。接着滾木擗石打將下來，死的人一個枕一個，一個蓋一個，死屍堆積如山。一部份活的人，「忽！」的一下，向後退。退的人一個個又都跌倒在護城河裏，被亂箭射死。

這回，梁山又吃大虧了。但是，前仆後繼的梁山精神是不會被這一個打擊消滅了的，接着王麒麟、盧俊義帶領浪子燕青等二隊接應到了，腳踩着護城河的死屍又進到城牆根下。方臘守城隊伍趕快搬運掃石，預備再打，猛回頭，「呀」！一聲，連叫：「不，不，不好了。馬道上來敵人了！」原來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立地太歲阮小五，活閻王阮小七等水軍頭目，從水門底下，偷偷砍斷磨鏽的鐵柱，闖了進來，繞上了城牆。

軍隊打仗最怕屁股後頭發生問題，這一下子，可把方臘的隊伍嚇壞了，站在城牆上，不知道怎麼樣辦纔好。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個嚇昏的當口兒，城底下浪子燕青五步併三步，輕如燕子一般，登了城。「吃！」一弩箭，射死了爲首的指揮人。接着，盧俊義領梁山衆嘍囉爬上來了。兩面夾攻，方臘的守軍，除了跑以外，沒有旁的辦法。又沒有地方跑，逼的一個個從城牆上向城根底下跳。這一跳，不摔死也摔昏了，折斷了腳，腦漿崩裂，屍橫遍地，血水成河，好一個人間慘劇也！

盧俊義上城牆，下馬道，繞到城門，守門一看，敵人已經進來了，大勢已去，一個個也祇顧自己性命，撒脚就跑，盧俊義等也不追趕，到城門洞裏，砍斷拴鎖，開開城門，放下吊橋，宋江和吳用率領大軍進城。

再說方臘呢？他起先得到報告，說宋江逗留在錢塘江岸上無法渡江，心裏十分喜歡，說道：「讓這羣王八小子們在錢塘江岸上，露天地兒裏住些天吧！老夫也可以樂他一樂。」從此方臘便終朝每日，大吃大喝，每天都是一個醉。人到不能進取，退守度日，生死不可知的時候，除去一醉以外，也沒有其他的道路。

這一日，方臘正在知州官廳，同仇道人，呂師囊們大開筵席，開懷暢飲，有人報告：「宋江的隊伍渡過錢塘江，奪得船隻，水陸兩面殺奔杭州城來了。」方臘和兩個老道，醉的一灘泥似的，邪着眼睛，舌頭一短了，一齊罵道：「那裏能有那種事！胡說八道。再亂說，殺了你！」報告人沒敢言語，就走了。

又過了沒有一個時辰，方臘和兩個老道還是喝，一杯接一杯的喝。正喝着，方岩山闖了進來，大叫「萬歲爺！大……：：：大事不好了。方臘把眼一瞪問道：「何事驚慌的這樣兒」。方岩山把酒桌子連拍幾下，說道：「

宋江大批隊伍殺進杭州城來了！」方臘和兩個老道嚇的一身冷汗，洒醒了一半，科科巴巴的問：「有：：有：：有：：有這等事？孤：：孤家祇好快：：快跑。方將軍！前門替：：朕，敵擋一陣。」方岩山出衙門前門，將到門口，遇見盧俊義，手起刀落，人頭掉在地下。方岩山一死，衙門裏便亂了。人們一齊逃命。兩個老道手拉着方臘，出後門，彷彿喪家喪犬似的，夾着尾巴，一個勁兒的跑，跑，捨命的跑。

盧俊義把衙門裏肅清了一下，不見方臘，趕快出後門追趕。追出候潮門，望見前面，塵沙飛揚，知道方臘走的不遠，叫一聲：「小乙！隨我來追」。

盧俊義腳底下有工夫把腰一塌，走起來很快，大批隊伍，跟他不上，祇有燕青和幾十腳快的還能遠遠兒隨着。沒有一個時辰，望見方臘的殘兵敗將？眼看追上了，大叫：「方臘，反賊！你往那裏走！」方臘等大吃一驚，罵道：「好個梁山賊子，我與爾等何仇何恨，祇爲了趙官兒一官半職，苦苦相追，將來必然死於趙官人之手！」仇道人和呂師囊回頭一望，看見盧俊義一個人，手提朴刀，飛跑而來，後面七零八落的幾十個人跟着，微微冷笑道：「我叫你貪功，死在我等之前也！」忙對方臘說：「主公先行，我等結果這賊。」

說着，走到斷橋，過斷橋密密重重都是竹林。方臘敗軍跳過斷橋，穿進竹林逃走，祇留下呂師囊，率領一部份弓箭手，埋伏在竹林裏面，仇道一個人站在斷橋邊兒上等候追兵。

盧俊義正在追趕，忽然不見方臘的敗軍，眼前一座斷橋，橋那邊兒站着一個面目兇惡，手拿浮塵的道人。盧俊義早已聽說，方臘軍中有老道軍師，想必是他，心中大喜。那道人在橋那邊兒一招手，叫盧俊義過來。盧俊義低頭一看橋並不長，道人又祇是隻身一人，腳底下使勁，一縱身，跳過了橋，不容分說，舉起朴刀向仇道人頭上就砍。仇道人不慌不忙，站在原來地位，看到刀到頭上，祇抬手用浮塵一擋，朴刀遇浮塵，「噹啷！」一聲盧俊義方知道他的浮塵桿兒是純鋼打造，不是一根竹棍兒，盧俊義忙抽刀變招，想另取門路，那知那道人十分敏捷，看他刀一撤，馬上迎着盧俊義的面一搖浮塵，浮塵不但是純鋼打造，而且中間是空的內裝毒藥蒺藜，搖開了機

關，一個毒藥發出來，打中了盧俊義面頰。盧俊義覺得香火頭兒一燒似的，微微出了些血，並不十分痛，並不管他，還是和仇道人動手打了三五個回合以後，血脈流通，藥性漸發，盧俊義覺得半身麻木，說聲：「不好！我受了暗算。」回頭跳上斷橋，意思要走，但是腳已經不十分好使，將跳過橋，便倒在地上。仇道人那裏肯放，接着他也跳過橋，抽出戒刀，向下便砍，將一低頭，耳邊「吃！」的一聲，一箭正中大腿，翻身倒地。這箭乃是後面燕青趕來爲救盧俊義放的。燕青看仇道人倒地，照樣兒抽刀，砍下首級。哈哈大笑，正在得意忘形的時候，對岸呂師囊放出一箭，射中燕青背後，燕青也翻身倒地。

這時候，梁山的追軍到了竹林，竹林裏亂箭齊放，追軍看見主帥受傷，不敢戀戰，背起盧俊義和燕青退回杭州。在半路上，毒性大發，盧俊義一命嗚呼！燕青中的也是藥箭，接着，嗚呼哀哉！

宋江先聽說魯智深，武松，石秀，雷橫，史進等死在城根，已經昏了過去，又聽說盧俊義，燕青死於毒器，大叫一聲，口吐鮮血。正是 方臘敗後梁山盡， 狡兔已走狗何爲？  
要知宋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海濤觀潮，水軍展絕技 雁北收地，英雄痛大局

謀國的確不易，終日小心翼翼，一個大意不留神，往往牽動大局。

X

X

X

大局轉眼就變，一變全然改觀，不貪便宜不好利，穩當或可——（拍！一聲醒木）

保全！

這段「流口轍」說的是，掌握國家大權，當這個家兒的不容易，尤其是個沒有實力的弱國。平常日子要很小心，謹謹慎慎的辦理一切。以諸葛亮的大才，人們說他的優點仍然祇是「謹慎」二字。以前有副對聯是：

諸葛一世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可嘆從古以來，爲政的人們十個有九個半，都是小事明明白白，而大事糊裏糊塗。這一糊塗不要緊「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計之差，國事便壞，億萬生靈，死走逃亡，祇好歸之於時也！命也！運也！

沒有力量的弱國，尤其是這樣。時時刻刻要自强不息，培養實力，遇見事兒，要十分當心，穩扎穩打，見機而動，不可輕發，國家或可保全。如若又沒有力量，又要擺架子，鬧脾氣，又貪小便宜，「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非但「打不成狐狸，弄一屁股騷」，而且國破家亡，大難隨之。諸位不信，請看北宋，其實例也。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進入杭州城，到知州衙門坐下，馬上叫隊伍救火，埋死屍出榜安民，正在忙亂之際，人報魯智深，武松，石秀，雷橫，史進陣亡城下，宋江昏了過去。將來醒轉，又報：盧俊義，燕青中毒器，死在斷橋，宋江覺得眼前一黑，肚子裏有東西向上一湧，嗓子眼兒有些甜味，一張嘴，大口鮮血吐了出來，翻身倒在牀上，不省人事了。

約莫半個時辰，宋江漸漸蘇醒，睜眼一看，吳用等人，壓杖杖站了一滿屋子，花榮和戴宗，跪在床下，一個人拉着宋江一隻手，緊緊的握着。宋江點點頭說道：「你我弟兄，誓同生死，……他們死了，我……我……我……我也不久於人世了！」說得一房子人都落下淚來，吳用嗚嗚咽咽的，一面向裏吸氣，一面向外說：「……三……三哥保重，保重，你我同生！」宋江一翻眼皮，「唉！」了一聲說道：「生麼？死！死也好。死是了。一死都了。」說罷，又昏昏的睡去。

死。死，話何容易？人類如若能容易的死，也未免太便宜了人類。

過了些天，宋江的病，經過名醫安道成的調治漸漸有了轉機，大家又喜歡起來。人類一哭一喜，喜完哭，哭完喜，彷彿老天爺在捉弄我們，捉弄，也祇好由他捉弄吧！

忽然一日，人報：「童大帥到！」宋江因為身體不好，請監軍曹銳代表迎接。曹銳十分喜歡，親身接到錢塘江邊，一看童貫、王淵、辛興宗一齊都到了。童貫一見曹銳便說：「貴軍攻下杭州，可喜可賀！」曹銳「嘿嘿嘿！」三個乾笑，回答道：「此乃聖上！」說到這裏，一立正，並且把手拱了起來，接着又說：「洪福。元帥！」「忙一打躬，然再說：「調度有方。」童貫又問：「方臘呢？」曹銳忙答：「逃往睦州老巢去了。」童貫哈哈大笑，說道：「打道行轅！」因為知州衙門有宋江住着，行轅設在大紳士張百萬家裏。這張百萬是杭州首戶大財主，家裏樓台，亭閣，花園，水榭，房子蓋的曲折玲瓏一門又一門，一層又一層，屋子裏有屋子，出了屋子還有屋子，過廳，走廊，大小套間簡直是一座神仙洞府，比知州衙門好多了。童貫、王淵，辛興宗三位領兵大帥，都十分滿意。

進門馬上開洗塵宴，廚子是無錫人，作的是無錫船菜。無錫船菜天下有名，又加上附近各地出的西湖蕪菜，錢塘鞭筍，金華火腿，四明瑤柱，鎮江鱖魚，松江鱸魚，配上多年老陳紹酒。張百萬家女戲班子奏樂，十八位姨太太陪着三位大帥飲酒。這十八姨太太都是蘇州蕩口人，一嘴的蘇白，說出話兒來是又鮮又脆，三位大帥皆大喜。



歡。

酒過三巡，王淵開口說啦：「方臘兩次大敗，實力大傷，最末後擒賊的功勞不可再落在宋江身上，顯不出大帥來。」辛興宗說：「就是這次攻下杭州的功勞也不能讓宋江一個人獨享，大帥一定要佔一大半。」童貫一聽，連連點頭，忙問：「明明是他一個人攻下來，如何落在我們身上？」辛興宗說：「有辦法，有辦法。大帥乾一杯，我纔說。」

童貫忙乾了一杯，催辛興宗說。辛興宗哈哈一笑，說：「那容易。祇要曹監軍筆下一動，說是誰攻下的便是誰攻下的，好在萬歲爺——」說到這裏，全棹一齊站了起來，坐下接着又說：「是專信監軍的話。」說完三個人一齊看曹銳，曹銳坐在那裏，眯嬉着小母狗眼兒，叭噠着小三片嘴兒，一句話也不說。童貫一看，心裏明白，忙說：「十萬，一個整兒。」曹銳笑的小母狗眼兒成了一道縫兒，連說：「大帥的命令。一定。一定。這事全在卑職一人身上。」

說罷，三人同敬曹銳一杯。

童貫，王淵，辛興宗三個人在杭州住了六日六夜把張百萬的十八個姨太太輪流侍候完了，因為怕宋江奪了他們的功勞，馬上開拔睦州。再說那方臘隊伍損失了十分之九，軍師呂師囊看勢不祥，改變服裝，逃往他方去了。方臘不敢在睦州停留，連夜跑回青溪峒，把山口塞死，不再回來。王淵統領大軍到了睦州，不容分說，把睦州老百姓大殺一陣，全城燒了個淨光，沒有被殺的也無家可歸，露天飄泊，比在方臘底下還要痛苦萬分。

這裏，宋江在杭州養病，一個月的工夫，身體漸漸恢復，聽見睦州來人說王淵軍隊情形，十分生氣。吳用等人怕宋江病受影響，勸宋江到海甯去觀潮，一來看好風景，二來少聽些生氣的話。海甯離杭州不遠，很快的，宋江到了海甯。

這海甯觀潮和泰山看日出一樣，是很有名的。

宋江在海邊椅子上坐，遠遠望見海上白亮亮，一座大城牆，緩緩走動，越走越近，銀壁似的直向面前而來。浪裏白條張順，混江龍李俊，阮氏弟兄等人久在水面兒上，對於潮很有經驗，每人使着一隻小船，等到潮快到了，站在船頭，雙手各拿木棒一根，迎着潮頭一打，潮水分開，小船乘勢而上，一躍直到潮頂，猶如登上峭壁懸崖一般。一個小船竄上去了，一個小船接着向上竄，一個小船又竄上去了，又一個小船接着向上竄，一個小船一個小船的竄，竄的很好看。宋江坐在椅子上不免哈哈大笑。笑聲還沒有完，遠遠有人叫：「公明！好快樂也！」接着隨從護兵報告：「童大帥來了。」宋江馬上站起迎接，讓位，一同觀潮。

一面觀潮，一面說閒話兒，童貫首先問宋江：「病體可大痊癒了？」宋江「唉！」了一聲，說道：「略好些。完全好了不容易，傷心太厲害了！」童貫說：「何必如此傷心？事平之後，朝廷必有陞賞，宋義士出馬第一功，再有明妃娘娘在裏頭一說話，那官兒還小的了嗎？」宋江聽見「明妃」。彷彿吃了開心順氣丸似的，心裏痛快。「吓的塘岸顫動，彷彿地震似的。些。

沉默了兩分鐘，二人注意看潮。潮水「嘩喇喇！打的塘岸顫動，彷彿地震似的。

宋江接着問童貫：「大帥一路受盡風霜之苦！」童貫笑着說：「爲國勤勞，何言辛苦二字。要說辛苦，辛苦恐怕還在後頭呢？我已經調北邊，就要啓程了！」宋江忙問：「北邊有事嗎？」童貫說：「有的。」

宋江吃了一驚，接着又問：「北邊，金新滅遼，朝廷收復了許多失地，正是太平享受的時候，難道說這門快就會有什麼事嗎？」童貫說：「是吉是兇還不知道。按現在看來，自然是吉。」

宋江問：「此話怎講？」

童貫說：「凡是夷人都是不好鬥的。金人不是歸還我們的石晉所失的十六州嗎？十六州沒有給足，還不要緊，並且十二分的刁難。金人他說：從前說的是還地，沒有說還租，地還大宋，租要歸他！」

宋江說：「焉有此理？」

童貫說：「是呀！我朝寬厚仁德，答應每年給他代租錢一百萬緡。」

宋江把眉毛一皺。

童貫說：「你以為這就完了嗎？尙未。尙未。金人又說：從前講的是還地，沒有說還人，地還大宋，百姓人民他要帶走！」

宋江說：「這簡直是胡說霸道！」

童貫說：「胡說也好。霸道也好，金人還是說了就辦。遼降將左企弓率領燕京富戶首先遷移，可憐那些中國人，等了一兩百年，好不容易等到歸還中國了，不久又要遷移到塞外寒苦地方，你想他們心裏是怎樣股子勁兒？」

宋江點點頭說：「是呀！沒有得救，方倒大受其苦了！」

童貫又說：「老百姓的憤怒還是不得了的。他們由燕京走到平州，便不走了，運動平州守將張毅，棄金投奔我大宋。那張毅也是遼的降將，降金出於無奈，他便收容了燕京人，殺死了左企弓，到我們這邊來了。」

宋江問：「朝廷如何辦理？」

童貫說：「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毅爲節度使。」

宋江說：「不好。實力不足，不可生事。」

童貫說：「不好的還在後頭呢！金人攻張毅，張毅敗退燕京，金人要他的首級。」

宋江問：「我們呢？」

童貫說：「縊死了張毅，人頭送給金人了！」

宋江說：「不好。越發的不好。一切降將都要恐慌起來。」

童貫說：「好不好也不必管他，接着金人打敗遼的殘兵，進入大同，我們要求金人歸還雁門關以北的舊日失

地」。

宋江問：「金人呢？」

童貫哈哈一笑，大聲言道：他答應歸還我們蔚、應兩州和飛狐、靈邱兩縣，地雖不大，在軍事十分重要，我們得了，不難作爲根據，向北進取也。朝廷特命某前去接收，公明兄！你看此事比剿平方臘殘灰餘燼要重要的多罷！」

宋江連連搖頭，五分鐘沒有言語。第六分鐘纔慢慢的說了兩句：「恐怕沒有那們便宜吧！貪便宜的永遠受害，大帥一切小心。」

童貫把嘴一撇，帶理不理兒的說：「小心什麼？難道說金人他，他還敢如何？」

宋江說：「金人有什麼不敢如何的？我們有多大的力量，人家早就看透了。大局可危！」

童貫連連搖頭，也五分鐘沒有言語，第六分鐘忽然聽見一陣哈哈笑聲，接着有人說：「莫談國事爲好。某有宮中美事相告。」童貫宋江回頭一看，乃是監軍曹銳。曹銳說：「昨晚有人從京裏來談說聖上——」說到這裏，忙站了起來，宋江也祇好站了起來，曹銳接着又說：「和李明妃遊月殿廣寒宮的事情，大帥和宋義士可願一聽？」宋江馬上喜歡顏開，連連說：「願聽。」於是曹銳不慌不忙說出這段好新聞來。正是：

談到國事把眉皺，

女人一現笑顏開。

要知道君皇帝和李明妃如何遊月宮，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擒方臘裸婦縊叢林 開夜宴醉皇遊月宮

凡事積累而成，并非朝夕之故，全身瘡爛腐敗了，結果惟有一哭！

X

X

X

哭有什麼用處？充分表現無能。

旋乾轉要再中興。

非有聖人——

（拍！一聲醒木）

不成！

這段「流口轍」說的一切事情弄壞，不是一天兩天的工夫。今天壞，明天壞，後天壞，這事壞，那事壞，事事都壞，年積月累，等到壞到「頭頂上生瘡，腳底下流膿」，那便壞透了，任何好藥也治他不好。一切事情弄好也是這樣。今天好，明天好，後天好，天天好，這事好，那事好，事事都好，久而久之，自然就完全變好，而且人人說好了，古人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敗身是也。這「積」字可真是不得了。

一切東西也是這宗樣兒。比如水，用火燒，他一點兒一點兒的熱，溫度也一度一度的升，等到上升攝氏一百度，水便「嘩！嘩！」滾開了，這時候要教他不開，很不容易。

事情到了崩潰的時候，想挽救更不容易，非有大聖人的聰明，才智，精神，毅力不可。所以一切事情要防患未然，在還沒有到崩潰程度的時候，及早想法，火也在沒有滾開的時候及早撤火，天下或尙得救也！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和童貫正談論那北邊的事情，忽然監軍曹銳到了。曹銳爲他們說道：「皇帝和李明妃遊月宮的事情，宋江說：『月亮廣寒宮如何遊得？』曹銳說：『公明兄不可着急，聽我慢慢道來！』

「有一天正是十五，月兒圓圓，我主聖上——」說到這裏，大家都站了起來，然後，坐下接着說：「和李明妃娘娘，林靈素老道，在宮中開夜宴賞月。」

宋江忙問：「這棋裏不是對李明妃是七尾孤，打過這一可嗎？」

魯敏一驚，道：「一尾孤道：『一尾孤姓王，是最會拆置棋的，他看見皇上，一說到這裏忙插一句。』以後皇上太多了，可就不過這一句。』」

一這夜月夜宴，在大內千秋殿，當時月明如洗，光輝照在黃琉璃瓦上，反射出來，很是好看。明妃和林老道一齊斟酒，香皇萬歲，喝得酒大醉，醉的一雙粉腮似的，斜着眼睛向林老道：「我聽說月宮方圓八百里，有嫦娥居住，不知可在一遊否？」林老道說：「萬歲，若要遊月宮，却也不難。說齊，皇上向後一仰，倚在大寶座上。祇見林老道望空用手一指，便有三隻青鸞落在千秋殿前。林老道請皇上和李明妃坐在青鸞背上，他自己也跨了一隻，又請皇上和李明妃相與合巹，喝聲：『起！』青鸞放方西北而去。不多時，林老道請皇上和李明妃睜眼，睜眼一看，便見一個大圓門，門裏冷光萬頃，碧雲罩天。林老道前導，皇上扶着明妃娘娘，進了圓門，走不多時，遠遠兒望穿紅，見一縷女絲綉，樹葉婆娑，樹下兩人不能合意。樹底下有兩位人，在清光之下，對坐下棋。走近再看，一人面南背北，一人面北背南，兩個入說：「今日玉帝勅旨，教咱兩個下棋，勝的可得天下。」

皇上看了不多時，這盤棋完了，只見那穿黑的喜笑顏開，向北方去了，那穿紅的十分煩惱，悶懶懶的往南行了。

「兩個人走了，便有金甲絳袍神人來收棋手棋盤，皇上教林老道去問：那兩位下棋人是誰？金甲神言道：「那穿黑的乃是北方水德真君，大令太祖武元皇帝，那穿紅的乃是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皇上一聽，大吃一驚，回宮便述，出了月宮，走了沒有多遠，到了一處大城，紅光密合，皇上問林老道：「這是什麼城？林老道回答是昊天大帝玉皇之城。說着，走到城門，城門上有哼哈二將，四大天王守着，罵聲道：「什麼人敢來天關？」林老道說是大宋道石皇帝，哼將時了一聲，哈將時了一聲，四大天王各大喊一聲：「胡說霸道！天關豈是凡人上來的？現有一紙，拿着下去，自己看來。」

「皇上嚇的沒敢出半口氣，馬上回身，正叫奇，將一轉頭，看見一人，松衫鶴體，頭頂七星冠，腳踏雲根履，身披綠羅縵，手執寶劍，迎頭而來，皇上心想此人好面熟，走近以後，忽然想起，乃張天覺也。」

「張天覺見了皇上，勃然大怒說道：陛下看見就要遭囚被擄，仍然慚念婦娥，向這裏跑，這裏天闕，豈是下流妓女到得的！從今以後，你也認不得皇宮內苑，寵不得美貌嬌娥，虐不得黎民百姓，不久就要離鄉背井，向五國城忍寒受飢！」

「張天覺說完，用手扯住皇上衣服，向天門下一推，林老道叫苦不迭，便把皇上推下九重天來了！」

宋江童貫忙問：「皇上跌下九重天來怎麼樣？」曹銳「嘿嘿嘿！」一笑，說道：「大帥且莫着急，原來是南柯一夢！」

「但是」，曹銳又說啦：「皇上一夢轉來，手裏却有一個小紙條兒，你說怪不怪？」

宋江童貫又問：「紙條兒上寫的是什麼？」曹銳念道：

道君好道寵老道，天下伽藍盡滅了，極樂上天跌下後，五國城內走一遭。

童貫說：這倒沒有什麼奇怪。我知道林老道和尚衝突已久，兩方面爭鬥的很厲害。這必是和尙方面運動內侍，乘着皇上酒醉，放在手裏的。那些雜毛老道的天書也都是這樣兒泡製的，不過是騙騙皇上罷了！」

這新聞說罷，都悶悶不樂。童貫說：「我此次奉令接收雁北失地，吉凶禍福却不可知，方臘殘賊據守青溪峒；如若辛王二將軍不能攻下，仍請公明義士走一遭。」宋江心說：「這小子來這裏一次，原來爲此。不然，恐怕他還不肯敷衍到我頭上！」宋江點了點頭，也沒有說什麼。

童貫馬上啓程北上，宋江也回了杭州。

宋江到杭州沒有十天，探子報告：「青溪峒已經攻破，方臘被擒。方臘自從起事以來，破了六州五十二縣，殺死人民二百多萬，搶的幾萬婦女，一齊帶到青溪峒裏追歡取樂，峒破以後，婦女成羣，一絲不掛，光着屁股跑

而馬大，弓硬而射精，但以中國二人三人敵彼一人，未必不能也，軍中所以無用，乃在組織，組織廢敗久矣！兵額不全，訓練不真，尅扣剝削，人馬皆飢，勢力人情，英受憤怨，而又緝之，絕之，壓之，抑之淫威太監高坐頭上，空論文人側身行間，而欲勇士之展其驥足也難矣！

臣聞金人軍隊，其官與兵皆父子兄弟也。臨戰之前，適野環坐，盡灰而議，元帥至千戶百戶首長，皆可發言，自卑者始，議畢滅跡而實行之，故上下情通，團結堅固，人皆盡其全力以求戰果，與摩擦排斥傾軋暗鬥，陷害，欺騙，壓榨，侮辱之我國軍隊相遇，結果如何，不問可知矣！

事急矣！已無議論時間，應即決大計，對金共不戰而擾之，急力動搖其後方，金共必不敢久留，然後和議以緩之，急修軍備以防之。如得數月喘息，必需善爲利用，先掃河防，沿岸建堡寨，立烽火，練水師，寸寸而防之。河北立三大鎮，屯重兵，金人攻此彼擾，攻彼此救，雖不能勝，亦可爭取時間。

最重要者爲用新人，練新兵，原有滑奔游卒，土棍營棍皆不可用，集強健良善百姓而教之，凡真有才能，不論出身資歷，均可大用，十室之邑亦有忠信，况中國之大？重賞之下，必有勇士。爵祿之柄，中央固自操之也。

時至今日，非殺大奸人無以平衆怒而挽人心，非用特殊有爲之人，無以養新力而振士氣，太監小人萬不可再用，牽掣政策，萬不可再使，權位萬不可再吝，貨財萬不可再貪，必待非常之人，而後立非常之功，必用非常之法，而後能旋乾轉坤，支大廈於將崩，挽狂瀾於既倒。迫切陳詞，不盡欲言，陛下聖明，幸垂鑒焉。

宋江一念，大家都說「好」！馬上製成蠟丸交郝太監帶在身邊，因爲京城被圍，怕被金兵游騎搜查出來。

郝太監走後，宋江立刻下令，叫部隊收拾行裝，準備北上抵抗金人。

沒有半天的工夫，這消息傳遍了全軍，當時軍中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主張北上抵抗金人，一種根本不願意和官方合作。他們在過去太恨官方了，而且這次攻打方臘，死亡太多，都抱怨宋江不應受朝廷招安，尤其是監軍曹銳，那狗頭狗腦樣兒，增加壞印像不少。在開拔前三天，混江龍李俊浪裏白條張順，火船兒張橫，神醫安道全





高出來，好一個伊禮也！」

宋江問：「是誰攻破的？」探子說：「王進部下有一小將，名喚孫立，他引兵入城，圍出道路，挺身而入，生擒方臘出來，但是辛興宗大帥被生擒，強奪過來，不許說你忠世三個字，一切官報，都說是辛興宗直搗賊穴，生擒賊首夫婦及偽相方臘五十二人。」

「唉！」宋江歎了一口氣，說道：「公家所謂功勞都是如此！是非早就沒有了！」

探子說：「還有可憐的呢！辛大帥的隊伍把逃出的幾萬孤體婦女都強姦了，而且，不給衣服，要隨軍帶回北方，婦女們又羞又怕，縊死在樹林裏，遠遠一望，是有十多里長也！」

宋江氣往上撞，罵道：「如此禁軍，國亡無日矣！」吳用等人怕宋江舊病復發，忙勸說：「三哥！不必動氣，自己身體要緊。」宋江說：「實在太可氣了。」吳用說：「世界上可氣的事太多了！如不可氣，你我弟兄爲什麼要上梁山？如今既下山了，祇好忍氣，祇好把氣不當氣。其實，作官便是生氣，會作官就是能忍氣，也不祇你我弟兄也！」

宋江點點頭，好久也沒有作聲，過了足有十幾分鐘，方纔說：「這官，我也不想作了，我們還是回梁山吧！」吳用說：「那可不太容易！」

過了三天，人報辛大帥到，宋江雖然十二分不高興他，但是既作了官，沒有法子，祇好迎接迎接，見面瞎敷衍了幾句，辛興宗說他馬上就要北上，全軍調守黃河，宋江忙問：「這是爲何？」辛興宗說：「公明兄，你有所不知，如今北邊的事情大變了，大帥不是奉命接收雁北失地嗎？」宋江說：「是呀！他也對我說過。」辛興宗說：「這一接收，接出亂子來了。金人并不是真交還失地，乃是興兵要奪取東京汴梁！」

宋江大吃一驚說道：「金人……他……他……他竟敢犯東京汴梁？他……他……他要怎麼的？」辛興宗說：「金人他要我們割河東河北兩路，劃河爲界。他並且罵我們無力吹大牛，有心貪小利，愚而且詐，色厲胆薄。」



沉默了。

過了三分鐘，柴進說：「想我祖柴世宗，四十二天的工夫，下三關，收三州，直抵燕京城下，如不是他老人家早年升天，定然驅逐北番完全出境，我們的國家版圖或者可以到金人老家的混同江邊，可恨趙官家從我家孤兒寡婦手裏扎圈弄套，用陰謀得了天下，又大小氣，一天到晚祇防備自己底下人，用文人帶兵，又用太監帶兵，惟恐怕底下人造反，反是造不成，外國也擋不住。遠尚忠厚，每年具名進貢，已經可恥，賴賴巴巴，苟活了一百多年，如今可不行了。人說，大宋朝氣運已盡，據我看來，乃是自作自受！至於亡國以後，那些滿朝文武，終朝每日摩擦排擠，結黨營私，自私自利，敷衍了事，偷安苟且，逢迎拍馬，虛偽油滑，有什麼太可愛惜的！苦的還有那些老百姓。」

說到這裏，四個人都有些氣了。

花榮說：「三哥！我們可不提兵北上，奪取宗室江山社稷？」宋江「唉！看在國家面上，我還不肯。事已不可爲，我等祇有盡人事而聽天命，」盡盡人事罷了！」吳用說：「盡也無用。」宋江說：「無用也要盡盡，誰教我們都是中國人。」

說到「中國人」，四個人一齊都落下眼淚。

正在悲痛，忽然中軍來報：「聖旨到！」宋江等人大吃一驚，馬上傳令：「香案接旨。」宋江等一看聖旨，有分教：

國亡尚有榮耀在，小花開後一命休。

要知聖旨內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黃宋江蘇拜節度使 圍汴梁泣讀勤王詔

最慘孤城落日， 舉目景物全非。 當年歌舞昇平地， 如今一片淒悲！

×

×

×

想起當年快報， 想起當年榮華， 轉頭亡國又破家， 誰人能不……（拍！一聲醒木）

泣下！

這幾句流口實。說的是一個城池將要被攻破時候的慘痛。老身曾到戰場，戰場自有一種景象：大地靜沉沉的，彷彿死了一樣的僵臥著。雖然是成千成萬人在作戰，但是連一點兒的聲音也沒有，祇聽得「冬！冬！冬！」一聲聲炮響。遠遠塵沙蕩漾，透過塵沙看太陽，太陽的光線也卻變了顏色，又紅又黃，昏昏不明，漸漸向下沉，彷彿黑暗就要降臨，并且要籠罩包圍我們似的。古人所謂「日月無光，」我想就是這幅樣兒？

你以為這景象很慘了，其實不然，最慘的還是後方，就要被敵人攻下的孤城。因為在戰場上，人們精神都很興奮，將上去的人固然心一突突「在跳，久了并不怎樣，而且固能進好，不能，命令一下也可以退却。苦守孤城，等着死亡，等着當俘虜。彷彿一隻豬，用繩子綁上了，并且放在殺豬台上了，抬頭一看，刀子，盆子俱在眼前，屠戶挽好袖子，露出胳膊，但是又不動手，一秒一秒的挨，又一秒一秒的挨，那份兒心理上的滋味，實在是最大的苦痛也！苦痛如此，可是話又回來啦。當初要是好好的弄，又何至於如此呢？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宋江等人正在談論北邊上金宋戰爭，忽然聽說聖旨來了。在那年頭兒，皇上聖旨那還得了，馬上換衣服，門外跪接。

捧旨的是一位太監，名叫郝義，四十多歲的樣兒，面貌很和善，一見宋江跪下，忙說：「請起！」裏堂宣

讀。」

到了裏堂，香案已擺好，香燭齊點，侍衛空排一殿，兩太監站在正中，先叫一聲：

「聖旨下跪！」

宋江等人一齊跪在塵埃，太監接着宣讀，宋江等側着耳朵一聽，念的是：

勅宋江。有功必賞，賞罰有信，宋江奉率部隨禁軍征討方臘，先挫賊鋒，解秀城之圍，奠定掃平之基，實爲功首，朕有前言，今實現之；除宋江爲橫海節度使外，其餘有戰功部下，一律分注各路巡檢使，從此正途蕩蕩，爲國出力，勳各不朽，其往勉哉！

念完大叫：「望謝恩！」宋江等連連叩頭，叩完頭，把聖旨供在香案上面。

聖旨放下以後，那太監又從懷裏取出一件東西交給宋江一看，乃是個印刷，開頭是「勤王詔」三個大字，宋江這一驚非同小可，心「突突」直跳；手也有些發顫，一面看，一面念給大家聽，內容乃是：

朕獲承休德，託於士民之上，雖兢兢存於中心，而過咎行於天下。言路壅蔽，諂諛日聞，恩倖恃權，貪饕得志，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師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濫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足，而冗食者生享富貴；災異屢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怒而朕不知；追思已符，悔之何及！天下有罪，罪在朕躬，一切皆予一人之過也。今金寇已深，立城危在旦夕，天下方鎮羣縣守令各帥所部，星夜入援，以救君父之急，而免破亡之慘。嗚呼！萬民流離，生靈塗炭何苦？披髮左衽之禍，卽在目前，凡我骨肉臣民萬勿觀望。國家幸甚！社稷幸甚！

念到末了，宋江心裏十分難過，一面念，一面哭了！

就是強盜也不願意亡國。梁山衆好漢一齊都落下淚來。

全屋子空氣都覺得沈重了，足有十幾分鐘，一點聲息也沒有。後來，還是宋江先開口。宋江說：怎……怎……

……怎麼……：「局面轉變的這要快法」？郝太監說：「一言難盡，你我後堂細談。」

郝太監一拉宋江的手，直奔後堂。這時候，酒宴已經擺好，大家一齊坐下，因為太急的要聽郝太監的戰事報告，連座位也沒有顧得讓。郝太監不客氣，坐了首席。到這時候也來不及客氣了！

郝太監用手指頭一算，然後說道：「一個月以前罷？梁方平所率禁軍在黎陽遇見金兵，一接觸便奔走了，弄的黃河兩岸空的連一個人兒也沒有。七天的工夫，金兵用小船渡過黃河，一點兒擋摩也沒有，從此京城戒嚴，因為禁軍都早調出去打嘩啦了，祇好用皇城司的御前親軍和京城巡檢的警巡隊來守城，情形十分危急。我出來的時候，金人已經把東京圍了，我是在夜裏，用繩子繫了下來，扮作老百姓，偷偷兒從敵人腳鴨縫兒裏逃出來的。」說的宋江等人破涕為笑了。

宋江忙問：「滿朝文武呢？」

郝太監「唉！」了一聲，說：「他們有的主和，有的主戰，鷄一嘴來鴨一嘴，兔子又來一三片嘴。直到我出城的時候還沒有一定的準主意！主和的把敵人說的像天神似的，主戰的又空吹大牛，按着黑的吹黃的，把東京汴梁城裏的牛都吹死了，街上牛肉倒便宜，一斤祇賣兩文錢，哈哈！」郝太監說的自己個兒也笑了。

宋江問：「他們的高論如何？」

郝太監說：「有個笑話，你們諸位聽了。」

「有一位李艷李給事，他從賊營回來，說敵人的強法乃是：

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人們都叫他六如給事。

「又有一位王孝迪，王中書，他說：如不順從金人，將來要：

男子殺盡，婦人虜盡，宮庭焚盡，金銀取盡。

人們叫他四盡中書。這二位倒是一副好對聯：

「六如給事

四盡中書。」

說的大家又笑了。

宋江又問：「那半戰的哩？」

郝太監說：「京城出來一位李聖人，李綱，和何狀元，何某。」

宋江問：「他二人有何妙計可破金人？」

郝太監說：「李聖人看書，書上有車戰之法。聖人說：步不如騎，騎不如車，周朝憑車戰打下了八百年的天下，於是大造其戰車來，東京車匠都發了大財。」

「那何狀元，他好道，正編練六甲神兵。」

宋江問：「甚麼是六甲神兵？」

郝太監說：「這六甲神兵又叫六丁力士，又叫北斗神兵，又叫天關大將，乃是用奇門遁甲之法。我曾看過他們表演：先在地下畫一個大圈兒，按八卦分爲八門，再拿一個老鼠一個貓，先把老鼠從死門放進去，一下就被貓吃了，再把老鼠從生門放進去，貓看見那老鼠，動不動，你看有多靈？」

宋江「哈哈」大笑說：「京城危在旦夕，你們還在那裏耍耗子！」接着又說：「那勤王的可有甚麼有力人物？」

郝太監說：「從陝西邊境上調來了兩個老西兒，老種和小姚。老種是種師道。小姚是姚平仲。據李明妃李娘娘說……」

宋江忙問：「李明妃說甚麼？」

郝太監「撲哧」一笑，說道：「李娘娘她說還不如宋公明，你老先生。」

宋江「啊！」了一聲，又問：「有這話？」

郝太監說：「有的有的。公明兄聽我詳細道來。」

郝太監咳嗽一聲，整整衣服，坐正了又說：



「有一天，李娘娘和洪太師，老少兩，對天大將，衆軍將因爲戰事緊急，性命關聯都在圍屏後偷聽。這頓飯吃的半夜時候，萬歲爺回到別室，李娘娘宮裏安歇，因爲憂愁國事，長吁短歎。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萬歲爺說：你幾世前途完全在種娥三將身上。明妃娘娘說：以我看來，此二人都不中用。種師道乃老營混子，姚平仲乃匹夫之勇，一不可靠。一必壞事。萬歲爺問：你看誰可以？明妃娘娘說：以我這婦人的眼光看來，天下英雄沒有能趕得上宋江的。」

說到這裏，宋江「嚇」！了一驚。那太監接着又說「皇上一聽也很奇怪，但是李娘娘，她這妙嘴，妙心，妙人兒，自有一番議論。」

宋江問：「甚麼議論？」

那太監說：「明妃娘娘當夜對萬歲爺講：世界上真有本領，真能辦事，而且真可交，可用，可靠的人祇有兩種人：一是妓女二是強盜。妓女不但有好模樣兒，有好性情兒，會討人喜歡，而且眉毛高低，察言觀色，你的心眼兒裏和心窩兒的事情她都知道，迎着你的心來行。我還要告訴你世界上最了解愛情，最貞操的女人也是妓女，因爲她甚麼都經過了，甚麼都見了，引誘，欺騙，在眼裏都是過眼浮雲，她整天講假愛等到她厭惡了假愛而真愛了你，那是真真的愛，不可動搖的愛，那永遠不出綉閣的小姐，她沒有經過男人，一見男人就動心，你要好好看着，一不留神，亂子就出來了！」

宋江連說：「對！對！」

那太監說：「明妃娘娘又對萬歲爺講：男人作強盜的也是如此。強盜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非但一身武功很好，而且是智多謀，作一個案子，有的武取，有的智取，隨機這變，而且走動官府，聯絡紳士，結交下層社會，強盜明白旁人比旁人明白他，明白的多，官廳並不知道強盜，官廳一舉一動，強盜知道得很清楚。有時候剿匪命令還沒有下來，匪早就知道了。」

「這……」他……接着又說：「強盜氣貫得很，他們彼此團結得很堅固，被捕以後，打板子，上火燒，任勞任怨，也不肯出怨言。這樣人，怎麼能抓住他的心，他是可以為你出死力的，并且死而無怨。你想，一個爲朋友置死地而後生的人，爲國家君父之急，焉有不賣命的道理，祇看有沒有識貨的，出甚麼價錢，用甚麼法兒就是了。」

「哈哈！」郝太監說到這裏一笑，接着又說：「不想這話竟打動了漣心，萬歲爺認爲十分有理，特派某說與公明義士，提兵北上，殺敗金人，救了國家，救了黎民百姓，救了皇上，並且救了明姐，免的都作了敵人的俘虜！一說到這裏，郝太監熱血落下眼淚，宋江和滿屋的梁山好漢都哭了。十分鐘後，

宋江「唉」了一聲說道：「哭有什麼用處，士爲知己者死。事到而今，弟兄們無論看在誰的面上，也要走一遭。」

郝太監說「謝天謝地，明姐娘娘果然眼力不差。」

智多星吳用在旁插言說：「三哥！此事並非如此簡單，抵禦金人，也不是你我弟兄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辦到的，可以先修一表，請郝公公帶回，奏明皇上，早定大計，改革政治軍事，號召天下英豪，挽留人心，匡救大局，羣策羣力，國家或可不亡。」

宋江說聲：「對！」

吳用去到另一間屋子草表，宋江和郝太監又說了些閒話兒，宋江問「現今京城內情景如何？」

郝太監「唉；唉；」的連歎兩口氣說道：「真乃悽慘人也，我聽得人說你到東京，曾在豐樂樓飲酒，萬歲爺和明姐娘娘常到那酒樓去後來那酒樓改名樊樓，買賣更好，那一帶也更熱鬧了，我還記得有人作詩一首乃是：

梁園歌罷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如今呢！唉！汴梁內家家閉戶，院院關門，個個提心帶胆愁眉不展，彷彿就要送上刑場砍頭的囚犯似的，街

市不但沒有吃酒的，連個人毛兒也沒有，又有人作詩一首乃是：

萬炬銀花錦繡開，豐樂樓前纓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年步輦歸。

宋江又問：「那黎民百姓呢？」

郝太監說：「除了罵當局以外沒有旁的的事情，罵得最厲害的是蔡京和李邦彥一類詔佞小人，也有人作詩一首乃是：

脅肩諂笑誤皇朝，三代爹娘罵不消，夜月池台浪子宅，春風楊柳太師橋。

宋江又問：「皇上如何？」

郝太監說：「除了嘆氣頓腳以外，沒有旁的的事情，也有人作詩一首乃是：

世事皆然未必然，是非誰定百年前。時人不恨宣和誤，却恨宣和誤伐燕。

二人話言未了，吳用的奏表已經作好，宋江一看說：「好？」郝太監說：「我馬上就帶走，奏明聖上。」這表一上有分教：

一腔熱血吐肝胆，誤墜泥途性命休。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土匪救亡來江上 秦太 皇帝逃難道君下江南

自來忠厚義士，

無不受借國家，

亡國滅種禍頭，

痛心疾首泣下！

×

×

×

亡國局勢養成，

哭泣悲哀無用

縱有救國經綸策

怎奈人家……

（拍！一聲醒木）

不用！

這段一流口說的是愛國心人人都有，雖然不是天性，也和天性差不多。尤其是忠臣義士把國家看成了他的第二條生命，到了國家要破亡的時候，捨生忘死，來圖挽救。

不光古人如此，如今雖然年頭兒有些轉變了，人的心眼兒也太多了。但是愛國心仍然沒有完全消滅。你看！從外國來了許多新東西，祇有一打倒帝國主義——六個字作的最好，什麼是一打倒帝國主義——以我老太婆的昏花老眼看來，不過是「愛國而已」。

當局如若能好好利用根深蒂固而又普遍的愛國心。許多事情都可以作得出來，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要什麼有什麼。可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一個國家到了將亡的時候，許多忠臣，孝子，義士，節婦，絞盡腦汁，使盡心計，甚至於把性命都不要了，也難挽回，這是局勢養成，不是一時的緣故，要想起死回生，非有大聖人出來不可，即或有聖人，不當道這是不中，你看！孔聖人爲挽救中國，周遊列國，到處苦口婆心，說破了嘴唇子，也無濟於事。孔聖人一句若有用我的，一年便行了，三年就可以成大功。可是，人家連半年都不肯！直鬧得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混亂，黎民百姓受盡流離顛沛之苦，可發一嘆！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金兵包圍汴梁，那時天下太平已經二百年之久，燕京人終朝每日，吃喝玩兒取樂，對於軍事的經驗可以說是一點兒都沒有，眼睜睜看着首都慘破，從此男兒女媧，何等可痛；但是，也沒有太好的辦法，祇有一詔勤

王，招集天下四方軍隊入援，好在中國很大，到處是人，滾滾還可以不少的。這也好漢，使肝義胆讀了勤王諸葛有不感動的道理，於是一面準備提兵北上，一面草了一表，託郝太監帶進京去，而奏道：「皇帝。吳用草完了，宋江拿過來一看寫的是：

臣橫海節度使宋江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金寇幽汴梁，朝臣和戰議不決，竊以爲非也。國與國間無他，「力」而已矣。今日之問題，非和戰之問題，乃「力」之問題也。

有「力」者不戰而使人屈，此上上也。中焉者示之以「力」，一戰而勝，立即結束，可以善全其「力」。如「力」不足，則不能不和，和所以「養力」也。實則和亦需「力」。無力之和乃死和宣言，非和也。

「戰」與「和」相反而相成者也。坦明言之，戰與和均非真有力者之所爲。真有力者固需乎和，亦無需戰。既云戰矣，既云和矣力本不足，便不能不相互爲用。以戰求和，以和養戰，故善戰者必一和，而善和者亦必善戰，不戰無以求有利之和，不和亦無新力以再戰。如此，何必斤斤於和戰之較哉？

我國之積弱久矣？種師道，劉延慶敗於將亡之遼人，金寇已早由輕視而生覬覦，此爲第一次之深入，胆量何有其限，設非有知我較切之郭藥師之聳動，或尙不敢直搗神京，今宜利用敵寇此不安之心，廣招勤王兵將以嚇之，然後出奇迂迴絕其歸路以脅之，但亦不過嚇之脅之而已，萬不可輕一逞而輕一擲也，因吾人之兵，吾人之所知也，必不敵金人，此爲無疑者一逞一擲之後，并此小力，假力而會之，敵騎一縱，即國亡矣！

設敵人略感脅嚇，應即早言和以解燃眉之急而爭取養力時間。割地歲幣小損失，不必一惜，感情激蕩中之羣衆語言，亦不能盡聽。此乃以戰求和，以和養戰之法，望朝中將相巧妙運用之，縱難久持，亦可略延，略延再徐圖辦法也。

在今日最急切者莫如養力。力亦不難養，三月訓練，市人亦可驅之而戰，以中國人口之衆，半年不難成數百萬大軍。或曰：「中國軍隊遠不如金人，是亦誠然。但軍隊之弱不僅由於體力。金人出塞北，遊牧爲生，固人

宋江這一讓，雖長健，可也憐了，倒反船一擺，一撥，又一行。宋江近船，反倒沒有法子走，偷個空兒，向上猛着走。一天走不到一二十里。

好不容易過了長江。

過了長江，離民船更遠了，一具一具拋到地，了無活氣。水面上船沒有法子走，就直直下船也擱的動不了多們快，神行太保戴宗在船頭上，一飲一啄，都算他來。岸上，只盼着飛過去。這話自然是一語見效力也沒有，難民逃命急如星火，一支箭子之上，也不覺有命。這地帶，越越越好，越越越好。小李廣花榮又叫「這是梁山兵船！不讓知要放箭！」馬上趕到船頭上，也不抽箭，船上雖民看見放箭，怕起來，男男女女，路之老頭兒，小孩子，都跪在船頭，一面哭。一面說：「哭著說：一死等一家人，一死等家人殺了，一半四散奔逃，一上，受盡千辛萬苦，被捉去，這定是死定了。血肉爬過千山萬嶺，倒如今，你見江南，請大王爺爺留一條活路我們子孫孫一定都感念大王爺爺大恩大德。」說完全船大哭，各哭各哭，哭的運河的水都要倒流了。

就在哭聲裏，忽然背後有人叫：「快回頭，是賊來了！」接着「拍！拍！拍！」幾聲箭響，船上二個女人「哎喲！」各中一箭，落水死了。接着又一箭，拍！拍！拍！又一聲箭響，船上三個小孩子「哇！哇！哇！」一聲，水中一箭，落水死了。人們馬上亂起來，船頭倒着，船尾撞着那船，那船撞着這船，有的翻了一半，人如同下餃子似的「撲咚咚！」落到河裏，有的幸性，沒見得，全歸了。人全一個不剩。全落在河裏。一時多叫孩兒，孩兒叫媽，慘不忍聞也！

在這大悲慘當中，發出了一聲箭響。十次放火船，在血路上飛奔向南。船船上都是軍人，帶刀體衛，船頭上站定一人，雄糾糾，氣昂昂。左手拿弓，右手握箭，胸名有紅身上射。宋江定睛一看，認識不是旁人，乃是童貫。船裏坐的想必是道君皇帝。宋江一驚非同小可，心裏想：「難道說，全人已經破了東京汴梁不成？」

說時遲，那船快。宋江將一低頭思索的工夫，十幾隻火船齊如雷一般，向南去了。

大船走過，難民一個個，又哭又罵，又罵又哭，一面哭，一面罵說：「你們這羣喪盡天良，害民的王八蛋！平常日子剝奪老百姓，敵人來了，望影而逃。什麼皇上，紂王！桀王！無道昏君！亡國之主，亡國也好。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宋江想：「這一定是皇上過去，無疑了！」

皇船在老百姓的死屍裏沖出一條血路，皇船過去，宋江的船循着原路北上，僥倖了便宜，一直走了半日，河面上一個船兒也沒有，宋江心就：「還是皇家力量大，一射，射的難民都不敢上前。」

但是，祇走了半天，前面難民船又遮滿了河面。船上難民，山東口音。宋江說聲：「不好！連我們家鄉人也逃起難來了！」

無論如何是老鄉，宋江把船靠岸，叫難民船過去，但是這一等，可壞了，一天，兩天，三天……十天也沒有等完，祇好勉強向前走，又走了半個多月，方纔到憐州，離梁山不遠，大家聽說：「到家了！」皆大歡喜，但這也不過是最末一個喜歡罷了，宋江這一回梁山有分說：

水流千遭歸大海，歸到大海完結了。

要知宋江等如何完結，且聽下回分解。





在船頭觀賞風景，大家都到，祇有韓多星未用沒來，三日左右：「吳軍師病了。」宋江忙到吳用船上去看他的病。監軍曹鏡在船邊：「將軍略道醫道，可以一同去看看。」宋朝那時候，國家設了太平藥局，許多大醫藥，並且頒發，這藥不可為奇。

吳用因為年歲大了，而且北方人，在船上受了風寒，病家。吳用有些支離不佳。宋江問吳用：「先生覺得如何？」吳用說：「感風寒，咳嗽不止，喉痛，氣喘，後快，遍身發冷，十分不好過。」曹鏡把三片嘴兒一撇說：「我為先生診脈。」吳用袖裏一隻手裏，取出兩根木其槓上，曹鏡裝模作樣，伸出三個指頭，按寸關尺三個部，二按，亦有在寸部的三指一按，寸部。曹鏡道：「老先生脈浮而緊。其浮惡寒，此正傷寒。聖人張仲景有經論，老先生知道麼？」吳用點頭，曹鏡道：「麻黃湯。」吳用道：「此乃麻黃湯症也。」又把溜肩膊向上兩擺，曹鏡道：「我為先生寫方。」吳用道：「老先生是讀書人，一定知道聖人經書是不會錯的，就用仲景先生成方，麻黃湯。」曹鏡於是提筆在了一張紙，寫了方：「麻黃湯。」

麻黃三兩，甘草二兩，桂枝二兩，升麻一兩，杏仁一兩，白芍一兩，麻黃湯去皮。

以水九升，先煮麻黃，皮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半，去滓，溫服八合。

方子寫好，船靠了岸。馬上有人進船買藥，這不必細表。

宋江進城拜會鄆州知州蔡府厚。蔡府知州迎接進來，兩個人在客廳，坐下談話。宋江首先問：「京中情形如何？」蔡知州說：「金王已經退了，謝天謝地。」宋江也說：「此乃國家洪福，萬民之幸也。」

宋江又問：「某在路上遇見今上道有皇帝南巡，令人既退，如何不見聖駕返國？」蔡知州說：「公明帥有所不知，這內中情節複雜，而今朝中局勢，也大變了。」

宋江忙又問：「但不知朝中如何的變法？」

的故事。此種說法，實屬無稽。此等事，實屬無稽。此等事，實屬無稽。

蔡知州站起來，立止，然後坐下。他道：「本官在朝，上紅閣下，還是……」

蔡知州又站起來，立止，然後坐下。他道：「本官在朝，上紅閣下，還是……」

宋江說：「初次派人，太知軍官，聽其言，金兵自不此其信。而……厚及河東各地還沒有完全攻下，先清後路，在用兵上也是必要的。但不勿金……」

蔡知州「哈哈！」一笑，「爾等……」宋江有話：「就天下……」這話直乃至理明言。許多新貴人上來了。新貴人打舊貴人。舊貴人又有話：「……」力類。破敗舊人……這……把太上皇管的得罷人物，補了個燦酸梨兒似的。」

宋江說「第一個得寵的，當然非指蔡太師……」

蔡知州說：「不得提蔡太師。倒……」三位得寵姨太太慕容氏，刑氏，武氏，被金人指名要去了。老……帥哭的淚人兒似的，臨行之時，作別詩一首，那詩是：

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恁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

宋江說：「亡國以後，男臣女妾，無可奈何！」蔡知州說：「國雖沒有亡，可是蔡太師的悲運，接二連三的來了。」

「金兵退走以後，滿朝文武，一齊攻擊，結果連同子孫二十三人，編管遠惡州軍，他老先生由使臣吳信押到潭州，便死在城南東明寺廟裏。」

「哈哈！」蔡知州又一大笑，接着說：「這也是命該如此。臨死作了一首西江月，那詞是：——」

八十妻年初謝。

三千里外無兒。

孤行骨肉各天涯。

誰望神京天下。

×

×

×

全幾五曾拜相。

玉堂才度合堂。

進恩社日。

到此春夢話。

宋江說：「詩詞倒作的好，可惜與此一死。」

說着，左右報：「蔡知州到。」蔡知州說：「請進來。」黃鏡進客廳，三個人一同坐下談話。宋江又問：「

那辦理花石綱的朱細等人呢？」蔡知州說：「不要提朱細了！朱細這小子最能抵抵股。他因為辦理花石綱有功，

時常進宮，有一次，道君皇帝遇見他，在他的背上摸了一下，他回家以後，便把那拍的地方，用金黃絲線，繡一

個手，說是御手。又有一次，道君皇帝摸了他的左胳膊一下，他回家以後，便用黃綢子，把左胳膊纏上，和朋友

見面，作提督禮。這等細子纏左的胳膊，竟然不動。如今，和蔡京的兒子蔡攸等人，竄到嶺南，就地正法了！」

宋江說：「這倒算得好事！沒有朱細的花石綱，也不弄得方臘造反。我們破了杭州，杭州人們還在唱：

金腰帶，銀腰帶，趙家界茶家壞。

朱細家的家奴，都是金銀帶京腰，生氣來免太火，殺了這些人，人民感激可以變好了，我想，蔡知州說：「

不然。不然。人馬處無憤怒不已。有人作詩一首，在汴梁很流行，那詩是：

權姦誤國禍機深，國賊誰能何是道，奈何國家日西沉！

說罷大家「哈哈」一笑。

略沉靜一會兒，宋江又問：「難道說太上皇也不救他們一救？」蔡知州說：「說起太上皇，謠言可多了。據

說，童貫等太上皇舊人要復辟，並且已經發動：江淮發運副使盧宋，原奉行宮之命，扣發運漕漕運船隻，不得開

往汴梁，並且截斷了汴梁和東南的郵傳往來。泗州司錄事詹大和上密表告奏，朝廷派戶部尚書聶山為發運使，黔

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薛安為副，去誅童貫。



先埋伏好了兵丁，擺佈得滿的人聲鼎沸，放起火來，燒起這些王八入的，四圍圍有兵丁把守，一個兒也跑不了！

「蔡知州說：『賊寇皆守江不肯來。』」曹銳說：「你問天去問船上，就說最近有人從瀟湘來，知道李明姬的消息，自然可以騙他來也！」蔡知州笑着說：「公亮說，前日方天正！人才將來必有官階也！」曹銳也「哈哈」一笑。

不表蔡居厚和曹銳暗走密計，單說那宋江回到船上便問：「吳先生怎麼樣？」左右說：「吃完藥出了幾身大汗，昏昏的睡去了。」宋江忙到吳用船上去看，一進吳用的房艙，左右便叫：「吳先生醒來！吳先生醒來，三哥來了。」吳先生一抬頭，看見宋江站在眼前，便叫：「晁大哥！晁大哥！晁天王！你……你……你……你來了。」左右說：「老先生！是宋三哥。」吳用把眼一睜，兩眸，睜也睜不開，嘴裏說：「唉！我……我……我一合眼便看見晁大哥，站在我的面前。晁大哥並且對我說：『梁山氣運已盡，他……他……他……他勸我，隨他回去。』」宋江聽到這裏，「唸」一下，眼淚就流了下來。

沉靜了一會兒，吳用的意識彷彿約略清明些，「唉！」了了一聲說道：「我看大局和小局全都完了。也許是作夢吧！夢中晁大哥對我說：我把梁山交付宋公明，宋公明一世英名，可惜太好女色，可歎我們梁山一百零八將，英雄好漢，都死……死……死……死……之手！一左右人說：『吳先生出汗太多，說半天的胡話了。』」

宋江上前一摸吳用的被子，汗把被子都溼透，大吃一驚，說道：「老年人如何能出這……多的汗！」

「唉！」吳用嘆了一口氣，接着說：「我聽兵丁們說，外面傳言，復辟運動很盛，大宋朝的朝廷本來是摩擦的十二分厲害，如今再鬧復辟，兩個皇上摩擦起來，我看大宋朝江山社稷有些難保！」

「三哥！」說到這裏，吳用彷彿又一興奮似的，接着大聲言道：「此處不可久留，趕快軍隊調回梁山，坐觀天下之變，金宋大戰，宋共一定不敵，我們收谷潰軍，攻擊金人後路，江以北可得也！不可深入漩渦，入漩渦，

便技脚不出。不可輕入險地。二人險地便住了大動靜中的程德全。二哥預備！三哥則說，一

宋江說：「先生有師，不可太，勞德，一說完，宋江將要出門，吳用把他叫回，又說道：「三哥！我是不久於人生了，想我吳用，只一個主家，的殺盡先生，從智取生辰綱起到現在，雖然一生沒有得大用，但是，也哄動了一時，。古後也有人知道我智多星吳用，個子。人生不過如是，死有何恨，祇望三哥保重，眼睜睜國破家亡，萬民塗炭，子孫孫，作人家仇家；三：咳！留得三哥在，或，尙可以找出一部份來！唉！我：：我是：：不久於人世了！」說的宋江放聲大哭，一面哭，一面說：「先生死，我便不在。但我死一齊，有前言在，先生不久，我們也都不久了！」宋江泣如雨點一般，全船的人，也都止不住，備流下眼淚來。

花榮生怕宋江舊病再發，忙說：「老先生不過是汗後說話，不關重要。三哥回船吧！」

宋江回船以後，吳用又出了兩身大汗，半夜三更便下世去了，大家不要宋江知道，悄悄兒把吳用的屍身從船上抬下來，買口棺柩，停在運河岸上一箇小廟裏。宋江連影兒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宋江下令，全軍一齊下船，收拾行裝，當日完畢，第三天五鼓大明開拔，趕回梁山。

一個大軍移動，不是容易的事，全軍上下一齊都忙起來。正午祭知州送來請帖，今晚在南門大軍草料場犒賞三軍，並且，爲宋帥洗塵。宋江說：「道謝。不能去。」到下午，又有來人說：「已經預備好了，非去不可。」到太陽西沉，蔡岳厚和曹鏡一齊來了，非拉宋江去不可。宋江這一赴宴不要緊，有分教：

鴻門宴中美人計，    火光結束梁山泊。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一四回 火燒草料場，梁山完結了 酒奠湘江岸，師師哭宋江

貪生怕死天性，想避凶難不成，死為心愛而死，自然快樂在容。

×

×

×

死是最大休息，留下人間正氣，青史留名萬古揚，何用兒女……（插！一聲醒木）

悲泣！

這幾句「流日嫩」說的是人終必有一死。怕可是人的天性所以死是最大的恐怖。非但人是這宗樣兒，一切生物莫不如此。任何生物在他知道他要死以前，都放出很悲哀的鳴聲。豬在臨被宰割的時候，也是號叫的很厲害。「天地之大德曰生」，求生是人生最基本的意義。有人問：「人為什麼活着？」我問答他說：「人為什麼活着而活着。」人生的一切活動，都是為求活的目的。但是人無論如何，也是喫死的，所以再結婚生養孩子，這是另一種求活的方法。

可是，世界上有生必有死。生是快樂，也未必真是快樂，死是苦痛，也未必真是悲苦。活着快樂的人，如同秦始皇漢武帝，他們要找神仙，吃金丹，喝露水，為的求生求長生而不死。至於我們這活着受罪的人，與其活着苦痛，還不如一死。死能免苦痛，也是一樂也。不過求死比求生還不容易。自殺的人，是最沒有勇氣的，也是最有勇氣的。一般人雖然厭惡此生，但是，也還難一死。

如若死而有意義，那比生而無意識好多了。無論這意識是為國家，為正義，為自己的愛人。如若我們真有一個心愛的人，為她死了。這死是何等快樂。古人云：「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可惜，牡丹也不容易尋求啊！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蔡居厚和曹玆在大軍營料場論議及曉發申好漢，大軍營料場本是一座營房，正中有中軍大廳，十分寬廣，屯積的草料如倒高出一段。營房一部分分搬運到外圍營房裏，搬運了草料的一摺叫去之物。在營房外不遠兒小村鎮上，埋伏下三千弓箭手，一見來軍，立刻出來，圍住大軍草料場和營房，一齊亂箭齊發，不許放走一箭。

佈置好了，又怕來軍不來，那裏一個個色黃人，假說是歸降的敵姊妹。新從江南來，在酒室間也可勸宋江的酒，把他灌醉。那裏寫書本地方共請來這兒的女人，還是不容易，一般妓女，三分不來人，七分倒像鬼，絕對不能打動了宋江的心眼兒。

這，倒弄得宋江的國歡了。

蔡居厚和曹玆想了好大半天，也沒有想出合適的人選。後來，曹玆靈機一動，說聲：「有了」。蔡居厚忙問：「是誰？」曹玆：「這！這！這！」笑了三聲說道：「我聽得曹有個如夫人，名喚惠柔，十二分美貌，何不請她出來要一獎？」蔡居厚說：「不好，紙怕是賄了人又折兵。」曹玆說：「非也，非也，夫人現身說法，乃是爲國宣勞，而且，除了勸酒以外並無實際損失，至於折兵，所折固是宋江的兵，不是蔡太守的兵。這是首功，某進京以後，當面對皇上說明老兄爲國捨身，一片忠心。朝廷當有重賞。韓馥不難也。如夫人親自出馬，可以封爲誥命夫人，想如夫人也十二分高興。」宋朝體面使，彷彿而今省政府主席，長如兩官，打動蔡居厚的心眼兒，而且，宋封夫人，每人也，碼一廿。蔡居厚忙問：「曹玆嗎？」曹玆說：「那們敢對蔡太守說謊！」

這一來湯，把蔡居厚也湯住了。到後堂對蔡太太一說。這惠柔是妓女出身，樂友上海，本不算什麼，在她家，成天介陪着一個老頭子，心裏悶的很，也只想在場面上耍耍，過過風氣。撿撿兒。心裏也痛癢快快。蔡居厚一說，惠柔先裝腔作勢的不肯，口口聲聲的說：「我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心裏祇有老爺你一個人，我不能再出條子，陪人家吃酒。」蔡居厚倒央求起來了。蔡居厚說：「這也不是什麼出條子，不過陪陪朋友，官場不得不爾，事成之後，你也是誥命夫人，和太太一樣。」央求半天，惠柔方才答應，嘴裏還說：「雖然不是出條子



，對人家不能不說是出條子。人家也當條子看待，太惡浪了，你可不要吃醋！」蔡居厚連說：「我不吃！我不吃！」

蔡居厚說齊了房太太，便回曹鏡到宋江船上，親自去請。宋江就忘不肯，並且說：「隊伍明天開拔，沒有功夫。」蔡居厚忙問：「開到那裏？」宋江答道：「回梁山。」蔡居厚大吃一驚，一看曹鏡，曹鏡也一看蔡居厚，蔡居厚趕快沉靜下去，接著又說：「今天一事為公明大帥洗塵，二來也是送行，三來嗎？哈哈！昨天有個湖南的，乃是師師的姊妹兒，她說她很知道師師的宿處，我也約在今天晚上相會，宋大帥也應當看看她，問問貴相知的情形，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宋江問：「真的麼？」蔡居厚說：「那個欺騙宋大帥！」曹鏡也在一旁插嘴說：「這姑娘兒我看見了，她說是師師的姊妹兒，二十多歲，正當年，據我看來，長的比師師還要美，也許這話，公明大帥不願意聽吧！」蔡居厚說：「非但生的美，而且，歌舞都好，宋大帥可以去看看。而大軍草料場，有營房，軍隊無妨今天住宿一宵，人馬都有吃的，明天一早開拔，比在船上溼拉拉住一夜，方便得多。」宋江一方面要知道師師下落，一方面聽着也有理，便下令：「全軍上下一律到大軍草料場受宿，便在該地住宿一宵，明早就地開拔。」兵丁們聽說有酒有肉，大吃大喝，焉有不高興之理，而且，人們在船上太久了，恨不能立刻到岸上去。

於是梁山全部，唱着軍中得勝之歌，到大軍草料場去了。蔡居厚也拉着宋江的手，和曹鏡一路而行。

鄆州本是軍事要地，在軍事設備上很完備。大軍草料場，有幾百間營房，中間大廳，作為中軍帳，外有一個大空場兒，乃是檢閱軍隊的地方。在大廳上擺上四桌，坐各將領，空場兒上，輪賞兵丁，每十個人一組，席地而飲，每個兵丁一斤牛肉，一斤上好飯白燒酒，一斤大餅，有中軍官兒輪流着招待，兵丁們喜歡極了，從來輪賞軍隊，都沒有這樣豐富的。」

宋江坐大廳上，中間一棹的首座，蔡居厚曹鏡相陪。廚子是河南商城人做的菜很好，菜頭一個上的是紅燒果



惠柔是個在桌面兒上很有本領的妓女。她在宋江旁邊兒，側着身兒一坐，臉兒對着宋江，叫了一聲：「三爺！初見面，敬三爺三杯。」說完，便伸出手來把褲子向上，一捲，露出大白花藕一般的胳膊，肉皮兒那雪白，白的比雪還要白，而且，褲子一動，便發出一股香味兒。直鑽人家鼻子眼兒，經過嗓子眼兒，一直通到五臟六腑，彷彿肚子裏開了公路似的，一份疼痛快，就不用說了。

惠柔拿起酒壺，親自爲宋江斟滿了大酒。一斗，一斗，又一斗，宋江一連乾了三大斗。

乾完了，惠柔把小嘴兒慢慢兒一啓問道：「三爺！你知道師師姊姊麼？」宋江「啊！」了一聲，問道：「師師，她……她，現在……？」惠柔微微一笑，把粉桃花兒紅的臉上，露出淺淺的兩個小酒窩兒，越發的現着媚。宋江這時候，身上有些酥軟，惠柔說：「要知師師姊姊的消息，三爺，你再乾三杯。不然，我可不說的。」宋江說：「好。我就乾三杯。」說完，就一連喝了三杯。

惠柔開言道：「師師姊姊現住在湘江岸上，女蘿村中，奴家臨走的時候，師師姊姊再三同我言道：妹妹這回到山東鄆州，鄆州梁山泊宋三爺，現受朝廷招安，乃是我心上第一人，見着之後，千萬替我帶個好兒，並且說要教我敬三爺三杯酒，三爺！請再飲師師姊姊三杯。」宋江說：「前邊是對的，後面是你添的我不喝。」曹銳在一旁說：「看，在師師面上，無論真的，假的，乾了吧！」宋江點點頭，又乾了三大斗。

乾光，宋江接着又問惠柔：「她現今生活如何？」惠柔：「唉！」了一聲，說道：「從宮裏出來，又被沒收家產，可以說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但是，天無絕人之路，而且，師師姊姊的模樣兒，三爺你是知道的。有一個商人常跑河北淪陷區，發了財，他把師師姊姊帶到了湘湖。」

宋江聽到這裏，眼睛一瞪，說道：「有這等事？」

惠柔知道宋江有些醋勁兒，馬上說：「師師姊姊心裏最想念的還是三爺。」宋江說：「不見得吧！」惠柔有些發急，「一期。期。」兩聲，說道：「三爺你不信！師師姊姊每天夜裏要燒三枝香，這第一柱香禱告上天慈悲，

及早天下太平。第二枝香禱告三老老娘，身體健康，不遭兵難。這第三枝香禱告三爺燒完，一語不發，我私下問她，她說是爲三爺而燒的。」說到這裏，宋江，這蓋世英雄，殺人不展眼的強盜，也落下眼淚來了。

曹銳一看宋江煩惱，怕脂粉計不成，馬上移轉視線，說道：「惠柔姑娘歌舞學好，請她爲大帥唱一段兒。」全廳四桌一齊叫「好」！惠柔先說不肯唱，大家一個勁兒的催，到後來，惠柔說：「教我唱也不難，裏邊外外要一齊乾三大斗，中軍官監看香，誰也不許少喝。」廳外兵丁大叫：「好！我酒喝六大斗。」惠柔說：「就六大斗。」

於是，每人六大斗，量小不能喝的，中軍官教他喝不可，量大的，中軍官又叫多喝幾斗，這是蔡居厚和曹銳預先佈置好了的。

鬧了半點鐘，全軍都醉了，於是惠柔站將起來，唱了一段「望江南」唱的是：

闌干曲，紅鸞繡簾旌，花嗽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警。

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閉引步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

宋江叫：「好」。廳裏廳外，一齊叫「好」。惠柔說：「好。每人再乾六大斗。」中軍官一個個的勸，吃的全軍大醉了。

乘着酒興，宋江一拉惠柔的手，又一摸惠柔的胳膊，醉眼歪斜。說道：「好白的小嫩玉筍兒呀！」蔡居厚在旁邊，心裏一股酸水向上沖，又酸，又辣，又苦。那份兒不好受，就不用說了。但是也沒有法子，看在升官發財的面上。祇好低下頭來。

曹銳看見宋江拉惠柔說：「不行，當場行事，要罰三大斗。」惠柔說：「三爺喝了我有句師師姊姊的體己話兒對你說。」說完惠柔親手斟滿了一斗。宋江說：「你先喝些。」惠柔拿過去，喝了半日，香香兒的唾味，留在杯邊，然後親手送到宋江唇邊，又看了宋江一眼，說道：「三爺請喝！」宋江只好一仰脖兒，喝了，曹銳「哈

哈！大笑說：「笑得很好！在一羣急煎的蔡居厚，猶如萬把剛刀扎在心上一般，實在受不了，推說要小便，私自退了席。」

這裏，宋江問：「誰解他這什麼？」直柔把嘴放在宋江耳邊，悄悄兒的說：「誰解他這什麼？我尋找三盞，誰說如若尋得了，明年封出開封，你我三人，一高封榮。」宋江當時，神情憔悴，彷彿靈魂出了殼似的。

過了五分鐘，宋江定神，一時豪興大起，叫中軍拿筆墨來，自作一首美人詞，暗藏直柔二字在內，寫的是：

分香拍子揉蕉賦，欲去殷勤惠，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開放遲。

別來看盡開桃李，日日欄杆倚，催花無計問東風，非作一雙蝴蝶逐花叢。

大家一齊說：「好！直柔說：「好，完了，每人各乾一大盞，我自己看看，少了不少。」於是，全軍都沉沉大醉了。

曹銳叫蔡居厚的中軍，送各個人進後房安歇，直柔也扶著宋江在大廳裏間屏睡下，每個人都醉的一灘稀泥似的，一躺下，便起不來了。

直柔曹銳和勸酒的中軍們走出去以後，悄悄兒的放起一把火來，硫黃煙硝一見乾稻草，馬上烈焰騰空，村鎮上蔡居厚的隊伍，看見火光冲天，馬上一齊沖出，把大軍草料場，團團圍着，圍了個水池不通，裏面的人插翅也難逃出。

醉的昏迷不醒，四週圍火都燒起來，裏面的人，還一點兒也不如道，等到覺得火烤，火已經到眼前了。

宋江的睡正在甜香，忽然一陣大熱，猛然驚醒，火已燎了眉毛，抬頭一看，非但窗戶燒着了，而且，連自己睡的帳子，也有了火。展眼之間，全世界變成了火海，眼前一個火團，火團當中，站定一人，披散着頭髮赤着雙足，手中高舉火把，赤身露體，狼穿着一個紅兜兜，四周團火圍繞着，猶如紅雲一般，這人頭上有兩個大字，照

乃是「光明」二字。宋江細看這人，不是旁人，乃是師師。宋江的酒馬上全都醒了，大叫「師師吾愛？光明原來在你的頭上，」宋江用盡平生之力，向前一跳，跳到火圍當中，火加上新燃燒資料，越發的發起火威，祇聽得「嗚嗚」幾聲怒吼，接着，「喀啞！」一聲，猶如天崩地裂一般，中軍大廳全都陷下，蓋世英雄，梁山好漢，宋江，宋公明，下世去了！

×

×

×

十八年後，宋金經過十七年的大戰，殺人如麻，岳飛死，和議成功，劃淮爲界，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天下又復太平，文武百官從京都汴梁跑到行都臨安，雖然顛沛流離，仍又喜歡江南風物，「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也。

這時候，道君皇帝在塞外吉黑邊境上的五國城住了十年，歸天去了，死屍運回，滿朝文武，跪接五十里，好不榮耀人也。

這時候，湘江岸上，一個老太婆，眉目方正，想見他當年美麗，但是，老了，老了，女人一老，萬事皆了，這老太婆在江邊，設下供桌獻上三杯水酒，望北三拜，站起來向天一望，叫道：「宋江！公明！吾愛！你的英靈不死，我師師祭你一番。」

這便是師師，當年迷住道君皇帝，迷住宋江的師師，有人爲師師作詩，我且寫出，作爲完結。那詩是：

螿殼繁華事可傷，  
師師垂老過湖湘。  
縵衫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

